



冥報記

凡夫集

月方集譯

冥報記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緣起	凡夫	5
前言	凡夫	7
見聞錄	智旭	9
現果隨錄	戒顯	21
冥報記	唐臨	55
佛說鬼問目蓮經	安世高譯	123
長阿含經（卷第十二）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131
佛說罪福報應經	求那跋陀羅譯	135
法苑珠林（卷六）	道世	149
廈門流通佛書緣起序	印光	187

緣起

佛法浩瀚如海，博大精深，如何下手研讀，實是一大問題。然而也不是問題，因為法法頭頭，皆能入門。只要從自己感興趣的地方入手，再鑽研下去，就能找到源頭。

雖然如此，佛典經論對初機者而言，實不易懂。因此本系列叢書，以把佛典經論及古大德註釋，簡單譯成白話文為主，俾便利有心者閱讀。

文採原文與白話文對照方式刊出，一來希望讀者能逐漸養成閱讀原文之習慣，以便將來自己能更深入閱讀經典，二來杜絕瞎造謠言之過，由於原文在此，不容妄以己意胡說，且如有說錯之處，明眼人立即可知。

本系列叢書大致分成因果、往生、高僧、雜著、感應、戒律、禪定、智慧、淨土及經典等十大類。前五類適合一般未學佛及初學佛者閱讀，後五類特為真修實證者作指南。

諸佛之母為法，不知法何以成佛，因此願所有閱此書者，均能早日自利利他，福慧圓滿，是為緣起。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元月十六日凡夫于台灣汐止竹鷺溪精舍

前言

台灣現在學佛的人雖然很多，但大多數對佛法均不甚瞭解，也不求瞭解。

如果你真想學佛的話，就必須要從第一步做起。也就是要很謙虛的傾聽，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的話。千萬不要很衝動的，用自己有限的所知，去懷疑佛陀無限的大智慧。這是學佛的捷徑，否則很難入門。

佛法的初門，就是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三世指的是前世，今生及來世。六道指的是地獄、畜生、餓鬼、修羅、人及天。我們無數的前生及無數的來世，都是在這六道裡面輪迴不已。而佛法就是教我們擺脫這六道生死的束縛，獲得大自在。

善根深厚的人，一聽佛說三世因果，六道輪迴的道理，就能立刻深信不疑。善根淺薄的人，聽後半信半疑。毫無善根的人，聽後仍然不信。這就是所謂的一闡提，也就是與佛法無緣之人。

佛度有緣人，因此深信佛法者，當然能得度。半信半疑及不信者，如能轉信也能得度。

因此護法鬼神爲了要讓衆生能信因果的確有，於是常讓一些人到陰間去遊歷，回陽之後轉述所見。以增加善人的信心，以轉變惡人的心意。

本書中的見聞錄、現果隨錄及冥報記，大都是死人還魂之後，所述陰間的種種情形。

佛說鬼問目連經，是目連以天眼通之力，來回答餓鬼之所以成餓鬼的宿因。長阿含經是佛陀告訴比丘，人和鬼之間的關係。佛說罪福報應經，是佛說人變成餓鬼的因果道理。

法苑珠林則是對整個鬼道，做了一個簡單而完整的介紹。

當我們看完這幾篇之後，對鬼界就會有個大致的概念。而不會再如以前般，由於對鬼的無知，而產生恐懼或做出愚蠢之事來。

最後一篇是印光大師的廈門流通佛經緣起序，他告訴我們，人的根器有利鈍，因此佛所說之法亦有淺深。而深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則是任何根器入道的基礎。

見聞錄

(明) 古吳沙門智旭隨筆

(一)

楚中有一生員。心跡正直。值冥府缺第七殿。上帝命暫主之。每隔數日。則入冥理事。但正坐簡閱文簿。不勞簽判。

而隨彼前人行業。罪福異趣。每見有自上刀山劍樹者。輒使左右救之。愈救愈上。竟莫能挽也。

一日閱簿。見其妻有一罪款。云盜鄰雞一隻。連毛重一斤十二兩。遂折而識之。回陽詰問其妻。妻尚抵謾。彼述冥間所見質之。乃首曰。鄰雞食所曬物。失手誤打令死。懼鄰婦詬厲。故尚藏未發耳。

因取出秤之。斤兩不爽。相對驚異。遂以死雞並價。償謝鄰人。未幾復入冥。簡視前簿。折痕如故。而罪款已無影跡矣。

兩湖地方有個讀書人，心地很正直。剛好陰曹地府第七殿缺人，玉皇大帝就請他暫時代缺。每隔幾天，他就必須去陰間處理事情。他的工作只是檢查登記簿，並不需要判案。

他看到每個人由於造的業不同，因此受罪罰或受福報，也隨之而異。每次他看到有人自

己上刀山劍樹時，就趕快叫左右的人去救。結果是越救那人，那人卻反而上得越快，因此都無法挽救那些人。

有一天，他看到簿子上，登記了他太太的一條罪狀，說是偷鄰居一隻雞，連雞毛一共重一斤十二兩。於是他就把這頁折起來作記號。

回到陽間後，他就問太太是否偷鄰居的雞。起先他太太還抵賴，後來他就把陰間所見告知，這時他太太才自首說，是因為鄰居的雞，吃她曬的食物，她失手誤把雞給打死。她怕鄰居會凶狠辱罵，只好先把雞藏起來，至今尚無人發現。

夫妻倆就把死雞拿出來秤，不多不少，剛好一斤十二兩。他們十分驚異，簿子上登記的實在太準。於是他們就折合市價，並連同死雞，拿去賠償鄰居，並謝罪。

不久之後，他又到陰間上班。他把那本文簿打開來看，折的痕跡依舊，而他太太的罪狀已無影跡。

(二)

姑蘇陽山西王象橋。有居民夫婦。每至稻熟時。輒於鄰田中。擷取禾穗以自益。忽一日。亡父母附於女身大詬曰。汝盜鄰家穀。冥府乃督我。擷己田中穗償之。

兩手皆傷。不勝苦痛。汝何害我至此耶。

姑蘇城陽山西邊的王象橋附近，住了一戶農家。每次稻穗成熟時，這對夫婦就去偷折鄰居田裡的稻穗以獲利。

有一天，農夫過世的父母，忽然附身到他女兒的身上，大罵他說：「你盜鄰家的稻穀，冥府卻要我們去折自己田裡的來還。現在我們兩隻手都折得受傷，痛苦不堪。你怎麼能害我們到這種地步呢。」

(三)

姑蘇南濠街。有一人常作陰隲。每數日輒往直班。鄰有一人語曰。能帶我至陰間遊戲乎。隲曰可。汝但靜臥室中。敕家人勿開戶。我當帶汝去。仍送汝回。

鄰人如命臥室中。隲即攝其魂。同至府城隍廟前。囑令住石牌樓下相待。自乃持文書入中庭去。

鄰人待久生厭倦心。見一大車。從西過東。載四娼女並二男子。中一娼女。原有舊情。以手招之。遂登車同去。

隲出廟覓鄰人不見。轉問旁人。知登車去。乃回陽急至傅門外一居民家。見有

新產小豬七頭。其一即鄰人也。以手擲之。豬斃而魂忽不見。次於田岸見大赤蛇仰臥。即知鄰人所變。乃打殺之。捏其魂歸房擲醒。

因問曰。汝同我遊陰府。頗適意乎。

答曰。汝初置我於廟前石牌樓下。入廟經久不出。我方厭倦。幸舊識娼女邀我出傳門外。同至一舍相與飲食歡樂。忽有人奪我食。打我項。我怒而出外。困而偃息。復聞人呼曰。赤蛇赤蛇。以手攫我。我便驚醒。有何樂乎。

隸笑語其故。

黃洪江親聞其事。乃發心學道。

姑蘇城南濠街，有一個人常到陰間當差，每隔幾天就要去值班。他的鄰居問，是否可以帶他去陰間遊戲一番。當差的說：「可以。不過你要靜靜的躺在床上，同時要告訴家裡的人，不可以開門。這樣我就可以帶你去玩，並送你回來。」

鄰人就聽命躺在床上，當差的就把他的魂勾了去。當差的帶他到地府的城隍廟前，吩咐他在石牌樓下等。當差的就自己帶了文書，進入中庭。

鄰人久等，不見當差的回來，於是就不耐煩起來。剛好看到有輛大車子，從西邊開往東邊。車上坐有四名妓女及兩名男子。其中一名妓女，是鄰人的舊相好。這名妓女就向鄰人招

手，鄰人就登車隨他們去。

當差的辦完差事之後，出廟門尋不著鄰人，問旁人才知道已搭車走了。於是當差的就回到陽間，急忙趕到傅門外一戶人家的豬欄處。看到新產的七頭小豬中，有一頭就是鄰人。他就把這頭小豬擲到地上，小豬雖然摔死了，但魂卻忽然不見。當差的又到田岸邊，見到一條仰臥的大赤蛇，知道是鄰人變的。於是就把蛇給殺了，捏了鄰人的魂，回到鄰人房裡，把魂擲向睡臥中的鄰人，鄰人就醒過來。

當差的就問鄰人說：「你同我到地府去，玩得可開心？」

鄰人說：「你把我丟在廟前石牌樓下，自己進廟那麼久都不出來。我正覺得無聊，幸好遇見我認識的妓女，她邀我出傅門外，到一間屋子飲酒。忽然有人搶我的食物，還打我的頸子，我一生氣，就走出門外。後來覺得很疲倦，就睡著了。正睡得香甜，又聽到有人叫赤蛇赤蛇，還用手捉我，我就驚醒了。有什麼好玩。」

當差的就笑著把事情的原委告訴鄰人。

我未出家時的好朋友黃洪江，聽見這件事之後，就發心學佛。

(四)

神宗時。應天巡撫周孔教。以新陞侍郎。過家中。有屬官數人。皆修書差隸往謝舉薦。隸在其門候。未得即通。

忽見一承差。持單紅帖。有侍生石星拜五字。門者急爲傳進。周方宴坐。見之大驚。已而帖及承差俱不見。

周遂病劇。子孫環立。又見白布包首者三十餘人。突入臥室訶之。則各以手持己頭示人。蓋斷頭鬼也。周遂卒。

考其故。石向爲兵部尙書。時周爲御史。劾之下獄論死。而三十餘人。皆周爲巡撫時，以賊情誤殺者也。

宋神宗時，應天府（河南商丘縣，本睢陽郡）巡撫周孔教，新升官當侍郎，回家中小憩數日。他的部屬數人，皆寫信感謝推薦，差人送到他家。這些差人還未得通報之時，都在門口等候。

忽然看到一個差人，拿了張紅帖，上面寫著「侍生石星拜」五個字。守門的就立即傳他進去。周孔教正在屋內休息，看到這張帖子，大吃一驚。而帖子和差人，一下子都不見了。

之後，周孔教就病重。彌留之際，子孫環立周圍。這時大家都看到有三十幾個頭包白布的人，突然走進周的臥室罵他。還各自把頭拿下來給人看，原來是斷頭鬼。周孔教當場就斷

氣。

事情的根源是這樣的：石星本爲兵部尙書，當時周當御史，彈劾石星下獄並處死。而三十幾個人，都是周當巡撫時，把他們當賊而誤殺者。

(五)

姑蘇周致和。賣藥爲業。有一次媳歿後。附於妹身言曰。吾不敬三寶。罰作狗身。日被廚下人打。苦不可言。幸速救我。

父母問曰。吾為汝禮慈悲懺法。汝得益否。答曰。正仗懺力。將脫難矣。父母乃從周家。取狗以歸。三日而死。

姑蘇人周致和以賣葯爲業，有一次他的媳婦死了之後，附在她妹妹的身上說：「我由於不恭敬三寶，所以被罰爲狗身，天天被廚房裡的下人打，苦不可言，希望你們趕快救我。」

她的父母就問她說：「我們爲妳禮慈悲懺法，妳是否得到利益了呢？」她回答說：「正是因爲仗了慈悲懺的力量，我就要脫離這種苦難了。」於是她的父母，就向親家周家要回這條狗。三天之後，狗就死了。

(六)

姑蘇金龍川表弟。住澚墅關。生一子。常病。偶父子同臥。頃有鬼攝父魂至冥府。

冥官責云。汝欠某人債若干。何久不還。

父答云。我不識渠。因喚出相認。即其子也。遂憶前世曾欠債事。

冥官命曰。汝速於三寶中。爲渠還卻。一諾而醒。其子宛然在床。心倍醒悟。後爲作福延醫等事。計滿本數。子隨去世。毋慟哭之。

父曰。不須哭也。此是索舊債者耳。備述前夢。因相與奉戒修道。至今尙存。

姑蘇人金龍川的表弟，住在澚墅關。他生有一個兒子，經常生病。有一次，父子二人偶爾同床而臥，不久就有鬼把父親的魂魄攝入冥府。

冥官責備他說：「你欠了某人這些債，怎麼那麼久了還不還？」

父親回答說：「我不認識這個人呀。」於是冥官就把債主叫出來相認，原來就是他的兒子，結果他也回憶起前世曾欠對方的債。

冥官就告訴他說：「你趕快替他做佛事，把債還給他。」他答應之後就醒過來了，而他的兒子，仍睡在床上好好的。這時他的心裡，更加清楚明白。

後來他就替兒子做佛事並請醫生治病，剛好把欠債都還清時，兒子就死了，母親哭得很傷心。

父親說：「不須要哭，他是來討舊債的。」於是就把夢裡的情形，向妻子訴說。此後兩人都持戒修道，現在他們還在。

(七)

青陽縣老田吳六房。有家人名吳毛。持戒茹素甚潔。左兵渡江。搶擄殺人。主人盡走避之。惟吳毛代主看守房屋。被賊七鎗而死。

頃之毛弟來看。毛復醒。向弟曰。我夙業應七受豬身。因齋戒力。今受七鎗。以酬往因。徑生天矣。言訖遂逝。其弟素不信善。聞之駭然。亦遂回心。

青陽縣老田地方，吳姓人家的第六房，有個傭人名叫吳毛，平常持戒吃素非常乾淨。由於當時有戰亂，左兵渡江，搶劫俘虜又殺人。因此主人一家全都遠避他方，只留下吳毛一人代替主人看守房子，結果他被賊兵殺了七鎗而死。

不久之後，吳毛的弟弟來看他。吳毛醒過來告訴他弟弟說：「我夙世的業報，應該要投胎七次爲豬。但是由於今世我持戒茹素的功德力，所以這輩子只受七鎗之苦，以了夙世之業，

現在我直接就可以生天了。」說完這話，吳毛就死了。

他的弟弟原本是不信做善得善報的，聽了哥哥的話之後，驚駭異常，從此也就回心轉意了。

(八)

徽州商人程伯鱗。久居揚州。事觀音大士甚虔。乙酉夏。北兵破揚城。程禱大士求救。乃得夢云。汝家共十七人。餘十六口俱不在劫。惟汝在數。不可逃也。

程既醒。又復懇禱。乃得夢云。汝前生殺王麻子二十六刀。今須償彼。決不可逃。汝當分付家中十六口。並住東廂。汝獨在中堂俟之。勿併累家人也。程領之。越五日。北兵扣門。程即問曰。汝非王麻子乎。若是王麻子。可來殺我二十六刀。若非王麻子。則本無怨。不須進門。

兵云。我正是王麻子。程遂開門納之。兵下馬驚問。汝何以知我姓名。程具以兩夢告之。

兵歎曰。汝前世殺我二十六刀。我則今世報汝。我今殺汝。汝於來世。不將又報我乎。乃以刀背。斫程二十六下而宥之。攜其家屬。同至金陵。

徽州地方的商人程伯鱗，長久以來都居住在揚州，他拜觀音大士非常的虔誠。乙酉年的夏天，北兵破了揚州城。程氏就向觀音大士求救，於是就做了一個夢。大士告訴他說，你們一家十七口人，其中十六人都不在劫數之中，只有你在數難逃。

程氏醒過來之後，又很虔誠的祈請大士保佑，於是又做了一個夢。大士告訴他說，你前生殺了王麻子二十六刀，現在必須要償還，絕不要逃避。你要吩咐家中十六口人，通通待在東廂房，你自己獨自一人，在中堂等候，不要連累家人。程伯鱗聽了之後，點頭稱是。

五天之後，有個北兵敲門。程伯鱗就問他說：「你不是王麻子呀，如果是的話，就來殺我二十六刀吧。如果不是的話，我們之間沒有怨仇，你就不需要進門了。」

門外的兵說：「我就是王麻子。」程氏就開門讓他進來，兵下馬之後，很驚訝的問他：「你怎知我的名字？」程氏就把所做的兩個夢告訴他。

兵就歎息說：「你前世殺我二十六刀，我今世殺你報仇。那麼來世你不是又要報仇嗎？」於是就拿刀背，擊了程氏二十六下而原諒他，並且還護送他們全家到金陵。

現果隨錄

靈隱罷翁晦山樵戒顯筆記

趙志清挂冠修行先幾免禍

趙志清山東人。以孝廉選河間府贊皇縣令。居官三年。廉明仁愛萬民頌德。忽一日。至凌聖功太守處告退。太守問何故。趙曰。某以知宿世因緣故。不得不歸。太守益恠之。問宿世云何。

趙曰。某前生於某大法師會下。爲聽經學者。法師有定力能通。會余二十六歲以疾。臨危師謂余曰。汝道力未堅。此去已入紅福。以未曾修大福。亦不能登甲榜。僅一孝廉知縣耳。然止許三年。若多一日。大禍即至矣。可急流勇退。入山修行。還得見我。言訖遂終。

自入出母胎。本性不迷。歷歷皆驗。今三年既滿。決意入山矣。太守勉白。直指公李灌谿住。不及放歸。旋有劉姓者補其闕。未半月。賊至城大破。全家被害。山東人趙志清，以孝廉被選爲河間府贊皇縣的縣令。做官的三年期間，非常的清廉公正且仁民愛物，很得老百姓的愛戴。有一天，他忽然到太守凌聖功的家裡請辭官位。太守問他爲什麼？他回答說，由於知道宿世因緣的緣故，不得不辭官歸故里。太守更加好奇，問他宿

世究竟有何因緣。

趙志清說，我前生是某大法師的弟子，在他座下聽經修行，大法師有定力有神通。我二十六歲那年病得很重，臨終之際，法師告訴我說：「你的道力還不夠堅固，這次死後就會墮入紅塵。由於你未曾修大福業，所以也不會登科甲之榜。事業的顛峰最多就是以孝廉之名，當個縣令。但最多也只能當三年，多當一天就會大禍臨頭。如果你能急流勇退，入山再來修行的話，或許還可以見到我。」師父把話說完之後，我就死了。

我死後，從進入母胎一直到出胎，神智一直都很清醒，沒有迷失過，師父說的話也都一一應驗。現在三年的任期到了，我決定要入山修行去了。太守勉勵他一番之後，指定他暫住李灌谿那兒，沒有馬上放他走。不久之後，就有個姓劉的補了他的缺。不到半個月的時間，有盜賊來破他所住的縣城，結果全家都被殺死。

朱綱魂遊冥府論前世判事

嘉定一老儒名朱綱。平生方正不苟。頗信佛老。忽一日。見二冥使來請。便相隨前行。至一大宮殿。知爲冥府。少傾閻君打鼓陞殿。司門者報云。東昌府知府進。朱君聽是知府。心遂不驚。

上至塔。閻君下座相揖。賓主坐定。閻君曰。公在任時。判許昌弑母一案。得無過當。

朱君一聞此言。前世境事。忽然現前。對曰。許昌實不曾弑母。毒殺其母者。惡妻也。許昌外歸。一知消耗。即當黜妻首官正罪。方是孝子。乃以情愛難割。含糊隱忍。猶同枕蓆。是雖不親弑母。而以春秋許世子不嘗藥。趙盾不越境例斷之。是與於弑母之甚者也。斷曰弑母。誰曰不宜。

閻君首肯曰。公言甚當。乃揖令下塔。敕引遍視地府。方送回陽。朱君由此長齋修行。杜絕世事。

嘉定縣宿儒朱綱，平生為人非常正直，一點也不苟且，相信佛法及老莊之學。有一天，忽然有兩個陰間的使者來請，他就隨他們前往，到了地府的大宮殿。不久閻羅王就打鼓陞殿，管大門進出的人報告閻王說，東昌府的知府進見。朱綱一聽自己的身份是知府，心裡就不再驚慌。

上了塔梯之後，閻王下座與他相揖讓，然後賓主坐定。閻王問他說：「你在東昌府任內，判許昌弑母這件案子，是否過份了些？」

朱綱一聽到這話，前世的情境，忽然就現在眼前。他回答說，許昌確實不曾弑母。下毒

殺他母親的，是惡劣的妻子。不過許昌從外面回來，一聽到這個消息惡耗，應當立即與妻子離婚，並到官府自首，以定妻子之罪，才是個孝子所應當做之事。結果他卻以對妻子的情愛難割捨，而含糊隱藏忍耐，還與殺母之妻同床共枕。雖然他並未親自弑母，然而以春秋所記載的許世之子不嘗藥，趙盾的亡不越境的例子來斷案，那就更超過弑母之罪了。因此我判斷他弑母，有誰能說不適宜。

閻王聽後點頭說：「你說得非常適當。」於是兩人相揖而別，閻王還令部屬帶朱綱到地府各處去參觀之後，才送他回陽間。朱綱從此以後，長齋修行，不再過問世間之事。

隱圓師以禮懺放食消解夙冤

江北僧隱圓。參學天寧。某年六月暴亡。母在泰州。報到膚已黏席矣。將殮復甦。細言前世。曾作令某縣。自侵庫銀。嫁禍庫吏。復計殺之以滅口。吏恨極訟之閻君。追攝對理。

冥君勸庫吏云。彼既出家爲僧。汝決意報復。何如以法力超薦汝乎。隱圓承旨。遂立願三年。日禮千佛懺。夜放蒙山。以釋夙恨。吏首肯。遂得回生。

因乞一冥使引遊地府。到一大會處。榜曰補經堂。中有數百僧道。乘光誦經。

須臾復暗。隱圓問何處所。冥使曰。此陽間僧道。包攬施主藏經。雖得財而經未誦。故在此補也。

又問。傾刻即暗何也。答曰。以業力深厚。不許便使補完。故遲久光現。現而即收。使久處黑獄也。

隱圓回生三年酬願畢。復參學靈隱焉。

隱圓是江北的僧人，他在天寧寺參學的時候，某年六月突然死亡。他的母親在泰州，等把屍體運回家時，皮膚都已經黏在草蓆上了。將要入殮之時，隱圓卻醒了過來，細述前生之事。他說，前世他曾是某縣的縣令，自己盜用了公款，卻嫁禍於管庫銀的庫吏。不僅如此，他還設計殺害庫吏，以便滅口。庫吏死了之後恨極了，於是就到閻王爺那兒去告狀，因此把他的魂攝到陰間來相對理論。

閻王爺就勸庫吏說：「他都已經出家做和尚了，你決意要報復的話，不如叫他用法力超薦你，豈不是更好？」隱圓就順著冥君的旨意，發願三年，每天白天禮千佛懺，晚上放蒙山，以超度庫吏，解除夙世之恨。庫吏聽後點頭答應，於是隱圓得以回生人間。

回陽間之前，隱圓請求一位冥使帶他遊地府。他們到了一個大廳堂，扁額上寫著補經堂三字，裡面有幾百位僧人及道士。他們趁著亮光在誦經，然而不一會兒，廳堂就暗了。隱圓

問這是什麼地方。冥使說，這些人在陽間時，是包攬施主誦經典做功德的僧人和道士。不過他們在拿了施主的錢財之後，卻未如約誦經，因此在這兒補誦。

隱圓又問，爲什麼一下子就暗了呢？冥使回答說，因爲他們業力深厚，所以不讓他們一下子就補誦完，因此要隔很久之後，才有須臾的光出現。光一現馬上就收，要讓他們長久待在黑暗的牢獄之中。

隱圓回到人間，三年之內把欠債還清之後，又到靈隱寺來參學。

王建以誤攝回生親述冥事

吳門王建。素行謹節。忽一日。無疾晝死。隨青衣至冥府。閻君鞠勸。係是誤攝。所應攝者。乃山東王建也。建由是得生。

出冥殿。見地獄黑焰蔽空。嗥叫聲如雷吼。三老僧跣趺大樹巔。每獄人痛聲騰沸。以淨水灑之。聲即停寢。建近前詢之。則觀音普賢地藏三大士也。

建與報國茂林律師素相識。見亦在冥府。袈裟杖錫如平時。

住在吳門的王建，平素爲人謹慎而有節守。有一天白天時，沒有生病突然就死了。他的神識就隨著穿青衣的人到了地府。閻王爺審問勘驗之下，才知道捉錯人。應該是捉山東的王

建，於是吳門的王建得以重生。

出了地府的大殿，王建見到地獄冒出來的黑煙，把天空都遮蔽住了，號叫的聲音如雷聲之鳴吼。他又見到有三位老和尚，坐在大樹的頂端。每當地獄的衆生，痛苦的聲音沸騰時，他們就向下灑淨水，這時痛苦的聲音就會止息。王建向前詢問，才知道三位和尚原來是觀世音菩薩，普賢菩薩及地藏菩薩。

王建平常和報國寺的茂林律師認識，這次也見到他在地府中，和平常一樣身披袈裟，手執錫杖。

周秀才以卻暗中財立登科第

明中葉有周秀才諱某。素方正。家極貧。賃妻門韓家潭子屋一間。拆舊竈。竈底方磚下。得二元寶。妻大喜。周君曰。此不義財也。豈可得乎。

取筆書銀面云。若是我財。須是明白來。竟袖至胥門外。登渡船。擲之中流而返。

舟子親見。立呼漁翁投之摸之。漁翁藏銀別處。詐言不見。二人大闕。訟之太守。太守欲加刑。二人吐實。乃押漁翁。立取銀至。見面有字。命貯庫。

是秋鄉試。周公竟中。舊例本府小鹿鳴宴。每舉子有牌坊。銀百金置面前。書字銀二笏。恰在周君前。衆共驚異。後成進士。

明朝中葉有位周秀才，人很剛正，家庭貧困至極，租住婁門韓家在潭子地方的一間屋子。有一天他們拆開舊的竈，結果在竈臺的方磚下面，得到了兩個元寶。他的妻子大喜過望，周秀才則說：「這是不義之財，怎麼能拿呢。」

於是他就拿筆在銀子上寫道：「如果真是屬於我的財寶，必須是明明白白獲得的。」寫完之後，他就把兩個元寶放在衣袖內，到胥門外登上渡船，當船開到河中央時，他就把元寶擲到水中，然後回家。

船夫見到他這麼做之後，就趕緊叫漁翁投網去撈摸。漁翁摸到元寶後，就藏了起來，騙船夫說沒撈到，於是兩人起了大爭執，告到太守處。太守問他們不得要領，就說要用刑，兩人才吐露實情。因此就押解漁翁到藏銀的地方，把元寶拿出來。太守見到元寶上有字，就命令收進庫房。

那年秋天鄉試，周秀才榜上有名。按照慣例，當地的縣府要舉行小鹿鳴宴。每個舉人的前面都有名牌，及銀兩百金。而那兩個寫了字的元寶，恰好就在周君的面前。眾人得知原委，都很驚歎。周君後來又中了進士。

魏應之退念開齋卒致縊死

崑山魏應之。居真義鎮。魏子韶族姪也。崇禎庚午春。與子韶同榻寢。忽夢中狂哭。大聲念佛。子韶驚問故。應之曰。夢至冥府。見曹官抱生死簿至。余問我在簿否。官曰汝別在一簿。固索之。乃在縊死簿上。名下註云。三年後某日當自縊書寮。

余哭問曰。我何罪至此。官曰定業難逃。問何法可免。官曰。除非齋戒念佛。精進修行。庶或可免。

遂語子韶曰。姪從此一志修行矣。遂持長齋。曉夕念佛精進者八閱月。後文社友眾咻曰。此夢耳。何為所惑乎。漸漸意改。遂開齋戒。

癸酉春。無故扃書齋門縊死。屈指舊夢。恰恰三年。

崑山人魏應之，居住在真義鎮，是魏子韶的族姪。崇禎庚午年的春天，有一次和魏子韶同榻而眠。忽然他在夢中狂哭，並且還大聲念佛。魏子韶很吃驚的問他，到底怎麼回事。他說，我做夢到了冥府，看到曹官抱著生死簿來。我就問說我是否在簿子上，曹官說我在另外的簿子上。我硬是向曹官索來看，才知道自己在縊死簿上。我的名字下面註明說，三年之後

某一天，在書房上吊。

我就哭著問，我到底犯了什麼罪，要上吊呢？曹官說是定業難逃。我又問，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脫免？曹官說，齋戒念佛，精進修行，或者可以脫免。

於是魏應之就向魏子韶說，姪兒我從此以後要專心修行了。此後他就持長齋，早晚念佛十分精進。這樣過了八個月之後，他文社的朋友就攪擾他說，這只是夢而已呀，幹嘛被它嚇到。於是漸漸的，他的心意就改變了，最後還開了齋戒。

到了癸酉年的春天，他忽然無緣無故的把書房門關上，就在裡面上吊了。屈指算來，離他作夢那天，剛好是三年。

弱菴師誤用堦石託顛僧傳信

湖州白雀寺弱菴律師。嗣蘇州報國茂林和尚。寺中建大悲殿少堦石。一施主潘姓者。捐二十金令完此公案。

師以東園未成。衆僧不便。權借堦石作窖。後施主來見問故。師曰吾已別作一好功德。再尋銀完堦也。施主甚銜恨。後弱師遷化。

後一沙彌忽發顛。主事者以芒繩縛之。反鎖一室。明晨沙彌忽逸出。人問誰爲

汝解縛關鎖乎。顛僧曰。弱菴和尚也。衆疑誕妄。

弱師旋附沙彌口曰。他非誕。實我也。因我誤用大悲殿塔石作東淨。冥府常以大石壓我。苦楚不可說。汝輩徒衆。速爲我起石。淨洗供起。集僧誦梵網經。吾苦即脫矣。

徒輩曰。和尚何以附此沙彌乎。師曰。虧此沙彌已顛。頭上無大光。吾得借彼傳信。不然吾受苦無期也。

徒衆如命起石。並集僧誦梵網經。師乃去。

湖州白雀寺的弱菴律師，是蘇州報國寺茂林和尚的弟子。他建大悲殿時還差大悲殿階石的錢，就可以完工了。於是有位姓潘的施主，就捐了二十金做大悲殿階梯的功德。

弱菴律師覺得東邊的廁所尚未完工，眾僧不太方便。於是就把舖大悲殿階石的錢，移去蓋廁所。後來施主來寺，見到大悲殿階石仍未完工，就問爲什麼緣故。弱菴律師說，我已經把你的錢，拿去另外做一件好功德了，我以後再想辦法募化來完成大悲殿階石。施主得知自己的錢拿去蓋廁所，非常怨恨。弱菴律師後來也過世了。

後來，有一個沙彌忽然發顛，主事的人就用芒繩把他綁起來，反鎖到一間房間裡。結果第二天早晨，大家都看到沙彌在外面遊蕩。有人問他說，誰替你解縛開鎖的呢？顛沙彌說，

是弱菴和尚。大家聽了之後，都認爲他說瘋話。

不料弱菴律師卻附身瘋沙彌而開口說道，他沒有亂講，確實是我放他出來的。因爲我誤用了大悲殿階石的錢去舖廁所，因此冥府常常用大石頭壓我，痛苦得無法形容。你們趕快替我把石頭挖起來，把它洗乾淨供起來。然後集合所有的僧人，一起爲我誦梵網經。這樣我就會再受苦，而得到解脫了。

大家就問他說，和尚爲什麼附身此沙彌呢？弱菴律師說，幸虧這個沙彌已經發顛了，所以頭上沒有了大光團。所以我才能夠借著他的身體，來傳達我的意思。不然的話，我還不知道要受苦到何時呢。

衆人就照著弱菴律師所說去做，把石頭挖起洗淨，集合衆僧誦梵網經。誦完經之後，弱菴律師才離去。

戴星歸失口誦咒得免油鍋

蘇州孝廉戴星歸諱吳悅。父宜甫。從兄務公石房。皆名士也。悅生而雋惠。父質其功名于無業泐大師。乩判曰。此子以工部終身。

及長。某年登賢書員。性痴狂。行多蕩檢。大不利于鄉黨。吳中呼爲戴痴。既

而受害者眾。罹其惡款。控之工部。工部鞠勘得實。加嚴刑。卒于獄。

忽本城某暴亡。家人以身暖。三日未殮。已而復甦。告家人曰。速買一舟。欲往嘉興去。家人皆訝曰。人雖甦而語帶邪。未爲佳兆也。

某曰。吾並非邪。前在冥府。見一奇事。急欲往彼一勘驗耳。家人問故。

某曰。吾在閻君處。見本城戴痴。適解至對簿。閻君見其惡款盛怒。立命付油鍋。殿前平地上。即湧一油鍋。獄卒叉戴痴下鍋。戴厲聲呼南無喝囉怛那多囉夜耶一句。油鍋迸散。復爲平地。地上湧一蓮華。

冥君謂獄卒曰。此人惡極。法當加刑。然再誦咒。刑復不成矣。須訪一行惡之家。令他託生。自受報去。

獄吏奏。嘉興一府吏姓某者。三世爲惡。適打醮求子。冥君即敕。令去投胎。限某時日生。吾去彼正其時矣。

家人不得已。具舟持行。至嘉興。果得其吏。適生子已三日。賀客填門。作湯餅會。與冥中限日。一一不爽。所言工部終身者。乃斃于工部以終其身也。

蘇州孝廉戴星歸的父親及堂兄，都是有名的文人。他小時候才智過人而聰明，於是他父親就請無業寺的泐大師，替他算一下將來的功名。泐大師給他父親寫了七個字：此子以工部

終身。

戴星歸長大之後，某一年中了鄉試。他的個性非常邪惡狂妄，行為大多不守禮法，是家鄉的一打大惡棍，當地的人都叫他戴痴。後來由於他造惡多端，許多人受害於他，於是就收集他的罪狀，告到工部去。工部審問勘驗得知實情後，就判他非常嚴厲的刑罰，於是他就死在監獄裡。

和戴星歸同住此城的某人，忽然暴亡。由於他的身體還溫暖，因此家人不敢埋葬他。三天之後，這人醒了過來，告訴家人說，趕快去雇一艘船，我要去嘉興。家人都很驚訝，紛紛說，人雖然醒過來了，講話卻邪怪得很，不是好預兆。

這人說，我並沒有邪怪，實在是因為我在冥府，見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所以我急著想去察證看看。家人就問他，到底看到了什麼怪事。

他說，我在閻羅王那兒，看到本城的戴痴，剛好被押解來審問。閻君一看到他所做的惡劣事蹟，十分震怒，下令馬上下油鍋。於是冥王殿前的平地上，馬上就湧出一口油鍋。獄卒就用叉子把戴痴叉下油鍋，不料戴痴才大聲念了大悲咒的第一句，南無喝囉怛那多那囉夜耶，油鍋馬上就散破，殿前又恢復了平地，地上卻湧出了一朵蓮花。

冥君就告訴獄卒說，這個人罪大惡極，應當要加重刑罰的，不過如果他再誦咒的話，刑罰加不到他身上。因此必須要尋訪一個做惡事的人家，讓他去託生，然後自己去受果報。

獄吏回奏說，嘉興有一個府吏，三世都爲惡，現在正好在打醮求生兒子。冥君聽了之後，馬上下令戴痴去投胎，並限定必須在某日某時生。所以我現在急著要去嘉興，因爲日子很接近了。

家人聽後不得已，就雇船帶著此人去嘉興。到了那兒，果然有所說的府吏，剛好兒子生下來三天了。正是賓客盈門，做湯餅會慶生兒子之時。那人問了小孩出生的時辰與日子，和冥府所言，完全一樣。至於泐大師所寫的以工部終身，就是說他死在工部以終其身的意思。

張邇求食葷感夢齋戒圓期

崇禎戊寅冬。余硯友張邇求諱立平。請三峰大樹證和尚。於山北清涼菴起禪期。迎和尚進院畢。邇求回宅。偶食雞子鮮魚。是夜忽夢至菴門。見龍天八部。青髮獠牙。種種異狀。五十六神大隊出門欲去。

邇求倉忙問曰。衆菩薩何往。答曰。吾輩護道場神也。爾爲齋主。回家食葷。吾等不願護法。欲散去矣。邇求夢中叩首流血。苦陳懺悔。衆神復進。邇求由是終三月期。堅持齋戒。

崇禎戊寅年的冬天，我的同學張邇求，請三峰大樹寺的證和尚，在山北的清涼菴起禪期。

他恭迎和尚進院完畢之後，就回家吃了雞子及鮮魚等葷食。當晚他夢見自己到了清涼菴的菴門，見到龍天八部，青髮獠牙，及種種奇形怪狀。而這五十六位天神，正列隊走出菴門要離去。

張邇求一看到這種情形，就很倉促匆忙的問說，諸位菩薩要去那兒呀？他們回答說，我們是護持道場的護法神，而你是這一禪期的齋主，卻回家吃葷。所以我們不願意再護這次的法，準備走了。張邇求在夢中趕緊叩頭懺悔，叩到頭都流血了，又發誓絕不再犯，於是衆護法神才又再進入菴門。張邇求此後的三個月之內，都嚴持齋戒，不敢再犯。

王指揮以惡性爲蛇隔生餘報

大倉衛指揮王二。初生下盆。即能言隔生事。言前生係山東某府大鄉官公子。家累巨萬。最好施予。廣積善果。但性凶惡。捶殺僮婢無數。

死見閻君。罰於金陵聚寶門內城礮下爲蛇。身既大而性不昏。厭惡欲尋死。乃夜以身橫城門下。五更城啓。爲衆車碾爛。

蛇魂復見閻君曰。汝蛇報未滿。何得自尋死乎。當再爲蛇。抵除夙業。余叩首哀籲。懇陳不願。閻君曰。汝卻作得有福。當受福報。惜以惡性定業未消。余又懇

苦求免爲蛇。閻君曰。也罷。只得帶餘報去。

乃命託生大倉衛爲指揮。家亦豪富。但胸前有一蛇皮。斑剝膩滑。長七八寸。寬二寸。每至暑月。腥氣逼人。滿座掩鼻。時令家僮。以盆水頻頻揩拭。慚恨切齒。後兄死得襲職。州人稱蛇皮王二焉。

大倉衛的指揮王二，剛生下盆的時候，就能夠講他隔生的事。他說他前世是山東某府大鄉官的兒子，家裡是巨萬富豪。他很樂於布施，廣積了甚多善果。但是他的性情凶暴，打死了很多男女僕人。

他死了之後，閻羅王就罰他在金陵聚寶門內的城礮下做蛇。他變成蟒蛇之後，身體十分巨大，但神智卻很清醒。因此他十分厭惡自己的巨大蛇身，就想辦法尋死。於是他就趁著黑夜，爬到城門下橫臥。五更天城門一開，大蟒蛇就被進城的衆車碾得稀爛。

蛇魂回到地府，閻君說，你蛇報還未滿，怎麼可以自己尋死。我要讓你再投胎爲蛇，以抵償夙世的冤業。他就叩首哀求，再也不願意當蛇。閻君說，你曾經布施培福，理當受福報，不過凶惡殺人之定業又未償還。他又再度苦苦哀求，希望不要投胎爲蛇。閻君考慮了一下說，好吧，那你就帶著你的餘報去受生好了。

於是閻君就讓他投胎當大倉衛的指揮，指揮家亦是豪富。他生下來胸前有長七八寸，寬

二寸的蛇皮，斑剝膩滑。每到夏天之時，就會腥臭異常，令所有接近他的人都掩鼻而逃。他時常命令家僮用盆水不停的替他揩拭，因爲此事，他又羞慚又怨恨。後來他哥哥去世之後，他就承襲了指揮的職位，同州的人都稱他爲蛇皮王二。

曹翰以屠城爲豬遇緣得救

蘇州劉錫玄字玉受號心城。庚戌進士。初爲廬陵教授。應真聘道過黔中回。泊舟郵亭。夢一長面偉人告曰。某朱將曹翰也。予在唐朝爲商。過一寺。見一法師登高座。講佛門四十二章經。余發心設齋一堂。隨聽經一座。以此善因。世爲小吏。從不脫官。

至宋初。升爲偏將軍。名曹翰。征江州久不下。怒屠其城。自此以來。世世爲豬。受人屠戮。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第一受宰者。即我也。有緣相遇。願垂哀救。

劉公蹶起。呼僕視船頭。果屠門也。少頃門啓。擡一豬出。號聲動地。劉值買載回。放之閭門西園內。呼曹翰即應。公刊因緣遍布。兼載黔枝偶存集中。

蘇州人劉錫玄於庚戌年中進士，本來在廬陵任教授之職，後來應雲南之聘請前往任職，

路過貴州，船就停在郵亭處過夜。他夢見一個長臉的高大漢子告訴他說，我原本姓朱，後來是將軍曹翰。我在唐朝的時候是個商人，有一次經過一座寺廟，見到一位法師登高座講佛教的四十二章經。我就發心設了一堂齋，並且聽了一座經。就因為種了這個善因，於是世世都當個小官。

一直到宋朝初年，才升到當偏將軍，叫做曹翰。我因為久攻不下江州，於是很憤怒。在破城之後，就下令屠城。從此以後，世世都投胎為豬，被人殺戮。現在你停船的地方，正是我要被屠殺之處。等下第一個被殺的，就是我。咱們有緣相遇，但願你能哀憐救我一命。

劉公驚得坐了起來，趕忙呼叫僕人去看看船頭是什麼地方，回報果然是屠門。不久之後，屠戶的門打開，抬了一頭豬出來。這頭豬號叫得驚天動地，於是劉公就用錢買了這頭豬，並且把牠載回去，在閭門的西園內放生。當有人叫牠曹翰時，牠還會應。劉公就把這件事的因緣寫了下來，刊行流布，還錄在他的黔枝偶存集中。

王郡丞赴任吳地爲蛙伸冤

王公諱某。選蘇州府同知。道經句容。將近丹陽。忽見群蛙數百。在公輿前叫噪跳擲。公停輿告曰。果有冤。指我處所。衆蛙遂群集一處。

公命人掘。下得一死屍。口中塞一鞭。柄上有脚夫名。至丹陽。一詢而獲。立屬縣令拷問。乃一商買蛙放生露白。而被脚夫害也。立爲抵命。吳人因呼公曰田雞王焉。

王姓某人被選上當蘇州府的同知，有一次，他路過丹陽附近的句容。忽然有幾百隻田雞，在他的轎子前叫鬧跳擲。他就停下轎子，告訴衆田雞說，如果真有冤屈的話，把地方指出來。衆蛙聽完話之後，果真群集到一處。

於是王公就叫人在衆蛙集處向下挖，結果挖出了一具屍體。死者的口裡塞著一根鞭子，鞭柄上有脚夫的名字。到了丹陽，一問就找到脚夫。王公立刻叫縣令加以拷問，才知道原來有一個商人，買蛙放生，結果錢財露白，而被脚夫謀財害命，於是脚夫立即被處死。蘇州的人因此而呼王公爲田雞王。

癱子以禮拜觀音病癒興緣

楊州一癱子泰興人。病癱數十年。一日捱到池頭洗澡。摸著一磁觀音像。遂供矮屋。每五更東隱菴打鐘。即起禮拜。勤苦五年。

忽夢一老媪。以手按摩其體。呼令起來。答曰。吾癱已久。何能起。媪曰。不

妨。今能走矣。醒而立地。頓能步履。

東隱一僧爲披剃。男女驚異。投金錢供養者。頃刻得五六十緡。江都令母氏。施以重貲。遂用建菴。曰存濟。今供像其中焉。伊目侍者與維揚衆僧。親見口述。

楊州有一個癱子，是泰興人，已經幾十年不能走路。有一天，他捱到池頭去洗澡。在水裡他摸到一尊磁的觀音像，就拿回自己的矮屋去供奉。每到五更天，東隱菴打鐘時，癱子就起來禮拜觀音，如此恭敬禮拜了五年。

忽然有一天，他夢見一位老婆婆，用手按摩他的身體，然後就叫他起身。他回答說，我已經癱了這麼久，怎麼可能起得來呢？老婆婆說，不礙事，你不僅能站起來，還能走路呢。癱子醒過來後，果然能站起來，也能走路了。

東隱菴一位僧人就替癱子剃髮出家，楊州城的男男女女聽聞此事，均甚訝異。供養他的金錢，一下子就有五六十串。江都令的母親布施了很多的錢，於是就拿來蓋了存濟菴，那座觀音像就供在那兒。我的侍者伊目及維揚地方的衆僧，都親自目睹此事。

徽商堅決進香竟免火難

明末一徽商姓汪。僦居崑山王澄老對門。持齋三載。擬至普陀進香。某年元旦。

已往東門玉龍橋上船矣。

忽店旁起火。急報促回。汪君曰。吾齋三年方赴南海。豈以一店易吾志乎。縱被燬吾不歸矣。竟揚帆而往。

香畢回崑。見四面店廡。及王氏閥閱大門都焚盡。汪店樓房獨存。萬人驚歎。此在崑目擊。

明朝末年有位姓汪的安徽商人，在崑山地方王澄老的對門租屋而居。他持齋三年，準備到普陀山進香。某年的元旦，他起程上路，到東門的玉龍橋上船。

忽然他商店的旁邊起火，有人緊急到橋頭向他報告，敦促他回家。汪君說，我已經齋戒三年要赴南海朝禮觀音，豈能夠以一間店面就要我改變心意呢。就算店都被燒毀了，我也不回去。於是就搭船離去。

等到他進香完畢回到崑山，見到四邊的店面及對門豪貴之家的王氏大門，全都被燒得乾二淨，只有他姓汪的店面樓房得以獨存。這是我在崑山親眼目睹的。

堯峰僧竊韋天燈油立招譴責

順治丁亥年。堯峰一行僧。夜竊韋馱前燈油。口出吳俗俚語云。莫管他娘。次

日僧忽自反縛。跪韋天前呵云。前日在玄墓。偷喫一盤麵。我姑宥汝。今又竊我燈油。且口出惡語。罪死不赦。

合院僧驚懼。代禮跪陳懺悔。乃曰。若非關聖垂慈解勸。立杵死。罰跪安香一炷。香將完。衆扶腋上禪單。又呵曰。尚有香二寸在灰內。依舊反縛跪床上。衆揀灰內。香果二寸。香畢乃放縛。

順治丁亥年間，堯峰寺有一僧人，晚上偷竊韋馱護法神前面的燈油。嘴裡還罵蘇州人的俚語說：「莫管他娘。」第二天這個僧人忽然被反綁起來，自己跪在韋天將軍之前，被呵責說，前天你在玄墓，偷吃一盤麵，我姑且原諒你。現在又偷竊我的燈油，且口裡還出惡語，真是罪該死不可赦。

全院僧人都驚恐懼怕，代替此僧人跪地懺悔不已。韋馱才說，要不是關聖帝君慈悲，代爲求請勸解，我立刻一杵把你打死，現在罰你跪香一炷。香快燒完時，眾人扶此僧人到禪床上。韋馱又呵斥說，香尚未燒完，還有二寸在灰內。於是依舊使此僧人，反縛跪在床上。眾人去檢查香灰內，果然還有二寸香未燒完。直至香燒完之後，韋馱才放縛。

孝廉襲慢地藏立死受報

麻城二孝廉。一信佛一慢佛。同讀書地藏殿。忽一親戚饋狗肉至。信者麾令去曰。莫兒戲。慢者曰。大人不見小過。信者倉皇避至門外。

慢者反上佛座。欲夾肉戲獻菩薩。纔舉箸空中。忽一推塌地。倒仆立死。少頃門外孝廉亦死。同至冥府。見慢者拷掠笞榜。百刑皆受。以頸階枷。枷上火起。遍體燒爛。

冥君向信者曰。汝信心。不應來。令汝來者。証知彼受苦。傳示人世耳。敕令回陽。遂甦。

麻城有二個孝廉，一個信仰佛法，一個輕慢佛法。兩人一同在地藏殿讀書。忽然有一個親戚，帶狗肉來送給他們吃。信佛的一看，趕緊揮手叫他走說，切莫開這種玩笑。慢佛的說，大人不見小人過。信佛的孝廉很倉皇的避出地藏殿的門外。

慢佛的孝廉居然上到佛座上，要夾狗肉來戲獻地藏菩薩。他才把筷子舉到空中，就好像忽然被人一推，就倒到地上，立刻死亡。而在門外的孝廉，不久之後也死了。兩人都到了冥府，而慢佛的被用種種酷刑來懲罰。他的頸子上戴著枷，枷上面起火燃燒，把他全身都燒爛了。

冥君就向信佛的孝廉說，你信佛，本來是不應該來這裡的。現在讓你來，是要讓你證明

他在這裡受的苦，是要讓你回去傳告世間的人。於是冥君就叫他回陽，他就甦醒過來了。

甬城人以穢觸塔廟立遭奇禍

天峰塔在寧波城中。某年九月。數俗子攜酒肉。歡呼其上。一人即於塔戶溲溺。時秋空正朗。忽霹靂擊其人。墮塔死。杯盤壺罌星飛。餘人盡擲之塔下。塔隨回祿。今復修整。

又四明尊者法智大師塔在延慶寺。衆舉子較藝寺中。一生就塔遺溺。旁有駭者曰。塔靈不可穢。生曰。僧去數百年。遺骨既朽。何靈之有。溺竟突發狂悖。引刀自殺。同伴掖之登舟。復沒水死。

天峰塔在寧波城中，某年的九月，有幾個凡夫俗子，帶了酒肉，登到天峰塔上去喝酒吃肉，歡呼作樂。有一人竟然在塔門處小便。當時秋月正明朗，忽然來了一聲霹靂，打中小便的人，那人立即墮塔而死。塔內裝肉的盤子及裝酒的壺及杯，滿天亂飛，其他的人，也通通都被丟擲在塔下。不久之後，天峰塔就遭火災，現在已經重新修整好了。

又有一次，一群舉人到延慶寺較量文藝，有一個舉人就到四明尊者法智大師的塔小便。旁邊有人很驚駭的說，這個塔很靈驗，不可以污穢呀。這舉子說，這和尚都去了幾百年了，

留下來的骨頭都朽了，那裡有什麼靈驗。他小完便之後，突然發狂驚慌，要拿刀砍自己。同伴趕忙扶他上船離去，結果他還是掉在水裡淹死了。

楊君以錯口救人致家溫富

蘇州石湖民姓楊。初以赤貧爲穿窬。知一老嫗薄有所蓄。黑夜穿牆入房。見嫗燈下操紡。乃匿床後伺之。忽見一青面鬼。數以圈套其頂。嫗即停紡歎曰。何苦爲人。不如弔死。遂起身尋繩。穿梁作圈。登機子上吊。鬼推倒機子。以雙手掣墜其足。

盜狂駭。忘己是盜。大聲高叫曰。速救人。嫗有三子。齊排闥入。倉忙解救。母得不死。叩首謝盜曰。恩人恩人。然如此黑夜。君何自來乎。

盜聞言猛醒曰。阿呀阿呀，我實是反人也。因貧極爲小盜。希圖活命。適見青面鬼害汝令堂。不覺絕叫。乞赦我罪。放我去足矣。

三子曰。汝救我母命。是大恩人。必圖報恩。乃留宿款待。天明以十金贈之。勸做好人。盜感悟改行。以金作本。經理貿易。致家千金。石湖稱小殷戶焉。

蘇州石湖地方有位姓楊的居民，原本家裡赤貧，以做小偷爲業。他探知一老太太略有積

蓄，因此有一天晚上，就準備到她家去偷竊。他入房之後，見到老太太在燈下紡織，於是他就躲在床後面等待機會。忽然他見到一個青面鬼，好幾次拿圈套老太太的頭項。這時老太太就停止紡織，歎一口氣說，何苦做人呢，不如吊死算了。於是她就起身尋找繩子，把繩子穿過樑柱，做了一個圈套，然後登上紡織機去上吊。這時，鬼就把紡織機推倒，用雙手拉墜她的腳。

小偷看得嚇壞了，忘了自己是小偷，於是就高聲大叫：「快點救人呀。」老太太的三個兒子，一起推門而入，趕忙解救，他們的母親因而得以不死。三個兒子向小偷叩頭道謝說：「恩人呀，天已經這麼晚了，你是怎麼進得來的呢？」

小偷聽聞此言，突然醒了過來，回答說：「阿呀阿呀，我實在是個壞人呀。因為家裡太窮，所以當個小竊盜，只求糊口。剛好見到青面鬼要害你們的母親，不禁叫了起來。求你們饒了我的罪，放我走就好了。」

三個兒子說：「你救了我們老母之命，是我們的大恩人，我們一定報答你。」於是就留他住宿款待他，天亮離去時，還送十金給他，勸他好好做人。小偷因此感激悔悟，從此改行。以這十金當資本做貿易，結果賺取了千金，成爲石湖地方的小康之家。

江北僧繫戀遺財超薦得脫

泰州一僧號某。隨侍三昧先老人有年。爲某處地藏殿監院。性頗慳。不浪用一錢。

遷化後。每中夜人靜。殿中兩禪單僧。輒見監院現形。初爲兩單僧整鞋。面似愁苦。次登上佛坐。以手摸地藏華冠後。嬉笑而去。

衆白先老人。老人曰。此業障必有遺物在華冠內。故繫戀不捨也。令舉梯上探。果有銀八十金。立命修齋作追薦。法事訖。自此永不復現。

泰州某僧，當老師三昧老人的侍者多年，曾是某地藏殿的監院，生性頗爲吝嗇，不浪費一文錢。

他死了之後，殿裡面的僧人，常在夜深人靜之際，看到他出現。他先替兩邊睡眠的僧人，整理他們的鞋子，似乎面帶愁苦。接著，他就登上佛座，用手摸地藏菩薩的華冠之後，就歡天喜地的走了。

大家就去告訴三昧老人，老人說：「這業障，一定有東西留在地藏菩薩的華冠內，因此而繫戀不捨。」於是就叫人登梯子去探看看，果然有銀元八十金。因此老人就叫大家替他修齋追薦。法事做完之後，他就不再現形了。

沈文學以塗抹壇經招報劇苦

江北沈生。幼廁鬻宮。恃才妄作。讀書蕭寺中。見六祖壇經。妄舉硃筆塗抹。回家暴亡。

示夢於父曰。告以塗抹壇經。現在地獄。身帶火枷。苦楚難忍。父爲我到寺讀書處。尋出壇經。洗去塗痕。庶可脫苦。

父悲痛不勝。入寺搜訪。果見原本。急洗去舊痕。並發心重刻一部流通。爲子懺罪。

江北一位姓沈的年輕讀書人，自恃才學。他在蕭寺讀書時，見到六祖壇經，就拿硃筆隨意塗抹壇經文意，回家之後就突然暴斃。

他託夢給他父親說，因爲他塗抹六祖壇經，所以現在被罰進地獄。身上帶著燃火的枷，苦楚難忍。因此他請父親到蕭寺他讀書的地方，找出那本壇經出來，把塗抹的痕跡洗掉，他才能脫離苦海。

他的父親悲痛不已，就趕緊入寺搜尋，果然見到原本。父親急忙洗去塗抹的舊痕跡，並發願重新刻印一部流通，以爲亡兒懺罪。

支庠友以誤傷人命祿籍頓消

嘉善庠友支某。向負才名。己酉夏。赴嘉興科試。白日見一鬼入腹中。遂仆地。發北音索命。家僮急具舟載回。

請幽瀾寺主人西蓮師問曰。汝何方邪鬼。敢纏攪支相公耶。

鬼高聲答曰。吾非邪鬼。因有宿仇。因緣已至。故來索報。

蓮師詰其故。鬼云。吾於明初。在徐中山部下爲副將。姓洪名洙。主將姚君。見吾妻汪氏色美。懷貪婪惡意。會某處賊叛。姚以老弱兵七百人。命余征討。余力不支。余軍覆沒。姚收余妻。妻縊死。余銜此深仇。累世圖報。

奈姚君末路。悔恨修行。次轉生爲高僧。次爲大詞林。三世復爲戒行僧。四世爲大富人。好施予。皆不能報。今第五世。當酉戌連捷。某年以舞弄刀筆。致傷餘杭縣鬻茶客四人。冥府已削去祿籍。故吾得來索命耳。

西蓮師聞其言有序。遂開示曰。君言鑿鑿。定屬不誣。但吾佛教中。有上妙經懺。可以爲君解冤釋結。超生善逝。何苦止圖報復。雪一時之忿乎。

鬼懼然曰。若得如此甚善。但恐虛誑不實。如果起道場。吾即離支公。到中堂

禮佛矣。

因徵西蓮師立券焚化。遂爲起建法筵。支公霍然而醒。數日後。復仆地發北音。乃復請西蓮師責讓曰。君以超薦遠去。何故復來。

鬼曰。吾承佛力。已得超生。斷無反覆。今將來索命者。乃鬻茶客四人。非我也。恐師疑我無信。故來奉報耳。言畢遂去。

次支公病發。不信宿暴卒。

嘉善地方一位姓支的讀書人，以才學出名。己酉年的夏天，到嘉興參加科舉的考試。有一天白天見到一個鬼，走進他的肚子裡，他就倒在地上。他嘴裡發出北方的口音，向自己索命。陪他去考試的家僮，趕緊雇船把他載回家去。

回家之後，家裡就請幽瀾寺的住持西蓮法師來解救。西蓮法師問鬼說：「你是何方的邪鬼，居然敢來纏擾支相公呀？」

鬼高聲回答說：「我不是邪鬼，因爲和他有宿世的冤仇。現在時節因緣到了，所以特別來索他的命。」

西蓮法師就問原因。鬼說：

「我在明朝初年，在徐中山的部門下當副將，姓洪名洙，主將姓姚。姓姚的見到我姓汪

的妻子美麗，就起了壞心眼。當時剛好某處有賊兵叛亂，姚將就派了七百名老弱殘兵，叫我帶隊去征討，結果全軍覆沒。於是姚將就強收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因而自縊。這個深仇大恨，我是一定要報的。

「然而姚將不久之後，悔恨自己的罪惡而發心修行，結果轉生成為高僧。接著又轉生為大文豪，第三世又成為持戒的僧人，第四世變成樂善好施的大富人，使得我都無法報仇。現在這第五世，命中應當今年及明年都能上科榜的。但是由於他在某年，寫訴訟狀傷到了餘杭縣四位賣茶的，冥府就把他的祿位名籍削去，所以現在我能夠來向他索命了。」

西蓮法師聽他講得頭頭是道，於是就開示他說：「你講得有憑有據，相信不會是誣賴支相公。不過我們佛教裡面，有無上微妙的誦經消懺之方法，可以替你解除宿世的冤業，轉生到好的地方。何苦只想報復，雪一時的忿怒之情呢？」

鬼聽了後，恭敬的說：「如果能這樣，那最好不過，但我怕你們騙我。要是現在就起道場，我馬上就離開支公的身體，去中堂禮佛。」

於是鬼就要西蓮法師把答應的事寫下來，並焚化給他。做完法事後，支公就突然醒過來了。幾天之後，支公又倒地，口裡又發出北方的口音，於是家人又再請西蓮法師來。西蓮法師就責備鬼說：「你已經獲得超薦了，應該遠去了，怎麼又來了呢？」

鬼回答說：「我已承佛力，獲得超生，絕對不會不守信用。不過另有人要來索命，就是那四個賣茶的。我怕法師你懷疑我沒有信用，所以特地來告訴你一聲。」鬼講完之後就走了。不久，支公生病，不到一個晚上就死了。

冥報記

(唐) 吏部尚書唐臨撰

採銀沙人

東魏末。鄴下人。共入西山採銀銅。出穴未畢。而穴崩。有一人在後。爲石塞門不得出。而無傷損。其穴崩處。有小穴不合。微見日光。此人自念終無出理。乃一心念佛。

其父聞子已歷。無處求屍。家又貧窶。無以追福。乃持粗飯一鉢。往詣僧寺。請一人齋。衆僧多逐豐厚。莫肯爲食。父持飯大哭。有一僧愍之受請。食訖爲咒願。因別去。

是日中。其子在穴中。忽於小穴明處。見一沙門。從穴中入來。持一鉢飯。以授此人。食訖便不復飢。唯端坐正念。

經十餘年。齊文皇帝即位。於西山造涼殿。匠工除此崩石。乃見穴中人尙活。出之與歸。父母驚喜。遂闔家練行。

東魏末年，鄴下地方的人，一起到西山的礦穴採掘銀銅。他們採完出穴之時，穴忽然崩塌。最後面的一個人，由於石頭塞門而出不來，不過幸好沒有受傷。塞住穴口的大巨石，只

留了一點小縫隙，稍微能見到一點日光。這人想大概是出不去了，於是就一心念佛。

他的父親聽到兒子被巨石壓的消息，屍體無法挖出來。想到家境窮困，沒有能力為兒子大作法會來追薦福業。最多只拿出一碗粗飯，於是就帶了一鉢粗飯到寺廟去，準備齋一位僧人。然而這些僧人都想得到豐厚的供養，因此沒有人肯吃他的飯。可憐這位父親拿著那鉢飯哭了起來，這時有位僧人很憐憫他，就接受他的供養。僧人吃完飯後，就替這位父親施主誦咒祝願，之後就走了。

就在這同一天，在洞穴中的兒子，忽然見到穴口隙縫處，進來了一位沙門。沙門拿了一鉢飯叫他吃，他吃了之後肚子就不再飢餓，從此就一直端坐修定。十幾年就這樣過去了。

後來齊文皇帝即位，要在西山造一座涼殿。於是石匠就到崩穴處取這塊巨石，巨石移走之後，才發現穴內有人，而且還活著。於是石匠就帶他回家，他的父母驚喜異常，此後全家都修行。

冀州擒奴

北齊時有冀州人。從軍伐梁。戰敗見擒為奴。其父母在鄉不知音問。謂已死為追福。造埴浮圖。埴浮圖成設齋會。道俗數百人。

方坐食聞叩門聲。主人父出視。見一僧形容甚雅。謂主人曰。乞齋食柔糜。可以布手巾裹之。並乞鞋一量。主人請留住食。僧不肯曰。欲早去。不暇坐食也。主人如其言。以新布裹糜。並鞋一量奉之。僧受而去。

是日齋時。主人子在江南澤中。爲其主牧牛。忽見一僧。手持糜一裹。及新鞋一量。至奴所問曰。亦思歸見父母乎。奴泣曰。無敢望也。

僧以與糜令坐食。食畢又與鞋令著之。而敷袈裟於地。令坐袈裟上。僧取袈裟四角。總把擎舉而揮之。可移二丈許。

著地。奴開視。不見僧及袈裟。而身已在其宅門外。入門見大眾方食。父母驚喜就問。具說由緣。視其巾內餘糜及鞋。乃向奉僧者也。

鄉邑驚駭。競爲篤信。是日月六日也。因名所造浮圖。爲六日浮圖。浮圖今尚存。邑里猶傳之矣。

北齊時有個冀州人，他從軍去打梁國，戰敗被俘虜成爲奴隸。他在家鄉的父母，由於很久都得不到他的音訊，以爲他已經戰死，於是就爲他追薦造福，蓋了一座磚塔。磚浮圖完成之日，就設齋會，有幾百位出家衆及在家衆來參加。

大家正坐著吃時，有叩門聲。主人的父親就出門去看，見到一位長相文雅的僧人。僧人

向主人說：「要向你乞齋小米稀飯，用布手巾包裹著就可以。同時還要向你乞一雙鞋子。」主人留他進去吃。僧人不肯答應，僧人說：「我要早點去，沒空坐著吃。」於是主人就照著他的吩咐，用新的布包裹稀飯，並奉送他一雙鞋子。僧人接受之後就走了。

齋會那天，主人的兒子，正在江南的水澤中，替他的主人放牧牛隻。忽然他見到一位僧人，手裡拿著布巾包裹的稀飯及一雙新鞋。僧人到奴隸的身邊問他說：「想不想回去看父母啊？」奴隸哭泣說：「我實在不敢懷抱任何希望。」

僧人就叫他坐下來吃粥，吃完後，又叫他把新鞋穿上。於是僧人就把袈裟舖在地上，叫他坐在袈裟上。然後僧人捉住袈裟的四角，把他擎舉起來揮舞，有二丈多高。

等著地之後，奴隸張眼開視，僧人及袈裟都不見了，而自己卻已身在家宅門外。他入門之後，見到大眾還在吃飯。父母見到他驚喜不已，忙問因緣，他把經過情形都講了，再看布巾內剩下的粥及腳上的鞋，正是父親送給僧人的。

鄉邑的人都很驚駭整件事情，大家都因此而爭著信佛教。當天是該月的初六，所以就把它所造的浮圖，叫做六日浮圖。現在這座浮圖還在，而該邑的人，還在流傳著這個故事。

梁時一寒士

梁武帝微時。識一寒士。及即位遊於苑中。見牽舟。帝問之。尚貧賤如故。敕曰。明日可上謁。吾當與汝縣令。

此人奉敕而往會。故不得見。頻往遇有事。終不得通。自怪之。以問沙門寶誌。誌方爲大眾講經。聽者數千人。寒士不得進。

寶誌謂衆曰。有人欲來見問。請開道內之。衆人乃爲開。此人進未至。寶誌迎謂曰。君爲不得縣令來問耶。終不得矣。但受虛恩耳。

過去帝爲齋主。君書其疏許施錢五百。而竟不與。是故今日但蒙許官。終不得也。

此人聞之終去。帝亦更不求之。

梁武帝尙未顯貴的時候，曾經認識一個貧困的人。等到他當上皇帝之後，有一天在苑裡遊玩，見到那人在岸上牽舟。梁武帝就問他近況如何，才知道他還是和以前一樣貧賤。於是梁武帝就說：「明天來謁見我，我給你當個縣令。」

這人就奉皇帝的命令去謁見，但卻見不到。他又去了好幾次，總是無法通報。他覺得很奇怪，就想要請問沙門寶誌。當時寶誌和尚正在爲大眾講經，有幾千人在聽，因此他根本無法近前去問。

寶誌和尚告訴衆人說：「有人有問題想來問我，請大家開道讓他過來。」於是大家就讓出一條通道。他走向誌公，誌公也迎向他的時候說：「你是不是想問爲什麼當不上縣令呀？最後還是當不上的，只是得到一個虛假的口頭承諾而已。」

「過去世的時候，當今皇帝當齋主時，你在功德簿上寫布施五百錢，結果竟不給。因此今日也只能獲得皇上口頭給你官做，而最後還是做不成。」

這人聽了這段因緣之後，就不再去找梁武帝，而梁武帝也沒有再找他。

陸仁蒨

陸仁蒨者。趙郡邯鄲人也。少有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有無。就思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

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蒨而不言。後數見之亦如此。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蒨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遊。

蒨即拜之。問公何人也。答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爲別駕。今任臨胡國長吏。

仁蓍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

答曰。黃河以北總爲臨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州磧是也。其王是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死。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

蓍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是贈之。遣隨蓍行。有事令先報之。即爾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恆隨逐如從者。頃有所問。無不先知。

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蓍於家。教文本書。蓍以此事告文本。乃謂曰。

成長吏謂曰。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旣與君交。亦不能不告君。鬼神道中亦有食。然不能飽。苦飢。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旣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餐。

蓍旣告文本。文本卽爲具饌。備設珍羞。蓍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蓍見景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旣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

初文本將設食。仁菑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菑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

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陸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曰。不願知也。景辭而去。

數年後。仁菑遇病不甚困篤。而又不能起。月餘日。菑問常掌事。掌事云不知。便問長吏。長吏報云。國內不知。後日因朝太山。爲消息相報。

至後月。長吏自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武。爲太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官。故爲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

菑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爲君請之。

乃曰。趙主簿相問。陸兄昔與同學。恩情深重。今幸得爲太山主簿。適遇一主簿闕。府今擇人。吾已啓公。公許相用。兄旣不得長生。會當有死。死遇際會。未必得官。何惜一二十年。苟貪生也。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

舊憂懼病愈篤。景謂舊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太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

舊問。何由見府君。

景曰。鬼者可得見耳。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嶺平地是其都所。君自當見之。舊以告文本。文本爲具行裝束。數日。景又來告舊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息。

舊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旣而景來告曰免矣。舊情不信佛。意尙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虛實。答曰實。

舊曰。卽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尙爲鬼耶。景曰。君縣內幾戶。舊曰萬餘戶。又獄囚幾人。舊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舊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舊曰數人。

景曰。六道之內亦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有數人。如君九品。入地獄者亦數十。如君獄內囚。唯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

舊曰。鬼有死乎。曰然。舊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死。而不知死後之事。

舊問曰。道家章醮。爲有益不。景曰。道者天帝。總統六道。是謂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尙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尙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上章請福。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某月日得某甲訴云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之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可爲無益也何。

又問。佛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人。其修福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去。舊一二日能起便瘳。

陸仁舊是趙郡邯鄲人，對經學稍有研究。他不相信世間有鬼神，常想試驗到底有沒有。他向修冥想的人學過，學了十幾年，都沒能見到鬼神。後來他搬家到向縣。

有一次，他在路上見到一個人，看來像是做大官的樣子，穿的衣服和戴的帽子都很大，騎著一匹駿馬，有五十幾個侍從騎馬跟隨著，那人眼睛看著陸仁舊而不與他交談。後來又見了數次，都只默默對望而已。如此情形經過了十年，他們也相見相望了數十次。後來有一天，

這個人忽然停馬招呼陸仁舊說：「經常與您見面，頗爲仰慕，希望和您交個朋友。」

陸仁舊立即禮拜問訊說：「請問您是什麼人？」他回答說：「我是鬼，姓成名景，生前是弘農地方人，西晉時是別駕，現在是臨胡國的長吏。」

陸仁舊問：「這個國家在那裡，國王叫什麼名字？」

成景回答說：「黃河以北通通是臨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邊的沙漠。現在的國王是已故的趙武靈王，被泰山管。每個月都要派使者朝泰山，所以我經常路過此地，和您相遇。我能對您有些幫助，讓您可以事先知道災禍，而得以事先逃避，以免遭到橫死。除了生死的命運，及大災禍大福德的業報，不能改變之外，其他都是可以改變的。」

既然交了朋友，成景就把侍從常掌事贈送陸仁舊，要常掌事隨從陸仁舊，有任何事都要先告知陸仁舊。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就要回去告訴成景。兩人辭別之後，掌事就如侍者般跟著陸仁舊。新主人有任何問題，他都能事先知道。

大業年中，江陵的岑之象當邯鄲令，他請陸仁舊到他家，教他未滿二十歲的兒子文本書經，陸仁舊就把他和成景交往的情形告訴文本說：

成長吏跟我說：「我有一件事，不好意思講，現在既然與您結交，就不得不說。我們鬼神道也吃東西，但是都吃不飽，經常肚子餓，頗爲苦惱。如果能吃一餐人間飲食的話，肚子

就可以飽一年，所以很多鬼都會去偷人類的食物。而我當官身分貴重，不能去偷人類的食物，因此請您請我吃一餐。」

既然陸老師這麼說了，文本就設了山珍海味要請成長吏。仁舊說：「鬼不想進入人住的屋內，就在屋外搭帳幕設筵席，把酒食放在屋外桌上好了。」文本就照著所說的去。請客的那天，仁舊看到成景帶兩位客人來，侍騎有一百多人。客人坐下之後，主人文本向客人席位拜謝說，飲食做得不精緻，請多包涵。仁舊也代成景傳達感謝之意。

文本設宴招待成景之初，仁舊請文本贈送他們金帛。文本問什麼是金帛，仁舊說，鬼所用的東西，和人所用的都不同，只有黃金和絹帛可以通用。不過假的金帛比真的金帛更適合鬼用。最貴重的假金帛是，把錫貼在黃紙上當作金，以紙張當做絹帛。文本就照他的話去做。等到成景吃過之後，他就叫侍從騎士輪流吃。文本把原先準備好的金錢絹帛贈送給他，成景十分歡喜，感謝的說：「由於陸先生的緣故，麻煩您供給我這麼多，您想不想知道自己壽命呢？」

文本辭謝說不知道。後來成景他們就告辭離去。

幾年之後，仁舊得了病，雖然不甚嚴重，但卻無法起床，這樣經過了一個多月，他就問常掌事到底怎麼回事。結果掌事也不知道，就去問長吏。長吏說在國內打探不出來，後天去

朝泰山之後，再回報消息。

到了下個月，長吏親自來報告說：「你的同鄉趙武，在泰山當主簿，剛好現在有一個主簿的空缺，他就推薦你當這個官。所以他寫了簽呈要徵召你，要是案子成了的話，你就得死。」

仁蓐問有沒有什麼計謀可以脫免呢？成景說：「你原本應該可以活到六十多歲，而你今年才四十歲。如果就此死了，都是由於趙主簿硬要徵召你之故，我去替你請求看看。」

成景當說客回來之後說：「趙主簿問起你，說你們以前是同學，彼此情深義重。他現在幸而得以當泰山主簿，剛好現在又有一個主簿缺，因此特別推舉你。他說你既然無法長生不死，既然早晚都要死，而死了之後未必當得成官，因此，何必貪戀這一二十年呢。現在文書都發出去了，沒有辦法收回。所以希望你下定決心來，不要再猶豫了。」

仁蓐聽後，憂心恐懼，使得病情加重。成景就跟仁蓐說：「既然趙主簿一定要你，我就親自前往泰山，跟泰山府君陳情，或許可以得免。」

仁蓐問說：「怎麼才能見到府君呢？」

成景說：「一般而言，做鬼才能見到府君。不過你可以前往泰山廟，度過泰山廟東邊的一個小山嶺，在山嶺的平地處，就是府君的都城，在那兒你就能見到府君。」

仁蓐就把這件事告訴文本，文本就替他準備行裝。幾天之後，成景又來告訴仁蓐說：「文

書快成定案了，恐怕你去求情都不能免了。現在趕快作一尊佛像，好讓文書自然不發生作用。」

仁菑又告訴文本，於是文本就以三千錢，替仁菑在佛寺的西面牆壁上，畫了一尊佛像。不久之後，成景來告訴他說，已經得到脫免了。仁菑向來是不信佛的，因此還有些懷疑。因此就問成景說：「佛法說有三世因果，這是真的還是假的？」成景回答說：「是真的。」

仁菑又問：「既然如此，人死了就應當分生到六道去，怎麼可能都變成鬼呢。譬如趙武靈王及你，現在不是都還在當鬼嗎？」

成景問他說：「你們縣內有幾戶人家？」仁菑說：「有一萬多戶。」「那麼獄囚有多少人呢？」仁菑說：「經常在二十人以下。」成景又問：「一萬多戶人裡，五品官的有多少人？」

仁菑說：「一個也沒有。」又問：「九品以上的官有幾位？」仁菑說：「只有幾位而已。」

成景說：「六道裡面也一樣，能生到天道的，一萬個人裡頭，一個也沒有，就好比你們縣裡沒有一個五品官。得生人道的有幾個，好比你們縣裡的九品官。下地獄的也是幾十人，就像你們縣裡監獄的犯人。而鬼跟畜生最多，就像你們縣裡完糧納稅服役的百姓一樣。而在鬼道裡，又分等級。」他指著侍從說：「他們大大不如我，而不如他們的，則又更多。」

仁菑又問：「鬼會不會死？」他回答：「會。」仁菑問：「鬼死後進入那一道呢？」成景回答說：「不知道，就好比人知道自己會死，但卻不知道死後的事情。」

仁菑又問：「道家的奏章作醮等，是不是真的有效果？」成景說：「道教供奉的玉皇大帝，是總管理六道的，也就是所謂的天曹。閻羅王就好比是人間的天子，泰山府君就好比是尚書令。記錄五道諸事的就好比尚書。像我的國家，就好比大的州郡。人間如果有什麼事，想與天曹溝通的話，道教就會上奏章請天帝賜福。天曹接受此奏章之後，就會下命令給閻羅王說，某月某日某人申訴某某事，你要秉持公理去辦，不可冤枉濫捕。閻羅王就會很恭敬的奉行，就像人間奉聖旨一樣。如果自己沒有道理的話，當然不會得到赦免，如果真是冤枉的話，一定會得到申張的。這樣，你還認為道教的奏章建醮是沒有效果的嗎？」

仁菑又問：「那麼佛家的修福又是怎麼一回事呢？」成景說：「佛是大聖，不寫文書指示官員辦案。只要修行佛法，天神都很恭敬那些人，而且大多會得到寬恕。如果福厚的話，即使有那人要墮落惡道的文簿來，都不能去追攝那人到惡道去。此中的道理，我沒辦法瞭解，我也不懂佛法。」講完之後，他就走了。一兩天之後，仁菑能起身了，病也就痊癒了。

崔浩

後魏司徒崔浩。博學有才略。事太武。言行計從。國人以爲楷模。浩師事道士寇謙之。尤不信佛。見其妻讀經。奪而投於井中。

從太武至長安。入寺。見有弓矢刀盾。帝怒誅寺僧。浩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像。敕留臺下四方。依長安行事。

寇謙之與浩爭。浩不從。謙之謂浩曰。卿從今受戮。滅門戶矣。後四年。浩果無罪而族誅。將刑。載於露車。官使十人在車上。更尿其口。行數里。不堪困苦。號叫求哀。竟備五刑。自古戮辱未之前有。

帝亦枉誅太子。又尋爲閹人宗愛所殺。時人以爲毀佛法之報驗。

後魏的司徒崔浩，是個博學多聞有才華謀略的人。太武帝對他言聽計從，是太武帝的得力助手，國內的人都以他作爲楷模。崔浩信道士寇謙之，非常反對佛教。他見到妻子讀佛經，就一把搶過來扔到井裡去。

有一次，他隨從太武帝到長安，他們進入一間佛寺，見到裡面有弓矢刀盾等武器。太武帝很忿怒，就殺了寺裡的僧人。崔浩更建議說，把沙門都殺光，把佛經及佛像都燒掉。於是皇帝就下命令，要全國都以長安爲榜樣。

寇謙之反對崔浩這麼做，但是崔浩不聽勸。寇謙之就告訴他說：「你以後會被殺，而且還會遭到滅門之禍。」四年之後，崔浩果然沒有犯什麼罪，就遭到滅族的懲罰。在行刑之前，崔浩被裝載在一輛沒有遮蓋的車上，官吏還叫十個人向他口裡放尿。這樣子走了幾里路之後，

崔浩不堪困苦，大聲號叫哀求。他生前一共受了鞭笞、杖刑、徒步、流放及死刑等五種刑，這是古來被判死刑者從未受過的羞辱。

太武帝後來又冤枉誅殺太子，不久之後，自己又被宦官宗愛所殺。當時的人都說，太武帝及崔浩，是由於毀滅佛法，所以遭到這樣的報應。

周武帝

周武帝好食雞卵。一食數枚。有監膳儀同名拔彪。常進御食有寵。隋文帝即位。猶監膳進食。開皇中暴死。而心尚暖。家人不忍殯之。

三日乃蘇。能語先云。舉我見王。爲周武帝傳話。既而請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喚。隨至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穴中。纔到穴口。遙見西方有百餘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同拜。帝曰。王喚汝證我事。汝身無罪。言訖即入穴中。

使者亦引儀同入。便見宮門。引入庭。見武帝共一人同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汝爲帝作食。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不識白團。顧左右。左右教曰。名雞卵爲白團也。儀同即答。帝常食白團。實不記數。

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須出之。帝慘然不悅而起。忽見庭前。有一鐵床。並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臥床上。獄卒用鐵梁押之。帝脅割裂。裂處雞子全出。俄與床齊。可十餘斛。乃命數之訖。床及獄忽皆不見。帝又已在王坐。王謂儀同還去。

有人引出至穴口中。又見武帝出來。語儀同云。爲聞大隋天子。昔曾與我共事。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身爲帝爲減佛法。極受大苦。可爲吾作功德也。

於是文帝敕天下人。出一錢。爲追福焉。

周武帝喜歡吃雞蛋，一次就吃好幾枚。拔彪是監管膳食的儀同，由於經常侍候皇帝吃飯而得寵。後來隋文帝即位，他還留任原職。開皇年中他忽然暴斃，由於心還暖，所以家人不忍心把他埋葬。

三天之後他醒了過來，一開口就說：「帶我去見皇上，我要替周武帝傳話。」於是大家就替他安排求見，隋文帝就問他要傳什麼話，他說：

暴死之後，我就聽到有人叫我，我就跟著他到一個大地穴的地方。那兒所有的路，都是通入地穴的。我才走到穴口，遙見西方有一百多人騎馬而來，他們護衛著一位好像國王的人。等到他們騎進穴口，一看才知道那人就是周武帝。於是我就向武帝禮拜。武帝說：「閻羅王

傳喚你來作證我的事，你本身沒有罪。」講完話武帝就進入穴裡。

使者也帶我進入穴中，見到宮殿的大門。使者帶我進入宮庭裡，我見到武帝和一個人一起坐著，武帝對那人似乎十分恭敬。原來那人就是閻羅王，使者叫我向閻羅王禮拜。冥君就問我說：「你替武帝準備飲食的這些年來，武帝前前後後共吃了幾枚白團？」我不知道何謂白團，就看左右的人。左右的人告訴我說，白團就是雞蛋。於是我就回答說：「武帝經常吃白團，但是數目有多少，我從未去算過。」

冥君就向武帝說：「這個人沒有算多少枚，所以我們要通通把它弄出來計算。」武帝一聽，不禁一臉悽慘之相，很不高興的站了起來。忽然宮庭的前面出現了一張鐵床，還有幾十名獄卒，全都長得牛頭人身，而武帝已經身臥床上。這時獄卒就用鐵樑來壓武帝，武帝的兩脅因而割裂。在割裂處雞蛋不停湧出，不久就堆積得有床那麼高，幾乎有十幾斛之多（五斗爲一斛）。冥君就叫獄卒計數，數完之後，床和獄卒忽然又都不見了，而武帝又已經坐在位子上。冥君就告訴我可以走了。

於是就有人帶我出到穴口，這時武帝出來告訴我說：「你替我傳話大隋國的天子，他以前曾經是我的同事，而現在國庫內的金玉布帛，也都是我儲蓄的。由於我生前爲帝王時毀滅佛法，所以現在受大苦，請他替我作功德。」

於是隋文帝就通令天下，每家出一錢，替北周武帝作功德來超度他。

冀州小兒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鄰家雞卵。燒而食之。後早朝村人未起。其父聞外有人叩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

見一人云。官喚汝侵。兒曰。喚我役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出村門。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此兒忽見道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甚麗。兒怪曰。何時有此。使者呵之使勿言。

因引至城北門。令兒前入。兒入度間。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纔沒踝。兒忽呼叫。走赴南門。垂至而閉。又走東西北門。亦皆如是。未往則開。既至便闔。

時村人出田。男女大小皆見此兒在耕田中。口似啼聲。四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且來如此遊戲不息。

至午食時。採桑者皆歸。兒父問曰。見吾兒不。桑人答曰。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

之。

視其足。半脛已上。血肉焦乾。其膝以下。洪爛如炙。抱歸養療。髀肉如故。膝下遂爲枯骨。

鄰里聞之。共視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於是邑人。男女大小。皆持戒練行。

隋朝開皇年初，冀州城外，有個十三歲的小男孩，經常偷鄰居的雞蛋煮來吃。有一天早上，村人都尚未起身之時。他的父親聽到有人敲門，在叫他兒子，他就叫兒子出去應門。

兒子開門後，見到門外有一個不認識的人跟他說：「有人告你偷東西，官府要傳喚你。」兒子向父親說：「是叫我去服勞役的。」就要進屋內帶些衣服和乾糧。使者說：「不用了。」於是就帶這小孩子出了村門。村子的南邊原本是桑樹田，已經耕耘過，正等著下種。而這兒現在卻有一座小城，四面都是門樓，且色彩艷麗。小孩覺得很奇怪，就問道：「什麼時候蓋的這座城？」使者呵斥他，不許他說話。

使者把他帶到城的北門，叫他進去。小孩正進城門時，城門就忽然關閉起來。他一看城內一個人也沒有，是一座空城。而地上都是深到腳踝的熱灰碎火，他嚇得大聲呼叫，奔走到南門，快到南門的時候，門就關了起來。他又往東、西、北門奔走，情形都是一樣。還未到

時門是開的，快走到時門就關閉。

這時村裡的人陸續到田間工作，男女老少都看到這個小孩子，在尚未下種的桑田預耕地裡四方奔跑，口裡好像在呼叫什麼。大家都說，這個小孩發狂了嗎，怎麼跑到這兒來遊戲個不停呢。

中午吃飯時間，採桑葉的人都回家了。小兒的父親問人說：「有沒有看到我的兒子呀？」採桑人回答說：「你兒子在村子的南邊奔走遊戲，叫都不肯來。」做父親的出了村子，遠遠的就看到兒子在奔走。他就大聲叫他兒子的名字，才叫一聲，兒子就停止奔跑，而城牆和燒灰都不見了。小兒一見到父親，整個人就倒了下來，哭著說經過情形。

他父親看他的腳，小腿一半以上，血肉都燒乾了。膝蓋以下，大部分爛得像被炙過一樣。父親把他抱回家療養，後來大腿肉如故，而膝蓋以下則成爲枯骨。

鄰里聽聞這件事後，就到小兒走過的地方去看，大家都走得很順利通暢，地上也沒有看到熱灰碎火。此後該邑之人，不管男女老幼，通通都持戒修行。

趙士亡女

長安市里風俗。每歲元日以後。遞作飲食相邀。號爲傳坐。東市筆工趙士。次

當設之。有客先到如廁。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著青裾白衫。以級索繫頸。屬於碓柱。

泣謂客曰。我是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一百。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今在廚舍內西北角壁中。然雖未用。既已盜之。坐此得罪。今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白頂。

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其小女。死二年矣。遂於廚壁取得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

長安市里民間有一項風俗，就是每年元旦之後，就輪流請客吃飯，叫做傳坐。東市有位做筆的工人，叫做趙士，輪到作東。那天有位先到的客人去上廁所，看到碓上有個小女孩，大約十三四歲。穿著青裙白衫，頸上繫著級索，級索綁在碓柱上。

小女孩哭著向客人說：「我是這家主人的女兒，沒死以前，偷了父母一百錢，準備用來買脂粉。還沒來得及買就死了，錢藏在廚房西北角的牆壁裡。雖然錢還沒花用，但已犯了竊盜之罪，因此現在要償命給父母。」講完之後就變成了一頭白頸的青羊。

客人很吃驚，急忙報告主人。主人就問小女孩的像貌，才知道原來是兩年前去世的小女兒。於是就在廚房的牆壁裡找到錢，這錢似乎已經擺了很久。於是他們把這頭羊送到寺廟去

放生，全家從此不再吃肉。

潘果

京兆潘果。年未弱冠。以武德中。任都水小吏。下歸與里中少年數人。出田遊戲。過於塚間見一羊。爲人所遺。獨立食草。

果因與里中年少捉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而鳴。果懼其主聞。乃拔去其羊舌。乃無聲。於是夜烹食之。

後一年。果舌漸小。遂銷盡。陳牒解職。富平縣尉鄭餘慶。疑其詐也。開口驗之。乃全無舌。看本處。纔如豆許不盡。怪問之。果盡以實答其狀。

縣官教爲羊追福。果乃受五戒。大修福。後一年舌漸生。尋平復如舊。詣縣自陳。縣官用爲里正餘慶。貞觀十八年爲監察御史。

京兆尹潘果，二十歲以前，在武德年中，是都水地方的小吏。有一次他和鄉里的幾位少年朋友到田裡遊戲，經過墳場時，看到一頭被人遺失的羊，正在吃草。

他和朋友合力把羊捉住，然後帶回家裡。走在路上時，羊不停的鳴叫。潘果怕被失主聽到，於是就把羊的舌頭拔掉，免得牠再出聲。到了晚上，潘果就把羊宰殺烹食了。

一年之後，潘果的舌頭漸漸變小，最後幾乎已經沒有舌頭了，他只得交出公牒辭職。富平縣尉鄭餘慶以爲他騙人，就要他開口檢查，果然舌頭全無，只留根部像豆子般大小。鄭餘慶覺得奇怪就問他原因，他也老老實實把實情和盤托出。

縣官就教他要替羊做福德超度，而潘果也受了五戒，修了很多福業。一年之後，他的舌頭又漸漸長了出來，最後終於恢復正常的舌頭。於是他就到縣官那兒去報告，縣官就派他當里正餘慶。到了貞觀十八年，還當上了監察御史。

王五戒

隋大業中。洛陽人姓王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日當有人。與我一頭驢。至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

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亦十許年矣。寒食日。妹來歸家。家有驢數年。洛下俗。以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

墓在伊水東。欲度伊水。驢不肯度。鞭其頭面。被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還在本處。

是日妹獨在兄家。忽見母入來。頭面血流。形容毀瘁。號泣告女曰。我生時避

汝兄。送米五升與汝。坐此得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

今日欲度伊水。水深畏之。汝兄以鞭捶我。頭面盡破。仍許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可太非理相苦也。言訖走出。尋之不見。

女記其傷狀處。既而兄還。女先觀驢頭面傷破狀。女抱以號泣。兄怪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度。及失還得之狀同。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涕淚交流。不食水草。

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爲食草。驢即爲食草。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粟豆。送五戒處。乃復飲食。後驢死。妹收葬焉。

隋朝大業年中。洛陽有位姓王的，時常講一些將來會發生的事，由於很靈驗，閭里都很尊敬他，信任他。因爲他持五戒，所以稱他爲王五戒。有一天他忽然跟人說：「今天會有人，送我一頭驢。」到了中午，果然有人牽了一頭驢來送他，並且涕泣著說經過。

那人早年喪父，寡母把兄妹二人養大，女兒嫁出門之後，母親也過世了，至今已十幾年。今年，妹妹於寒食節之日回家。洛陽的習俗是，寒食日要持酒及食物去祭拜祖墓，於是這人就騎了家裡的驢子去掃墓。

墓在伊水的東邊，因此要度伊水，但是驢不肯度水。於是他就用鞭子打驢的頭臉，使得

驢受傷而流血。後來總算到了墓地，他就放驢去吃草，自己就掃墓祭祀。不久，驢居然不見了。過了好一會，驢才又再出現。

當天妹妹一個人在哥哥的家裡，忽然見到亡母進門。她的頭及面都在流血，看起來十分憔悴。她哭著告訴女兒說：「我活著的時候，不讓妳哥哥知道，偷偷送了五升米給妳。因為這樣而受到了驢身的罪報，還妳哥哥的債也五年了。」

「今天因為水深，我怕度伊水。結果你哥哥拿鞭子抽我，頭和臉都被他打傷。還說回家後，要再狠狠的打我。我特別來告訴你，我欠他的債已經快還完了，豈可再如此無理的讓我吃苦。」說完母親就走了，女兒出門也遍尋不見。

女兒記著母親受傷的地方，等到兄長回家時，她就立刻去觀看這頭驢子頭面的破傷情形，結果一模一樣。於是她就抱著這頭驢大哭，哥哥見狀甚覺怪異，忙追問原因，妹妹就講給他聽。兄長也說這頭驢起初不肯度水，後來又失蹤，又出現的情形。於是兄妹二人，抱著驢大哭，驢也流下眼淚，而且不飲不食。

兄妹就跪下來請說：「如果真是我們母親的話，就請您吃草證明。」驢聽了之後，就馬上吃草，然後就不再進食。兄妹倆沒有辦法，只好準備了粟豆等糧食，送到王五戒那兒放生，驢才再飲食。後來驢死了之後，妹妹就把牠收去埋葬了。

宋司馬文宣

宋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法。元嘉九年丁母難弟喪。月望旦忽見其弟身形。於靈座上。不異平日。迴遑歎嗟。諷求飲食。

文宣乃試與言曰。汝平生時修行十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若在人道。何故乃生此鬼中耶。沉吟俯仰。默然無對。

文宣即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且靈床之鬼。是魘魅耳。非其身也。恐兄疑怪。故詣以白兄。

文宣明旦請僧轉首楞嚴經。令人撲繫之。鬼乃逃入床下。又走戶外。形稍醜惡。舉家駭懼。詈叱遣之。鬼云。餓乞食耳。積日乃去。

頃之。母靈床頭有一鬼。膚體赤色。身甚長壯。文宣長息孝祖。與言往反。答對周悉。初雖恐懼。末稍安習之。鬼亦轉相附狎。居處出入。殆同家人。於時京師傳相報告。往來觀者。門巷疊跡。

時南林寺有僧。與靈味寺僧含沙門。與鬼言論亦甚欵曲。鬼云。昔世嘗爲尊貴。以犯衆惡。受報未竟。果此鬼身。去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癘。所應鍾災者。

不忤道人耳。而犯橫極衆。多濫福善。故使我來監察之也。

僧以食與之。鬼曰。我自有糧。不得進此食也。

含曰。鬼多知。我生何來。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來。出家因緣本誓願也。問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對。具有靈驗。

含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爲久留。

鬼曰。此間有一子女。應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難可得。比日稽留用此故也。藉亂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後不甚見形。後往視者但聞語耳。時元嘉十年也。

至三月二十八日。語文宣云。暫來寄住。而汝傾家營福。見畏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聽汝寄住。何故據人先亡靈筵耶。

答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屬。此座空設。故權寄耳。於是辭去。

南朝時宋國的司馬文宣，是河內人，頗爲信佛。元嘉九年時，母親與弟弟相繼去世。在十五號的早上，忽然見到弟弟坐在自己的靈座上，不停的嗟歎不安，要求飲食。

文宣試著跟他交談說：「你生前平常就修行十善，照佛經上所言，你應該可以生天，或是生在人道，爲何如今生在鬼道呢？」那個鬼沉吟半天，無言以對。

當天晚上，文宣夢到他弟弟跟他說：「我生前修善，現在已經獲得善報生天了。上午靈

床上的鬼，是魔魅，不是我。爲了怕你懷疑覺得奇怪，所以特別來告訴你。」

第二天早上，文宣就請僧人誦首楞嚴經。然後又叫人把鬼捉起來，鬼起初逃到床底下，後來又走到門外，這時鬼的形像變得比較醜惡。文宣全家都很害怕，厲聲呵斥要鬼離開。鬼說：「我只不過是飢餓來乞食而已。」結果這個鬼，好幾天之後才走。

不久，文宣母親靈位床頭又有一個鬼出現。這個鬼身體是赤色的，長得很高大健壯。文宣的長子孝祖，和鬼交談，這個鬼回答得很詳細。起初家人有些恐懼，後來慢慢不害怕而習慣了。鬼也漸漸和他們親近熟悉起來，和他們同居相處，猶如一家人般。當時京城大家都相傳這件事，到他們家來看鬼的人絡驛不絕。

南林寺及靈味寺的僧人，和鬼很談得來。鬼說：「生前我也是個尊貴的人，因爲犯了很多罪惡，得了鬼身，至今尚未受報完。去年有四百部鬼，奉命來大行疾癘，讓命該絕的人得災，不去打擾修行人。但是這些鬼有些做的過了頭，也讓修福修善的人罹難，因此冥府派我來監察這件事。」

僧人拿食物給他吃，鬼說：「我自己有糧食，不能吃你們的食物。」

靈味寺僧含沙門問他說：「鬼大多都能知道很多事，我想請問你，我前生是從那裡來的，這輩子又爲何會出家呢？」鬼回答說：「你前輩子也是人，你出家是由於自己發願之故。」

另外他們又問了很多人生死之事，他都回答得很對，而且很靈。

含沙門又問說：「人道和鬼道不同，你既不求人間的飲食，爲何在人間逗留這麼久呢？」

鬼回答說：「我要收捕這裡的一名女子，由於她戒律持得很好，所以很難捕到她，這就是我稽留這麼久的原因。在這兒打攪主人，實在很慚愧。」從此以後，他就很少再現形。以後來看鬼的人，也都只能聽見聲音而已，這是元嘉十年時候的事。

到了三月二十八日，鬼對文宣說：「我暫時寄住你家，而你們全家都這麼努力培福。我讓你們這麼麻煩，也不適宜久留了。」

長子孝祖說：「你可以寄住沒關係呀，不過爲什麼要住在我們先人的亡靈牌位呢？」

鬼回答說：「你們家的亡人，都已經投胎各有他們自己的眷屬了。這些靈座都是空的，所以我暫時方便借住而已。」於是鬼就告辭而去。

宋王胡

宋王胡者。長安人也。叔死數載。元嘉二十三年忽見形。還家責胡。以修謹有關。家事不理。罰胡五杖。傍人及鄰里。並聞其語及杖聲。又見杖瘢跡。而不睹其形。唯胡猶得親接。

叔謂胡曰。吾不應死。神道須吾算諸鬼錄。今大從吏兵。恐驚損墟里。故不將進耳。胡亦大見衆鬼紛鬧若村外。

俄然叔辭去曰。吾來年七月七日當復暫還。欲將汝行游歷幽途。使知罪福之報也。不須費設。若意不已。止可茶來耳。

至期果還。語胡家人云。吾今將胡游觀畢。當使還。不足憂也。故即頓臥床上。泥然如盡。

叔於是將胡遍觀群山。備觀鬼怪。末至嵩高山。諸鬼遇胡。並有饌設餘施。味不異世中。唯薑甚脆美。胡欲懷將還。左右人笑胡云。止可此食。不得將還也。

胡末見一處。屋宇華曠。帳筵精整。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爲設雜果檳榔等。

胡遊歷久之。備見罪福苦樂之報。乃辭歸。

叔謂胡曰。汝旣已知善之可修。何宜在家。白足阿練。戒行精高。可師事也。長安道人足白。故時人謂爲白足阿練也。甚爲魏虜所敬。虜主事爲師。

胡旣奉此練。於其寺中。遂見嵩山上年少僧者游學衆中。胡大驚與敍乖闊。問何時來。

二僧答云。貧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憶與君相識。

胡復說嵩高之遇。此僧云。君謬耳。豈有此耶。

至明日二僧無何而去。胡乃具告諸沙門。敍說往日嵩山所見。衆咸驚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乃悟其神人焉。

南朝宋國的王胡，是長安人。他死了幾年的叔父，在元嘉二十三年的時候，忽然回家現形。責備他沒有好好修身，而且也不理家事，因此罰打他五杖。傍邊的人及鄰里，都聽到叔父的聲音及罰杖聲，也見到杖打所現的癍痕，但卻見不到叔父的人，只有王胡一人得見。

叔父告訴姪兒說：「我不應該死的，不過因為神道須要我去替他們算諸鬼的記錄，所以才把我召去。今天來了許多官兵，我怕會驚動損害鄉里，所以沒有帶他們進來。」王胡也見到村外有一大堆鬼，鬧哄哄的。

不久叔父告辭說：「明年七月七日，我還會暫時回來，到時候我會帶你到陰間遊歷，讓你知道善惡的罪福報應。你們不須要張羅招待我，如果覺得過意不去，只要準備茶水就可以了。」

明年到期叔父果然回來，他告訴王胡家人說：「我現在帶王胡去遊觀陰間，看完就會送他回來，你們不用擔心。」於是王胡就頓然臥倒床上，好像死去般。

叔父就帶王胡到各座山上去參觀，遍見所有的鬼怪。最後到了嵩高山，諸鬼就請他們吃飯，王胡覺得菜餚的味道和人間差不多，只有薑特別的脆口甘美。他準備帶一些薑回人間，左右的人就笑他說，只可以在這裡吃，不可以帶回人間。

後來王胡又在嵩山，看到一處地方屋宇華麗空曠，帳幕擺設及家具都很精緻整齊，裡面有兩位年少的僧人居住。王胡就進去拜訪。兩位僧人招待他吃水果、檳榔等。

王胡在陰曹地府遊歷了很久，通通見到造罪修福所獲得的苦樂報應之後，就告辭要回人間。

叔父告訴他說：「你既然已經知道要修善，那就不應該再在凡俗的家裡了。白足阿練法師的戒律及道行都很精高，你可以拜他為師。」長安有位僧人，腳很白，所以當時的人就叫他白足阿練。當時的國君很尊敬他，尊他為國師。

王胡回人間後，就拜白足阿練為師，在老師的寺裡，他看到嵩山上的兩位年少僧人，也在游學的行列之中。他很驚訝，就與他們敘舊，問他們是什麼時候來的？

兩位僧人回答說：「貧道一向就住在這個寺廟，不記得以前見過你。」

王胡就提起在嵩高山的那次見面。僧人說：「你弄錯了，沒有這回事啊。」

第二天，兩位僧人沒有理由就不見了。王胡就把這件事告訴其他的沙門。大家都很驚怪，

就去找這兩位僧人，結果不知道他們在那裡，此時大家才覺悟，原來兩僧是神異之人。

隋皇甫兄弟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四十餘里。有一家姓皇甫。居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並皆勤事生業。仁慈忠孝。其第二弟名遷。交游惡友不事生活。

於後一時母在堂內。取六十錢欲令市買。且置床上。母向舍後。其遷從外來入堂。左右顧視不見人。便偷錢將出私用。

母還覓錢不得。不知兒將去。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得。母恨不清合家。遂鞭打大小。大小皆怨。

至後年遷亡。託胎家內母豬腹中。經由三五月，產一豬子。年至兩歲。八月社至須錢。賣遠村社家得錢六百文。社家將去。

至於初夜，遷驚覺合家大小。先以鼻觸婦。婦眠夢云。我是汝夫。爲取婆六十錢。枉受合家唐受拷楚。令我作豬。今來償債。今將賣與社家。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

婦初一夢。忽寤心驚。仍未信之。復眠還夢如是。豬復以鼻觸婦。婦驚著衣向

堂報姑。姑已起坐。還夢同新婦。兒女亦同夢見。

一夜裝束。令兒及將遷兄。並持錢一千二百。母報兒云。社家儻不肯放。求倍與價。恐天明將殺。馳騎急去。

去舍三十餘里。兒既至彼。不說已親。恐辱家門。但云不須殺。今欲贖豬。社家不肯。吾今祭社時至。豬不與君。再三殷勤不放。

兄兒怕急。恐慮殺之。私憑一有識解信敬人。曾任縣令。具述委曲實情。後始贖得。

既得豬已。驅向野田。兄語豬云。汝審是我弟。汝可急前還家。兒復語豬。審是我父。亦宜自前還家。豬聞此語。馳走在前還舍。

後經多時。鄉里並知。兒女恥愧。此鄰相嫌者並以豬譏罵。兒女私報豬云。爺今作業不善。受此豬身。男女出頭不得。爺生平之日。每共徐賢者交厚。爺向徐家。兒女送食。往彼供爺。

豬聞此語。瀝淚馳走向徐家。徐家離舍四十餘里。至大業十一年內。豬徐家卒。

隋朝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邊四十餘里處，有一家姓皇甫的，有兄弟四人。除了老二皇甫遷，結交不良的朋友，整天游手好閒，不事生產之外，其他兄弟都工作勤奮，仁慈忠孝。

有一天，他們的母親拿了六十錢準備到市場買東西，由於有事到屋後去，就順手把錢放在床上。這時老二從外面回來，見錢在床而四下無人，於是就偷了錢出去外面花用。

母親回房找不到錢，也不知道是老二拿走的，於是就審問全家。全家大小都否認有偷錢，母親很生氣。全家大小因而通通都被鞭打，大家心裡也都很怨恨。

兩年後老二死了，他託胎到家裡的母豬腹中。三五個月之後，小豬生下來了。這頭小豬長到兩歲時，家裡因為八月要拜土地神需要用錢，於是就把牠賣給遠村的社家，身價是六百文。社家就把小豬帶走。

賣到社家的第一晚，這頭豬就把自己的家人，大大小小都驚擾了。牠先託夢給他太太，牠用豬鼻碰他太太說：「我是妳先生，因為偷了母親六十錢，害全家被打，所以被罰做豬來還債。今天你們把我賣給社家，社家把我綁縛住，準備要殺我。妳是我太太，怎麼忍心不告訴家人好來贖我回去。」

他太太做了這個夢後，突然心驚肉跳驚醒了過來，可是她又覺得難以置信，於是又再繼續睡覺。接著又夢到同樣的夢，這下子她信了，趕緊起床穿衣，到廳堂向婆婆報告。誰知婆婆早已在廳堂等候，因為她也做了同樣的夢。不僅如此，他們的兒女也同樣都夢見了。

全家連夜準備去贖老二回來。皇甫遷的太太叫兒子和伯父一起去，並帶了一千二百文錢。

母親告訴兒子說：「要是社家不肯放豬的話，就給他們雙倍的價錢。」他們怕天亮就要殺豬，於是飛快的騎去。

騎了三十幾里，到了社家。兒子不說豬是自己的父親投胎的，爲的是怕侮辱家門。因此他只說要贖豬，不須要殺豬。社家不肯給，因爲他們拜土地神的時間也快到了。雙方再三都不肯讓步。

皇甫遷的哥哥和兒子都急了，怕社家真要殺豬。於是就找來一位認識的人，此人曾任縣令，有見解，能獲人信任尊敬。把實情原原本本告訴他，託他做調解人。最後終於贖回了這頭豬。

拿回豬之後，他們就把牠趕到野地田裡。哥哥跟豬說：「如果你真是我弟弟的話，你可以自己走回家。」兒子也向豬說：「如果你真是我父親的話，也可以自己回家。」豬聽了之後，就自己直奔老家。

時間久了之後，鄉里都知道這件事了。兒女都覺得很羞恥慚愧，跟他們有嫌隙的鄰里，還用豬這件事來譏笑責罵他們。因此兒女私下對豬說：「爹爹您做了不善的業，受到了豬身的報應。我們做子女的，因此而沒辦法出頭。生前您和徐賢者是好朋友，交情深厚。不如您住到徐家去，我們會到徐家，給您送飯去。」

豬聽到子女這番話，流著眼淚走向徐家。徐家離他老家有四十餘里。大業十一年內，這頭豬就在徐家過世了。

隋趙文若

後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殮。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

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汝示其受罪之處。

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牆孔。令文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大辛苦。得度牆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衆多豬羊雞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償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

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節節分張。人各飲噉。何故諱之。

文若見畜引實。不敢拒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求與諸畜。得活之時。具修福善報謝。諸畜見爲修福。一時放卻。

其引使人過。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處訖。王付一盃釘。令文若食之。並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以手足。然後放過。

文若得蘇。具說此事。然患頭痛及以手足。久後修福痛漸得差。從爾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疏。並勸受持般若。

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似如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云。汝不爲吾欲殺生不。驛長答云。實爲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羖犝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卻。吾與價直贖取放之。

隋朝大業年中，雍州長安縣人趙文若，死了七天之後，舉行大殮。正要把他裝進棺材時，他卻忽然縮起一隻腳。家人很懼怕，不敢把他放進棺材。他活過來之後，家人非常歡喜，問他死後的經過情形。

文若說，他死了之後，有人帶他去見閻羅王。冥君問他，生前有作那些福業？文若回答說，生前他念金剛經。冥君很讚歎，說：「善哉，修這種福最第一。不過你雖修了善福，還

是要帶你去你要受罪的地方。」

冥君就叫一個人帶文若去。他們向北方走了十步，到一個牆孔處，使者叫文若進入孔中。文若在牆孔時，隔壁有人用手把他的頭往洞口拉，痛得不得了。出了牆到外面，他見到大地獄，有鑊湯等種種罪人受苦的器具，罪人在地獄中受的種種苦，說也說不完。

這時，有一群豬羊雞魚鵝鴨等畜生，紛紛向文若索償命債。文若說：「我沒有吃你們呀，怎麼來向我索命呢？」

這些畜生一個個都說出被文若吃的時間及地點，及被吃的部位，還有一起飲食之人。

文若見畜生個個都有實證，因此不敢再出言反駁，只有一心念佛，深深懺悔以往食肉之罪過。他跟這些畜生約定，他生返人間之後，一定要修福超度牠們。諸畜聽後就放過他。

隨後使者又帶文若回到冥君處，說文若該去的地方都去了。冥君就給文若一碗釘，叫文若吃下去。又用五根釘子，分別釘在他的頭頂及兩手兩足處，然後才准許他返人間。

這就是文若甦醒之後，所說的經歷。回陽之後，文若的頭及手足經常疼痛，後來經過長久的修福，疼痛才漸漸除滅。從此之後，他精勤誦持金剛經，不浪費時間。不管是在家眾或出家眾，不管是親屬或是普通朋友，他一律勸他們念金剛經。

有一次，他出差到一驛站，他在驛廳上假寐。忽然夢見一個青衣婦女，很急速的走來向

他求救。文若驚醒過來，急忙喚驛長來問說：「你是否爲了我而要殺生呀？」驛長回答說：「確實要爲您殺一頭小羊。」文若又問：「這頭羊什麼顏色？」對方回答說：「是青殺特羊。」文若說：「趕快放了牠，我用錢贖牠去放生。」

唐趙文信

唐遂州人趙文信。至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得蘇。即自說云。初死之日。被人遮擁驅逐將行。同伴十人。並共相隨至閻羅王所。

其中見有一僧。王先喚師問云。師一生已來修何功德。師答云。貧道從生已來。唯誦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忽即驚起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師審誦般若。當得昇天出世。何因錯來至此。王言未訖。忽有天人來下引師上天去。

王後喚遂州人前。汝從生已來修何功德。其人報王言。臣一生已來不修佛經。唯好庾信文章集錄。王言。其庾信者是大罪人。現此受苦。汝見庾信頗會識不。其人報云。雖讀渠文章。然不識其人。

王即遣人引出庾信。令示其人。乃見一龜。身一頭多。龜去少時。現一人來。口云。我是庾信。爲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雜糅俗書。誹謗佛法。謂言不及孔

老之教。今受罪報龜身苦也。

此人活已。具向親說。遂州之地。人多好獵採捕蟲魚。遠近聞見者。共相鑒誠永斷殺業。各發誠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絕。

唐朝遂州人趙文信，在貞觀元年時暴死，三天後醒過來說，剛死的那天，和十名同伴，一起被驅逐著走，一直走到閻羅王那兒。

他們之中有一名僧人，冥君就先問僧人說：「師父這一生都修了些什麼功德？」僧人回答說：「貧道一生已來，就只讀誦金剛般若經。」冥君一聽立刻起身合掌讚歎說：「善哉善哉。師父既然熟讀般若，應當生天出世才對，什麼原因誤到此地呢？」冥君的話還沒說完，忽然有位天人來，把僧人帶到天上去。

接著冥君就叫趙文信前來，問他這一生修了什麼功德？文信回答說：「我這一生都沒念佛經，只喜歡讀庾信的文章集錄。」冥君說：「庾信是個大罪人，現在正在此間受苦，你可見過庾信？」文信說：「我雖然讀他的文章，但不認識他。」

冥君就派人把庾信帶來，給文信看。結果是一隻烏龜，只有一個身體卻有很多個頭。烏龜離去後不久，突然現出一個人出來，這個人說：「我就是庾信，由於生前喜歡寫文章，妄引佛經雜在俗書裡。誹謗佛法，說佛法比不上孔子跟老子的教理。因此現在受多頭龜身的痛

苦罪報。」

文信活過來後，向親屬說的這些事，使得原本喜歡打獵採捕蟲魚的遂州人，互相告誡而永斷殺業。大家都誠心持誦金剛經，這種風氣至今不絕。

唐姜滕生

冀州故觀城人姜滕生。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數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

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爲我續手。令爾即差。

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黍地裡打雀。於故村佛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

有人見者云道。裂經大罪。滕生反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總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

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雇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癒。鄉人號爲聖像。其堂及像並皆見在。

冀州故觀城人姜滕生，在武德末年時，忽然生很嚴重的病。於是就進入蒙山去治療，多

年都不見好轉。後來回家時，身體上長了膿爛的瘡，手指甲及腳指甲都掉落了。

有一天晚上，他夢見一尊大約三尺長的白石像向他說：「你把我的手接起來，我就讓你的病痊癒。」

到了早上，姜滕生忽然想起在武德初年，他在黍地趕麻雀時，曾到故村的佛堂裡，把維摩經撕開來，用來綁在杖頭上嚇麻雀。

有人看到他這麼做，就告訴他說：「把佛經撕裂是大罪。」滕生聽了以後，不僅不悔改，反而很凶狠的惡罵那人。還跑入佛堂裡，打白石像，把佛像的右手都打斷了。他夢中所見的白石像，原來就是故村的佛像。

於是他趕緊到佛像前面頂禮，誠心誠意悔過。他雇了石匠把佛的手續回去，並請人抄寫了四十卷經，還造了一間精舍。結果在一年之內，他的病就痊癒了。鄉人都稱這尊佛像為聖像，該佛堂及佛像至今猶存。

唐咸陽婦人梁氏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蘇。自云。被人收將至一大院內。見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以不。有人更

賈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敕左右即欲放還。

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

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

即令一人拔舌，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

初似落深崖。少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

至今猶存。

唐朝咸陽有個姓梁的婦女，在貞觀年中死亡，七天之後又活過來說，她被人帶到一個大院子裡，院子裡有個大廳。大廳中有一位官員坐在桌邊，手上拿著筆，旁邊有很多侍者。官員問說：「這個婦女是否應該死？」於是就有人又呈了一個案子說：「她和應該死的人姓名一樣，所以被誤帶來地府。」官吏就要左右放她回陽。

梁姓婦女卻自己問官吏說：「不知我是否還有別的罪，如果有的話，我乾脆受完罪罰再回陽好了。」

於是官吏就叫人查她的底案，查出來的結果是，她有挑撥是非及惡口罵人的罪。

因此，梁姓婦女要受罰。有一人就她的舌頭拉出來，一個人拿斧頭斫擊她的舌頭，一天斫四次，一共七天。受完罰之後，才送她回來。

回陽的時刻，起初覺得像掉落深深懸崖般，一下子之後又覺得像睡眠。之後，就醒過來了。家人檢視她的舌頭，發現腫爛得厲害。從此以後梁姓婦女就不再喝酒吃肉了，現在她還活著。

唐傅弈

唐太史令傅弈，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文曆數。聰辯能劇談。自武德貞觀。二十許年。常爲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爲磚瓦之用。至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

初弈與同伴傅仁均。薛蹟。並爲太史令。蹟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蹟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蹟曰。因先所負錢當付誰。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蹟問泥犁人是誰。答曰。太史令傅弈是也。旣而寤。

是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已在一處。多見先亡人。長命問。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當定有不。答曰。悉皆有之。又問曰。如傅弈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罪福定有。然傅弈已被配越州爲泥犁人矣。

長命旦入殿見薛蹟。因說所夢。蹟又自說泥犁人之事。二人同夜聞相符合。共

嗟歎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願既見徵。乃送錢付奔。並爲說夢。後數日間而奔忽卒。初亡之日大有惡徵。不可具說。

唐朝太史令傅奔，原本是太原人，隋朝末年才搬至扶風。年少時就十分博學，對於天文曆數都很有研究。是個聰明、好辯，能暢談的人。從武德到貞觀年中，當了二十多年的太史令。他一點都不信佛法，很輕視出家人，還把佛像拿來當磚瓦使用。到了貞觀十四年的秋天，突然病死。

當初傅奔、傅仁均及薛躓，三人同爲太史令。薛躓欠仁均五千錢還未還，而仁均就已經亡故了。有一天薛躓夢到仁均，言語和平常一樣。薛躓就問仁均說：「我以前欠你的錢，要付給誰呢？」仁均說：「可以付給泥犁人呀。」薛躓問說：「誰是泥犁人？」仁均回答說：「太史令傅奔就是泥犁人。」於是薛躓就醒過來了。

當天晚上，少府監馮長命也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到了一個地方，那兒有很多是已故的人。長命就問說：「佛經上說，造惡得罪造善得福的報應之說，不曉得是否一定有？」亡者回答說：「當然有。」長命又問說：「像傅奔這種人，生平不信佛法，死了會受什麼報應？」亡者回答說：「善惡罪福一定是有的，至於傅奔，已經被發配到越州的泥犁地獄去了。」

長命第二天早上入殿見到薛躓，就把自己做的夢告訴他。薛躓也把泥犁人的夢告訴長命，

發現兩人同一夜做的夢，居然暗中吻合。於是二人都嗟歎罪福這種事，不可不信。薛躓就照夢中所言，把錢拿給傅奔，並把夢中之事告訴他。幾天之後，傅奔忽然就死了。他死的那天，有很多凶惡的事情，多得說不完。

唐兗州人

唐兗州鄒縣人。姓張忘字。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太山。因而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並諸子等。皆現形像。

張時徧禮拜訖。至於第四子。傍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張獨祝曰。但得四郎交游詩賦舉酒。一生分畢何用仕宦。

及行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四郎曰。向見兄垂股。故來仰謁。因而言曰。承兄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前途將有災難。不復須去也。張不從之。執別而去。行經一百餘里。張及同伴夜行。被賊劫掠。裝具並盡。張遂祝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

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卻來本所。四郎命人決杖數十。其賊胫膊皆爛。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相呼也。

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處。大呼四郎。俄而即至。乃引張云。相隨過宅。即有飛樓綺觀架迴陵虛。雉堞參差非常壯麗。侍衛峻峙。同王者所居。

張既入中無何。四郎即云。須參府君始可安坐。乃引張入。經十餘重門。趨走而進。至大堂下謁拜。而見府君。非常偉絕。張時戰懼。不敢仰視。判官判事。似用朱書。字皆極大。

府君命侍宣曰。汝乃能與我兒交游。深爲善道。宜停一二日譙聚。隨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海陸畢備。絲竹奏樂。歌吹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一宿。

張至明旦。因而游戲庭序。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妻於衆官人前。著枷而立。張還堂中。意甚不悅。四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

即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走下階並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知。遂召錄事。錄事許諾云。乃須夾此案於衆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

司法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嘗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歸。

張與四郎。涕泣而別。四郎乃囑張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壽。

張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去舍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怖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己殯。

即呼兒女。急往發之。開棺見妻忽起即坐。輒然笑曰。爲憶男女。勿怪先行。於是已死。經六七日而蘇也。

唐朝兗州鄒縣，有位姓張的，曾當過縣尉。貞觀十六年時，要到京城參加選官。途中經過泰山。衆人就進廟祈福，廟內有泰山府君及夫人、諸子的圖相。

姓張的每一幅相都禮拜，其中府君的第四子長得很俊秀。他們同行共五人，只有張對第四子的像說：「只要能 and 四郎結交同游，一起吟詩作賦飲酒，這輩子就滿足了，還何必當什麼官呢。」

離了泰山廟之後，他們向前行數里之遙。忽然有幾十個人騎馬揮鞭來到，侍衛說他們的主人是四郎。府君兒子四郎向張生說：「剛才見到張兄殷勤垂顧，所以特別來拜望。」四郎又告訴張生說：「張兄雖然想選官，但是今年不會被選上。而且前行可能會有災難，我看你還是不要去京城比較好。」

張生不聽勸，一番寒暄之後，兩人就分手了。他們這群人又走了一百多里之後，張生和

同伴夜間趕路，結果被盜賊劫掠一空。張生因此而祝禱說：「四郎怎麼不來幫我呢。」不一會，四郎的車騎就來了，兩人驚嗟良久。

然後四郎就命令左右追捕盜匪，這些盜賊就糊裡糊塗，跌跌撞撞的，又回到了搶劫的地方，四郎罰他們每人杖幾十下，臂膊都打爛了。後來他們分手時，四郎指著一棵大樹告訴他說：「張兄，等你回來路過此地的時候，在此地叫我就可以了。」

那年張生果然未被選上當官，於是就打道回府。路過大樹時，他就大叫四郎。不久四郎就出現，他把張生帶到他家。張生看到四郎住的地方，有飛樓綺觀，屋宇城牆高低參差，十分壯麗，侍衛林立，如同國王的宮殿。

不久，四郎就說，要先參拜府君之後，才可以展開一切的活動。於是就帶張生經過十幾重門戶，到大堂下謁拜。張生當時戰抖驚懼，不敢抬頭仰視府君，只覺得府君十分高大威嚴。他看到判官判案子，似乎都用紅筆，而字都寫得很大。

府君叫侍者宣布說：「你能和我的兒子結交同遊，非常好。可以停留一兩天歡聚，之後就可以走了。」之後，四郎就帶張生到另外一個別館，請他吃山珍海味，宴飲之間，還有樂器演奏，歌者唱歌，以娛嘉賓。當晚他和四郎同房而眠。

第二天早上，張生就自己到各處去邇達。在其中一個院子裡，張生看到他的妻子戴著枷，

站在衆官吏的前面。於是他回到堂房，很不高興。四郎覺得很奇怪，急忙問緣故。張生就把他看到妻子的事說了，四郎吃了一驚說：「我不知道大嫂到地府來了。」

四郎於是親自到司法部門去探問，那兒大約有幾十人。他們見到四郎來，都走下階站立聽候差遣。四郎用手招一名司法來，問張生妻子之事。司法報告說：「不敢違背您的命令，不過必須要告訴記錄的人知道。」於是就把錄事召來，錄事說：「這件事沒問題，不過要把這件案子，夾在所有案子之中，好方便判案的人。」

於是司法就下判斷說：「在考核此案時，發現這名婦女曾經有寫經持齋的功德，不應該現在就死。」因此就把張生的妻子放了。

張生與四郎，臨別依依，相對涕泣。四郎囑咐張生說：「只有作功德，才可以延長壽命。」張生就騎他自己的馬，而他妻子則向四郎借馬，兩人一起回家。妻子雖然只是神識而已，但外表看來和平常沒有不同。在離家門大約百步左右時，妻子忽然不見。張生嚇壞了，趕緊回家。一進家門，就聽到全家男女的哭聲，才知道妻子已經埋葬了。

於是他立即帶領兒女，急忙到墳墓去挖掘。開棺之後，妻子忽然就坐了起來，並對他蹶然一笑說：「因爲我想念子女，所以不要怪我比你先走一步。」這時已經距離她死亡的日子，有六七天之久。

唐李義琰

唐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爲華州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讎怨家所害。詣縣陳請。義琰案之不能得決。

夜中就燭委細窮問。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即至。猶帶被傷之狀云。某被傷姓名。被打殺置於某所井中。公可早檢。不然恐被移向他處。不可覓得。

義琰即親往覓。果如所陳。尋而讎家云始具伏。

唐朝隴西的李義琰，在貞觀年中當華州的縣尉。該縣有一天有人失蹤，遍尋不著。失蹤者的父親和哥哥，懷疑是某一個仇家害的，於是就到縣衙陳情。義琰接受申告後，卻苦於沒有證據。

晚上他就在燭光下苦苦思索案情，亡者的靈魂出現了都不知道。後來身帶傷狀的亡者告訴義琰說：「我是某人，被某人殺死丟在某井中。請大人早點去檢查那口井，不然的話恐怕屍體會被移走，到時就找不到了。」

義琰馬上就親自去找，果然在那口井中發現屍體。由於證據確鑿，仇家才俯首認罪。

唐盧元禮

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爲泗州漣水縣尉。曾因重病悶絕。經一日而蘇。云有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禮遂至此官人座上。踞床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捉腳。擲元禮於陛下。良久乃起。

行至一別院。更進向南入一大堂中。見竈數十百口。其竈上有氣轟然。如雲霧直上。沸聲喧雜。有同數千萬人。元禮仰視。見似籠盛人。懸之此氣之上。云是蒸罪人處。

元禮遂發願大語云。代一切衆生受苦。遂解衣赤體。自投於釜中。因即昏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沙門。挽元禮出云。知汝至心。乃送其歸。忽如睡覺。

遂斷酒肉。經三四歲。後卒於洛。

唐朝范陽人盧元禮，貞觀末年時是泗州漣水的縣尉。他曾經病重而昏死過去，一天之後醒過來說，有人帶他到一個府宅。府宅內有位官吏，但無侍衛。於是元禮就自己跑到官吏的位子上去坐，官吏看了侍者一眼。侍者就走過去，一手捉頭，一手捉腳，把元禮擲在階下。這下元禮可摔得不輕，掙扎了很久才爬得起來。

爬起來之後，元禮又走到別的院子去，向南邊進入一個大廳堂。見堂內有幾百口竈，竈

上煙氣，如雲霧般直往上冒。他又聽到似乎有幾千萬人的嘈雜聲。抬頭仰視，見每口竈上懸著巨大的蒸籠，籠內似乎盛滿了人。原來這是蒸罪人的地方。

元禮於是就發願，大聲說：「要代替一切衆生受苦。」他就把衣服脫掉，赤裸裸的跳入釜中。當時他立即就昏了過去，一點也不覺得痛。不久有一個沙門，把他從釜裡帶出來說：「我們知道你是真心要代衆生受苦的。」於是就送他回來，他就睡著了。

自從回陽之後，元禮就斷了酒肉。三四年之後，他就在洛陽去世了。

唐僧玄高姪兒

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趙氏。其兄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爲兒。馬家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爲孫。宗即與其同村也。其母不信。乃以墨點兒左脅。作一大黑子。

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孃爲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墨子。還在舊處。

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于今現存。已年十四五。

相州滄陽縣智力寺的僧人玄高，俗姓趙。他兄長的兒子，也就是他的姪兒，前世是同村子裡馬家的兒子。馬家的兒子在貞觀末年死了，臨死前，小孩向母親說：「我和趙宗他家，有宿世因緣。我死了之後，要給趙宗當孫子。」他母親聽了不肯相信，就拿墨汁，點在兒子的左脅上，做了一個大大的黑子。

而趙家的妻子，卻夢見一個小孩來跟她說：「我來給娘您當兒子。」於是趙妻就有了身孕。趙妻覺得夢裡的小孩，活脫脫就是馬家的兒子。小孩生下來之後，左脅果然有顆很大的黑子。

當趙家小孩長到三歲時，無人帶領的情況下，自己走向馬家，還跟家人說：「這是我以前的舊家。」現在這小孩，已經十四、五歲了。

唐裴則男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訴云。兄弟幼小。無人扶持二親。

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又見數千人頭

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燃火。

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犁地不覺。犁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爲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上七下。

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

既蘇之後。具爲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跡。跡極青黑。問其毀墓。答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

唐朝曹州離狐人裴則男，在貞觀末年二十一歲時，死了三天又醒過來說。剛死的時候，被帶到冥君那裡，冥君穿著白色的衣服，非常亮麗清潔。冥君派他去拉牛耕地，他就說，弟妹們都還幼小，沒有人可以服侍雙親，想回陽照顧家人。

冥君很同情他，就派人帶他到南邊第三重門處。進去之後，他看到滾燙的湯鍋及刀山劍樹。又看到幾千個被斬的人頭，這些布列在地上的人頭，嘴裡都嚷著好餓。在湯鍋前面燒火的老太太，原來是他同村的人，年紀已近七十，當時還沒死。

看完這些之後，斐則男又被帶到冥君那兒。這時他見到同村還活著的張成，被人家告說破壞房屋。冥君就派人去查證，結果屬實。張成就答辯說：「我犁地沒有注意，所以犁破了他的墳塚，我不是故意的。」冥君說：「你雖然不是故意要破壞他的房子，但你還是太小心謹慎了。」於是就叫人在張成的腰上杖了七下。

不久，冥君就跟斐則男說：「你沒什麼事了，就放你早點回陽吧。」冥君就派人送他回去，他們過了北面的牆，然後登上牆頭，就看到他家。這時他聽到家人的哭聲，於是他就跳下牆去，結果就醒坐起來。

甦醒之後，他就把情形告訴鄉里的人。有人就去看張成的腰，果然上面有七下杖打的痕跡，是很深的青黑色。他們就問張成是否有損毀墳墓之事，張成回答確實不虛。至於那位燒鍋的老太太，不久之後就生病死了。

唐路伯達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契拒諱。及執契往徵。遂共錢主於佛前爲信誓曰。若我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

至二歲時。向錢主家犒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爲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啓福寺僧眞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錢物布施。

唐朝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在永徽年中，欠同縣某人一千文。後來他不承認有欠人錢，拒絕還債。一直到對方把契約找出來之後，他才和對方到佛像前發誓說：「如果不還某公錢的話，希望我死了之後，當他們家的牛。」發過誓不到一年，路伯達就死了。

兩年之後，債權人家裡的母牛，生了一頭小牛。這頭小牛的額頭上，有白毛寫成路伯達三個字。路伯達的兒子及姪子都覺得很羞恥，想要用五千文把牠贖回來，但是債主不肯。債主把這頭牛布施給隰城縣啓福寺的僧人眞如，並且造了十五級的佛塔。見到這頭牛的人，都不敢生作惡的心，且都紛紛捐錢作布施的功德。

唐王懷智

唐坊州人上柱國王懷智。至顯慶初亡歿。其母孫氏及弟懷善懷表並存。至四年六月。壅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經七日。背上已爛而甦。

此人於地下見懷智云。見任泰山錄事。遣此人執筆。口授爲書。謂之曰。汝雖

合死。今方便放汝歸家。宜爲我持此書。至坊州訪我家通人。兼白我孃。懷智今爲太山錄事參軍。幸蒙安泰。但家中曾貸寺家木作門。此旣功德物。請早酬償之。懷善即死。不合久住。速作經像救助。不然恐無濟理。

此人旣蘇之後。即齋書故送其舍。所論家事無不閤合。至經三日。懷善遂即暴死。合州道俗聞者。莫不增修功德。

唐朝坊州人王懷智，曾做過上柱國。顯慶初年死亡，當時他母親孫氏及兩個弟弟懷善、懷表都還活著。到了顯慶四年的六月，壅州高陵有個人，死了七天之後回魂，醒過來時背部已經開始腐爛了。

這人在地府見到懷智，懷智在當泰山錄事。他就叫此人拿筆，記下他的口信。懷智告訴他說：「你雖然應該死了，但是我現在方便放你回家，不過你要替我帶這封信，到坊州交給我的家人，同時還要口頭上向我娘報告。」

懷智的信上說：「懷智現在是泰山的錄事參軍，一切都平安康泰。但是家裡曾經向寺廟借木頭做大門，這是作功德的東西，請早點把木頭債還了。懷善馬上就要死了，無法長住人間，應該盡快印經造佛像來幫助他、救濟他。不然的話，恐怕是無濟於事了。」

這人醒過來之後，立刻親自把信送到懷智家。信中所言之家事，都暗中吻合。而三天之

後，懷善就暴斃了。坊州的人，不管是在家衆或出家衆，全都努力加修功德。

唐夏侯均

夏侯均者。冀州阜城人也。顯慶二年病經四十餘日。昏亂殆死。自云。被配作牛。頻經苦訴。

訴云。嘗三度於隱師處受戒懺悔。自省無過。何忍遣作牛身。受苦如是。均已被配磨坊。經二十日苦使。後爲勸當。受戒是實不虛。始得免罪。

此人生平甚有膂力。酗酒好鬥。今現斷酒肉。清信賢者。爲隱師弟子。齋戒不絕。

唐朝冀州阜城人夏侯均，在顯慶二年時，病了四十幾天，每天昏沈散亂瀕臨死亡。後來他自己說，當時他被發配去當牛，於是他不停的去訴苦。

他向冥府官吏說，他曾經三次在隱和尚那兒受戒懺悔，他也自己反省沒有什麼過失。爲什麼要罰他做牛，受這種苦。

在上訴期間的二十日內，他都被分配到磨坊去做苦工。後來驗查他所說受戒之事確實不虛，才免了他當牛的罪。

侯均這人脊背甚有力，喜歡酗酒，愛好打鬥。回陽之後即斷了酒肉，是隱和尚的弟子。有恆的吃素持戒，儼然是一個清淨信佛的善男子。

唐王會師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其母先終。服制已畢。至顯慶二年內。其家乃產一青黃母狗。會師妻爲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

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爲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

會師聞而涕泣。拘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正。乃屈請市北大街中。正是己店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

市人及行客就親者極衆。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常不離此舍。過齋時即不肯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

唐朝京都西邊市區，有個商人叫王會師，開了間北店。他的母親先死，服喪完畢之後。在顯慶二年時，他家生了條青黃色的母狗。有一天，這條狗偷吃東西，就被會師的妻子，用棍子打了幾下。

結果這條狗居然講起人話來，牠說：「我是妳的婆婆，妳是媳婦居然用棍子打我，這是大錯。我因為生前對家人過分嚴厲，所以受到狗身之報應。現在既然被妳打了，我很羞於住在你們家裡。」於是就出走了。

會師聽到這件事後，痛哭流涕，就出去把狗捉回來。後來狗又走脫，他又去捉，如此四、五次之後，他見狗的去意堅定，於是就替狗在自己店面的北大牆後面，做了間小屋舍，讓狗安居，自己每天送食物去。

市集裡的人，及過路的客人，和這條狗親近的很多。給牠餅吃的，更是數不盡。這條狗經常不離開牠的家，齋戒的日子裡，牠就不吃東西。一兩年之後，這條狗就不見了。

唐李信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為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番。乘赤草馬一匹並將草駒。

是時歲晚陰凝。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番期逼促。搗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謂信曰。我是汝母。為生平避汝父。將石餘米乞女。故獲此報。此駒即是汝妹也。以力償債向子。汝復何苦敦逼如是。

信聞之。驚愕流涕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馱鞍轡謂曰。若是信孃。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

信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爲廠櫃養飼。有同事母。屈僧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道俗咸歎異之。

唐朝居士李信，是并州文水縣太平里人。他在隆政府裡當衛士。到了顯慶某年的冬天，按照往例要輪調到朔州去。於是他就乘了匹赤草馬，並帶了匹草駒。

當時已近隆冬，天氣非常陰寒，風雪交加。在嚴寒的天氣及厚雪覆蓋之下，走了十幾里之後，馬就不走了。由於輪番的日子逼近，因此李信就用鞭子抽了牠幾十下。於是馬就說出人語來，牠說：「我是你的母親，生前由於瞞著你的父親，將一石多的米，給了你妹妹。所以現在受到馬身的報應，這匹草駒就是你的妹妹。我們用馬力來還債給繼承父產的兒子，你又何必把我們逼得這麼苦呢？」

李信聽了之後，驚嚇流淚不已，急忙向馬兒謝罪，並把馬上的鞍轡拿下來說：「若果妳真是我的娘，應該自己認得回家的路。」馬於是就自己往前走，李信背負鞍轡隨在馬後回家。

李信的兄弟等人知曉此事之後，彼此相對悲哀。於是另外造了間馬房來安頓飼養這匹馬，有如侍奉母親般。他們並且齋僧爲母造福，全家都很精進的修行。鄉里的人，無論是在家衆

或出家衆，都對此事感到驚歎。

唐倪氏妻皇甫氏

唐兗州曲阜人倪買得妻皇甫氏。爲有疾病祈禱泰山。稍得瘳癒。因被冥道使爲伺命。每被使。即死經一二日。事了以後還復如故。

前後取人亦衆矣。自云。曾被遣取鄉人龐領軍小女。爲其庭前有齋壇讀誦。久不得入。少間屬讀誦稍閒。又因執燭者詣病女處。乃隨而入。方取得去。問其取由。乃府君四郎所命。府君不知也。

論說地獄具有條貫。又云。地下訴說生人。非止一二。但人微有福報。追不可得。如其有罪。攝之則易。

皇甫見被使役。至今猶存。今男子作生伺命者。兗州有三四人。但不知其姓名耳。

唐朝兗州曲阜倪買得的妻子皇甫氏，曾經因爲生病而向泰山府君祈禱過，因此病情有起色。而她也因此被冥道差遣爲攝取人神魂的伺命。每次遇到差遣時，她就會昏死過去一兩天。辦完事之後，又恢復平常的樣子。

她前前後後取了甚多人的神魂。她說，有一次她奉命去取同鄉人龐領軍的小女兒。由於龐家庭院前面設了讀誦佛經的齋壇，使得她很久都進不了門。後來誦經休息時間，她趁著拿蠟燭的人，進入病女房間時，跟著進去，才把神魂攝走。人家問她，爲何要取龐領軍小女兒的命？她說，是府君的四兒子要取的，府君並不知道這件事。

皇甫氏說地獄裡井井有條，一切都有規矩。她又說，地府裡的人，告陽間人的狀，多得很。不過人只要有微少的福報，就沒有辦法可攝他的魂。如果這人有罪的話，魂魄就很容易攝得。

這位在陰間當差的皇甫氏，現在還活著。另外在兗州地方當伺命的，還有三、四位男子，只是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佛說鬼問目連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目連瞋時從禪定起遊恆水邊。見諸餓鬼受罪不同。時諸餓鬼見尊者目連。皆起敬心。來問因緣。

一鬼問言。我一生以來。恆患頭痛。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好以杖打衆生頭。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以來。資財無量而樂著弊衣。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布施作福還復悔惜。今受花報果在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以來。宿無常處恆倚巷陌。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客來投止不肯安處。見他客止方復瞋恚。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食不噉一斛而不得飽。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飯飼衆生初不令足。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腹大如甕咽細如針孔。不得下食。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作聚落主。自恃豪強輕欺百姓。強打拍人索好美食。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恆患男根瘡爛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佛圖精舍清淨之處行於姪欲。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多有兒子。皆端正可喜而皆早死。念之斷絕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見兒殺生助喜噉肉。殺生故短命喜故痛毒。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有一狗體大牙利。兩目赫赤常來噉我。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喜將狗獵。殘害衆生無有慈心。今受花報果在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有一人持諸利刀。常割我肉盡便持去。須臾尋生而復來割。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喜屠割衆生初無慈心。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恆患身體處處皆痛。不可得忍。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好漁獵。所網得魚投之沙土令其苦死。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頑無所知。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強勸人酒令其顛倒。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恆患熱渴。行見恆河冀入其中以除熱渴。方入其中身體

焦爛肌肉離骨。渴欲飲人。一口之腹五藏焦爛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喜焚燒山澤殘害衆生。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恆患飢渴。欲至廁上取糞噉之。廁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初不能得近。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作佛圖主。有客比丘來慳惜不與食。待客去後乃行與舊僧。慳惜僧物故。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恆處不淨臭惱纏身。不能得離。飢渴之時還食此不淨。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作婆羅門子。有一道人。中後來就汝乞食。汝爾時當作是方便。令此道人不復來乞。便取其鉢盛糞著底以飯覆之。道人得鉢還至本處。著一面澡漱既訖。攝鉢欲食。鉢中臭穢不可得近。以是之故墮在地獄。汝將來世墮糞屎彌梨地獄中。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肩上有銅瓶。盛滿中洋銅。一手捉銅杓以取之。還灌其頭痛不可言。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作僧維那知僧事。有一瓶酥藏著餘處不行與僧。待客去後乃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慳惜僧物故。今受花報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或登刀山劍樹地獄。或墮火坑鑊湯地獄。種種受苦無

復休已。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作天祠主。烹殺三牲祭祀天神。血肉灌灑四方。語衆人言。汝等祠祀大得吉利。作此魔邪之言妖孽之語。輕欺百姓誑惑父母。以是之故果入地獄。

一鬼問言。我一生以來常吞鐵丸。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爲人時作沙彌子。取淨水作石蜜漿。石蜜堅大盜打取少許。衆僧未食盜食一口故。以是因緣果入地獄。汝將來世常吞鐵丸。

爾時目連與諸餓鬼。說往昔因緣經竟。還來在耆闍崛山。一切大會聞佛所說。稽首奉行。

我是這麼聽聞佛說的。佛住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的時候，有一天傍晚時分，目連尊者從禪定起來後，就到恆河水邊經行，看到餓鬼道的衆生，每個都受到不同的罪報。這時諸餓鬼看到尊者目連，都起了恭敬心，向尊者請問自己受報的因緣。

一個鬼問道：我經常頭痛，到底是什麼原因？目連回答說：你前世爲人時，喜歡用手杖打人的頭，所以現在受餓鬼報，將來還要受地獄報。

一個鬼問道：我財產很多但卻喜歡穿破爛的衣服，到底是怎麼回事？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時曾經布施修福，後來又後悔，所以現在受餓鬼報，將來還要受地獄報。

一個鬼問道：我經常居無定所，老是睡在街邊巷道，怎麼會這樣呢？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的時候，有客人到來借住，你不肯答應。等到客人已經不想住了，你又很生氣，因此之故現在受餓鬼報，將來受地獄報。

一個鬼問道：我吃不到五斗之量，老是不飽，到底犯了什麼過失才會如此？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時，請人吃飯也總不讓人吃飽之故，所以現在受餓鬼報，將來受地獄報。

一個鬼問道：我的肚子大如甕，咽喉細如針孔，吞不下食物，以前曾經造過什麼罪，才會受到這種報應？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時當聚落的領袖，而你卻仗勢欺壓百姓，隨便打人，強迫別人供給你美好的飲食，所以現在受餓鬼報，將來受地獄報。

一個鬼問道：我的男性生殖器生瘡發爛，痛得無法形容，到底曾犯了何罪以致如此？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時，曾在佛寺這種清淨地方行淫，所以受此報應，將來還會受地獄的果報。

一個鬼問道：我有很多兒子，長得都很端正令人喜愛，但是全都早死，我一想起來就肝腸寸斷，到底是什麼原因？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時，見到自己的兒子殺生心裡很歡喜，還和他們一起吃被殺衆生的肉。由於殺生的緣故，兒子都得到短命早死的果報，而你由於心喜他們殺生，所以現在得到哀傷之痛，將來還要到地獄受報。

一個鬼問道：有一條牙齒銳利，兩眼發出赤光的大狗，經常來咬我，到底怎麼回事？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時喜歡帶狗打獵，殘害衆生，沒有一點慈悲心，將來還要受地獄之報。

一個鬼問道：有一個人老是拿一把利刀，來割我的肉，一直到把我所有的肉都割盡爲止，而不一會兒，我的肉又再生出來，這人又會來割我的肉，真是把我給痛死了，究竟我犯了何罪？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時，喜歡殺割衆生的肉，沒有一點慈悲心，所以受此報，將來還要下地獄。

一個鬼問道：我全身到處都疼痛不堪，到底是怎麼回事？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時，喜歡捕魚，而且往往把網捕到的魚，丟到沙土上讓他們受很大的痛苦而死去，所以現在受到這種報應，將來還要到地獄去受苦。

一個鬼問道：我一直都很笨，什麼都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時，喜歡半勸半強迫灌人酒，令人喝醉而糊裡糊塗，所以現在很笨，將來還會受地獄之報。

一個鬼問道：我常常覺得又熱又渴，走在路上見到恆河，就想投入河水以消熱渴，但是我一走入水裡，身體馬上就被燒得焦爛，而且焦爛的肌肉還會掉下來露出骨頭。雖然很渴，但是只要喝一口水，腹內五臟就會被燒得焦爛，實在痛得無法忍受。我究竟犯了什麼罪？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時，喜歡放火焚燒山林川澤，殘害衆生的命，所以現在受此報應，將

來還會到地獄受罰。

一個鬼問道：我常常覺得又餓又渴，想要到廁所拿大便來吃，但是廁所的大力鬼總是拿手杖打我，讓我沒辦法靠近廁所，爲什麼會這樣呢？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時是佛寺的住持，有其他的比丘來作客，你很吝嗇不請人吃飯，等客比丘走了之後，才和其他舊住寺的比丘用餐，因此獲得這種報應，將來還要到地獄受罰。

一個鬼問道：我身上到處粘著一些又臭又髒的東西，當我飢渴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會自動去吃這些污穢之物，我曾經犯了什麼罪嗎？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時是修梵天法的婆羅門族，有一天，有一個修行人，過了中午吃飯的時間之後，來向你乞食。你就想了一個法子，讓他以後不會再來向你乞食。於是你就把他的鉢拿來，先把大便裝在下面，上面則用飯蓋住。這個道人就把鉢拿回住處，把手臉洗乾淨之後，準備用餐，而這時鉢裡的飯已經髒臭得令人不敢靠近了。因此之故你現在得此報應，將來還會墮入糞屎彌梨地獄受罰。

一個鬼問道：我的肩膀上老是有個銅瓶，裡面裝滿了銅汁，我的手會自動捉著銅杓把銅汁舀出來，往自己頭上澆，真是痛苦不堪，究竟是何原因？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時是當佛寺管僧事的維那，你把一瓶酥藏起來，等客僧走了之後，才拿出來和舊住僧分享。要知道這瓶酥是寺廟的公產，一切的人都有分的，由於你吝惜僧伽的共有物，所以受此報，將來

還會到地獄去受報。

一個鬼問道：我一直不是登刀山劍樹地獄，就是墮到火坑或沸騰的湯鍋地獄裡，不停的受種種苦，這是什麼原因？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時是天神廟的住持，你經常烹殺牛、羊、豬三牲來祭祀天神，你把三牲的血肉灌灑四方的時候，向衆人宣稱說，你們也這樣祭祀天神的話，就會大吉大利。由於你散布這種邪魔妖孽之語，欺騙父母百姓，所以墮入地獄受罰。

一個鬼問道：我經常不停的吞鐵丸，究竟是爲什麼？目連回答說：你在世爲人時是個沙彌，有一天你拿乾淨的水做石蜜漿。趁工作之便，你偷偷把堅硬大塊的石蜜，敲打了一小塊下來，就是因爲僧衆未食，而你先盜食了這一口，而獲得吞鐵丸的地獄之報。

目連尊者和餓鬼說完了他們的前世因緣之後，就回到耆闍崛山。佛陀就把目連和餓鬼之間的問答，說給弟子們聽，大家聽了之後，向佛陀頂禮告辭，並謹記教誡，不敢犯同樣的錯誤。

長阿含經（卷第二十）

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佛告比丘。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無有空者。一切街巷四衢道中。屠兒市肆及丘塚間。皆有鬼神無有空者。凡諸鬼神皆隨所依即以爲名。依人名人。依村名村。依城名城。依國名國。依土名土。依山名山。依河名河。

佛告比丘。一切樹木。極小如車軸者。皆有鬼神依止無有空者。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時。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其死時。彼守護鬼攝其精氣。其人則死。

佛告比丘。設有外道梵志問言。諸賢。若一切男女初始生時。皆有鬼神隨逐守護。其欲死時。彼守護鬼神攝其精氣。其人則死。今人何故有爲鬼神所觸燒者。有不爲鬼神所觸燒者。

設有此問。汝等應答彼言。世人爲非法行。邪見顛倒作十惡業。如是人輩。若百若干。乃至有一神護耳。譬如群牛群羊。若百若干一人守牧。彼亦如是。爲非法行邪見顛倒。作十惡業。如是人輩。若百若干。乃有一神護耳。

若有人修行善法。見正信行具十善業。如是一人。有百千神護。譬如國王。國王大臣有百千人衛護一人。彼亦如是。修行善法具十善業。如是一人。有百千神護。

以是緣故。世人有爲鬼神所觸燒者。有不爲鬼神所觸燒者。

佛陀告訴比丘說，一切人民所居住的房舍屋宅，通通都有鬼神居住其中，沒有任何一所舍宅是沒有鬼神的。一切的街道巷弄及十字路口，屠宰場、市集及山丘墳墓，也通通都有鬼神居住其中。這些鬼神都以所依止者爲名字，譬如依附此人，則以此人爲名。依附村落就以村落爲名。依附城鎮就以城鎮爲名。依附國家就以國家爲名。依附土地就以土地爲名。依附山岳就以山岳爲名。依附河川就以河川爲名。

佛陀告訴比丘說，一切的樹木，即使樹幹小得像車軸一樣，也都有鬼神依止其上。一切的人剛生下來時，不管是男是女，也通通都有鬼神跟隨保護。當人快死的時候，守護他的鬼，就會把他的精氣攝走，這時人就死了。

佛陀告訴比丘說，如果有外道的修行人問你們說：「各位賢人呀，若是一切的男女剛生下來的時候，就都有鬼神跟隨保護。死的時候，守護的鬼神就把他們的精氣攝走，他們才死。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現在有的人爲什麼會被鬼神騷擾，有的又不會被鬼神騷擾呢？」

如果他們這麼問的話，你們就應該回答說，世間上的人，有的作非法的事，他們是非不分，邪見顛倒，造十惡業。像這一類的人，幾百人或幾千人，才會有一個神來保護他們。譬如一群群的牛羊，上百頭或上千頭，才有一個人來守牧。人類的情形也是一樣，做非法的事，

邪見顛倒，造十惡業，這種人成千上百，才有一個神來看護。

如果有人修行善法，知是非善惡，有正知見，造十善業。這樣的人即使只是一位，卻有成千上百的神保護。譬如國王及大臣，是由成千上百的人來衛護的。鬼神法也一樣，修行善法，造十善業的人，只要有一人，就有百千的神來衛護他。

因此之故，世間的人，有被鬼神騷擾的，有不被鬼神騷擾的。

佛說罪福報應經

劉宋于闐國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九月本齋一時畢竟。從禪室出。往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二國之間有一大樹。名尼拘類。高二十里。枝布方圓覆六十里。其樹上子數千萬斛。食之香甜其味如蜜。甘果熟落人民食之。衆病皆除眼目精明。

佛坐樹下。時諸比丘取果食之。佛告阿難。吾觀天地萬物。各有宿緣。

阿難即前爲佛作禮。長跪白佛。何等宿緣。此諸弟子願欲聞之。唯具演說開化未聞。

佛告阿難。善哉善哉。若樂聞者。一心聽之。

佛言。夫人作福譬如此樹。本種一核。稍稍漸大。所益無限。

爲人豪貴國王長者。從禮事三寶中來。

爲人大富財物無限。從布施中來。

爲人長壽無有疾病身體強壯。從持戒中來。

爲人端正顏色潔白輝容第一。手體柔軟口氣香潔。人見姿容無不歡喜。視之無

厭。從忍辱中來。

爲人精修無有懈怠。樂爲福德。從精進中來。

爲人安詳言行審諦。從禪定中來。

爲人才明達解深法。講暢妙義開悟愚蒙。人聞其言莫不諮受。宣用爲珍。從智

慧中來。

爲人音聲清徹。從歌詠三寶中來。

爲人潔淨無有疾病。從慈心中來。以其前生不行杖捶故。

爲人長大。恭敬人故。

爲人短小。輕慢人故。

爲人醜陋。喜瞋恚故。

生無所知。不學問故。

爲人顛愚。不教人故。

爲人瘡痍。謗毀人故。

爲人聾盲。不視經法不聽經故。

爲人奴婢。負債不償故。

爲人卑賤。不禮三寶故。

爲人醜黑。遮佛前光明故。

生在裸國。輕衣唐突佛精舍故。

生馬蹄人國。屐躡佛前故。

生穿胸人國。布施作福悔惜心故。

生聾鹿麋鹿中。喜驚怖人故。

生墮龍中。喜調戲故。

身生惡瘡治護難差。喜鞭打衆生故。

人見歡喜。前生見人歡悅故。

人見不歡喜。前生見人不歡悅故。

遭縣官閉繫。牢獄杻械其身。前生爲人籠繫衆生不從意故。

爲人吻缺。前生釣魚魚決口故。

聞好言善語心不樂聞。於中鬧語亂人聽受經法者。後爲耽耳狗。

聞說法語心不凜採。後生長耳驢馬之中。

慳貪獨食墮餓鬼中。出生爲人。貧窮飢餓衣不蔽形。

好者自噉惡者與人。後墮豬豚蜣螂中。

劫奪人物後墮羊中。人生剝皮。

喜殺生者後生水上浮游蟲。朝生暮死。

喜偷盜人財物者。後生牛馬奴婢中償其宿債。

喜淫他人婦女者。死入地獄。男抱銅柱。女臥鐵床。出生爲人墮雞鴨中。

喜作妄語傳人惡者。入地獄中洋銅灌口。拔出其舌以牛犁之。出生墮惡聲鳥鶻

鷓鴣鶻中。人聞其鳴無不驚怖。皆言變怪咒令其死。

喜飲酒醉犯三十六失。後墮沸屎泥犁中。出生墮狴狴中。後爲人愚痴頑無所知。

夫婦不相和順者。數共鬥諍更相驅遣。後生鴿鳩鳥中。

貪人力者後生象中。

爲州郡令長粟食於官者。無罪或私侵人民鞭打捶杖。逼強輸送告訴無從。杻械繫錄不得寬縱。後墮地獄。神受萬痛數千億歲。從罪中出墮水牛中。貫穿鼻口挽船牽車。大杖打撲償其宿罪。

爲人不淨者。從豬中來。

慳貪不庶幾者。從狗中來。

狼戾自用者。從羊中來。

爲人不安諦不能忍事者。從獼猴中來。

爲人身腥臭者。從魚鱉中來。

爲人凶惡含毒心者。從蝮蛇中來。

爲人好美食。殺害衆生無有慈心者。從豺狼狸鷹中來。

爲人短命。胞胎傷墮。生世未幾。而早命終。墮在三塗數千萬劫。此輩前世爲

人。好喜射獵。焚燒山澤。探巢破卵。施捕魚網。殺一切衆生。貪其皮肉。以自食

噉。多短命報。世世累劫。無有出期。慎之慎之。

佛言。凡作功德。皆應身爲燒香福食及以轉經。不得請人而不覘願。如請人食。

豈得自飽不復飢耶。

燒香潔淨逮薩云若攝一切想。然燈聰明得三達智無所罣礙。燒香齋食讀經達嚧以爲常法。布施得福諸天扶將。萬惡皆卻衆邪敢當。

懈怠之人安隱諧偶無精進心。一朝疾病有不吉利。便欲燒香方云作福。諸天未降衆魔故前。試共燒觸作諸變怪。以是之故常當精進。罪福隨人如影隨形。植種福田如尼俱類樹。本種之時爲種幾核。阿難長跪叉手答佛言。種一枚核稍稍漸大。收

子無限。佛言阿難。施一得萬倍。言不虛也。

佛時頌曰

賢者好布施 天人自扶將

施一得萬倍 安樂壽命長

今日施善人 其福不可量

皆當得佛道 度脫於十方

佛語阿難。世人無知。生死肉眼。不知罪福。吾以道眼觀無數劫來。至于今日罪福報應。猶如掌中觀寶瑠璃。內外明徹無狐疑也。

阿難即前整衣服。作禮而白佛言。演說此法當何名之。

佛告阿難。此經名爲五道輪轉罪福報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諷誦宣傳功德無量。當見賢劫千佛奉事供養。不墮三塗八難之處。得無識定。

佛說經已。五百比丘漏盡意解。諸天龍神時會樹下。清信士萬二千人。清信女六千人。悉履道跡。皆前爲佛作禮而去。

我是這麼聽佛說的。佛在迦維羅衛國和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一起住在精舍的時候。由於結夏安居已經結束，於是佛從禪室出來，和弟子一同前往舍衛國的祇樹給孤獨園。

這兩國之間有一棵大樹，叫做尼拘類樹。樹高二十里，而枝葉覆蓋的面積則有六十里，樹上結的果實非常多。尼拘類吃起來又香又甜，味道有如蜂蜜。掉落地上的熟果，人民吃了之後，病都會好而且眼目明亮。

佛於是坐在這棵樹下，諸比丘就撿食地上之熟果。吃完之後，佛就告訴侍者阿難說：「我看天地萬物，各自都有他們的宿世因緣。」

阿難見佛跟他說話，於是趕緊前來頂禮佛陀，跪著問佛說：「是怎麼樣的因緣呢？這些弟子大家都想知道。請您敷演講說，以開示度化不知道的人。」

佛就告訴阿難說：「善哉善哉，樂於聽聞的人，要專心聽呀。」

佛說：「人如果培福的話，就像這棵樹一樣。它的種子只是一粒果核而已，後來漸漸長大，結果利益無限。」

能當國王大臣，地位尊貴有權勢的人，都是從禮敬佛法僧三寶中來的。

大富豪之人，是從布施中來的。

長壽而沒有疾病，身體強壯的人，是因爲持戒律之故。

長得端正白淨，容光煥發，身手柔軟，吐氣芬芳，人見人愛，令人觀看不厭的人，是修忍辱的結果。

喜歡精進修行，不懈怠，樂於培福德的人，是從精進中來的。

個性安詳不急躁，言語行為都很審慎的人，是修禪定的結果。

有人有才幹，明白事理，通達瞭解幽深之法。能夠把微妙的義理講得很順暢，讓愚蠢的人都能聽得懂。別人聽了他的話，都能再請益且接受他所言，珍重他所言，並廣為宣傳。這種才能是從修智慧中得來的。

講話聲音清徹的人，是從歌詠三寶中得來的。

乾淨清潔沒有疾病的人，是從慈悲心中得來的，因為他前生不用木棍等物打人之故。

長得高大的人，由於前世對人恭敬之故。

長得矮小的人，由於前世輕視傲慢他人之故。

長得醜陋的人，由於前世喜歡生氣怨恨之故。

對事物一無所知的人，由於前世不喜歡學習問人之故。

生來愚蠢的人，是由於前世不喜歡教導別人之故。

啞巴是由於前世謗毀別人的緣故。

聾子瞎子，是由於前世不看經典，不聽講經的緣故。

當人的奴隸，是由於前世欠債不還之故。

地位卑賤的人，是由於前世不禮敬三寶之故。

長得又醜又黑的人，是由於把佛前面的光明遮住的緣故。

生在裸體之國，是由於前世在佛寺及精舍衣著不整的緣故。

生在馬蹄國的人，是由於前世穿著木屐在佛前喧囂走過之故。

生在穿胸人的國度，是由於前世布施作福時，心生悔恨吝惜之故。

投胎成驘、鹿、麋、麂等鹿類中之人，是由於前世喜歡讓衆生驚慌恐怖之故。

生到龍族裡，是由於前世喜歡調戲，是輕浮人之故。

身上生有惡毒之瘡，而總是治不好，是由於前世喜歡鞭打衆生的緣故。

人見人愛的人，是由於前世見到人就滿心歡喜愉悅之故。

人見人惡的人，是由於前世見到人就臉臭臭的緣故。

被官府拘禁，被關在牢內，被手銬腳鐐的人，是由於前生喜歡把衆生關在籠子裡，讓衆生不如意的緣故。

生得兔唇之人，是由於前生釣魚，讓魚缺失唇吻之故。

不喜歡聽金玉良言，而且吵鬧不休，擾亂別人聽經法的人，後世會成爲耽耳狗。

雖然聽聞佛法，但是內心不信，以後會生到驢馬之中。

慳吝貪心，自己獨食的人，會墮到餓鬼道裡。以後投胎爲人，會很貧窮、飢餓，衣不蔽體。

自己吃好飲食，給別人吃惡飲食，這種人以後會墮到豬及蟑螂之中。

搶奪別人的東西，以後會墮落成羊，被人活生生的剥皮。

喜歡殺生的人，以後會成爲水上的浮游蟲，朝生暮死。

喜歡偷竊別人財物的人，以後會生成牛馬或做奴隸，以償還偷竊之債。

喜歡姦淫別人的人，死了之後會入地獄。男的會抱著灼熱的銅柱，女的會臥在熾熱的鐵床上。以後還會投胎做雞鴨。

喜歡說謊並到處宣傳別人過惡的人，死後入地獄中，會被口灌滾熱的銅汁，會被拔出舌頭，以牛來耕他的舌頭。之後還會投胎成鴝鵒、鸚鵡這類聲音難聽的鳥類中。人們一聽到牠們的鳴叫，都覺得驚怖，說會發生鬼怪災變之事，都詛咒這種鳥死掉。

喜歡喝酒，醉後犯了種種過失的人，將來會墮入熱騰騰的大便地獄裡，之後還會投胎成猩猩。出生爲人時，非常愚蠢頑固，一無所知。

夫婦之間彼此不柔和順從，經常打鬥爭執，彼此互相驅逐的，將來會投胎到鴿鳩鳥類中。貪圖別人力氣的人，將來會生到大象群中。

當官吏吃公家飯的人，如果對方無罪，自己卻利用公職之便，侵犯人民，用鞭杖抽打他們，強迫送走他們，腳鐐手銬他們，使他們投訴無門。這種人死後墮地獄，神識受到極端的痛苦。這樣經過千億年之後，再墮到水牛中。被人穿鼻口，拉車拖船，被人用棍子打，鞭子抽，以償宿世之罪過。

不乾淨的人，是從豬投胎來的。

慳吝貪心，不廉潔的人，是從狗投胎來的。

凶狠暴戾，剛愎自用的人，是從羊投胎來的。

輕躁不安，不能忍耐任何事情的人，是從獼猴投胎來的。

身上有一股腥臭之氣的人，是從魚鱉中投胎來的。

凶惡狠毒的人，是從毒蛇投胎來的。

愛好美食，喜歡殺害眾生，而沒有慈悲心的人，是從豺狼狐狸鷹中投胎來的。

在胞胎時就死亡，或生下來不久就死亡，或很短命就死，之後又墮落三惡道千萬劫的人，是由於前世喜歡打獵射殺動物，喜歡焚燒山林，喜歡把動物的卵弄破，喜歡捕魚網魚。這種人殺害一切眾生，貪吃牠們的肉，貪圖牠們的皮毛，因此而得短命的報應。世世累劫都墮落惡道，很難有成人的一天，要引為借鏡呀。」

佛說：「凡是作功德，都必須親自燒香、齋食、誦經。不可以請人做功德而不給供養，不發願。好比請別人吃飯，自己却不吃，因此自己怎能飽而不飢餓呢？」

要燒香禮拜、潔淨身心，守持戒律，修習禪定才能攝心。佛前燃燈能得聰明，最後能得世間智、出世間智及出世間上上智，而無任何障礙。平常就要燒香、齋食、讀經、布施。能布施的人，可以得到福報，諸天神會幫助他，惡鬼邪神都會離他遠遠的，不敢去侵犯他。

懈怠的人，平常輕鬆安穩的過日子，沒有精進修行的心。等到有朝一日生病了，或者遇到不吉利的事時，才想到要去燒香拜佛，說是作福。這樣子諸天神是不會降臨的，因此衆魔就敢前來騷擾，作種種神變怪異之事。因此之故，應當要精進修行。

罪報與福報跟著人，就像影子跟著人一樣。我們培福就像下種一樣，收穫的果實猶如尼俱類樹那麼多。尼俱類樹的本來種子，有幾個核呢？」

阿難跪著合掌回答佛說：「種子只有一枚的核粒，漸漸長大之後，卻收成數不盡的種子。」佛告訴阿難說：「只布施一個，卻獲得萬倍的報酬，這句話一點也不假。」

佛於是說偈頌

賢明的人樂於布施 天神自然扶持此人

布施一種回報萬種 生活安樂壽命長久

今日起布施的善人 獲得福報不可限量

將來皆能證成佛果 度脫十方無量眾生

佛告訴阿難說：「世人愚蠢無知，只能用有生死的肉眼來觀看一切，而不能透徹了知罪業及福報的根本。我用道眼觀看無數劫以來，一直到今天的衆生罪福報應，清楚得猶如觀看手掌中的珍寶瑠璃，內外都透明清澈，沒有任何疑惑不明之處。」

阿難整理了一下衣襟之後，爲佛作禮然後向佛說：「您說的這些法，應該用什麼名字來稱呼比較適當？」

佛告訴阿難說：「這部經叫做五道輪轉罪福報應。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讀誦這部經，而且廣爲宣傳的話，功德無量。他們能夠見到賢劫中的一千尊佛，並能追隨供養賢劫千佛。他們不會墮落三惡道，也不會生在八難處（見佛聞法有障礙之八處。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四、北俱盧洲，五、長壽天，六、聾盲瘡癩，七、世智辨聰，八、佛前佛後），能夠得到正定。」

佛說完這部經時，有五百位比丘證了羅漢果。諸天龍神及一萬二千名清淨信士，六千名清淨信女，都對佛法生起了絕對的信心。他們都向佛陀頂禮之後，各自散去。

法苑珠林 (卷六)

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鬼神部 (此別十一部)

述意部 會名部 住處部 列數部 業因部 身量部 壽命部 好醜部 苦樂部 貴賤部 舍宅部

述意部第一

夫論鬼神之法。特喜妖邪。冥密之中偏多罪戾。或處幽巖。乍依高隴。絕澗深叢之裏。荒郊苒野之中。異種音聲。特奇形勢。搖動凡識。恐怖愚情。假使威光。虛爲怪相。或復鳥形魚質人面獸心。或鼓樂絃歌。鳴桴響鐸。如斯之類。悉皆懺悔。結是九洲房廟。萬國之靈。姑蘇大伯。延陵季子。禹川文命。窟澤須注。水若山精。風師雨伯。豐隆列缺。迴祿陵侯。或駕竹爲龍。飛鳧代雁。形依高廟。體附重樓。行雨去來。分風上下。爰及黃頭大將。針髮鬼。神繡利勒。那槃荼羅刹。三千眷屬。五百徒黨。悉爲懺悔。

復有極重之障。稱爲餓鬼。眼光如電。咽孔如針。不聞水漿之名。永絕粳糧之

味。肢節一時火起。動轉五百車聲。

今日善根並皆霑被。當願飢渴之鬼飲食自然。妖媚鬼神無復諛諂。光榮佛法擁護世間。衛像防經長伸供養。疏善記惡永得熏修也。

鬼神部分十一部分來講

一、敘述大意部分

鬼神的特性，大多是這樣的。他們特別喜歡妖裡妖氣，邪而不正。在不爲人類所知的幽冥隱密的生活裡，造作許多的罪過。他們或住在幽隱而寒氣襲人之地，或棲息於高山峻嶺，深山叢林、絕壁澗水之間，或是在荒郊野外雜草叢生之處。他們會發出各式各樣奇怪的聲音，現出各種奇形怪狀來。以動搖凡夫的意識，以恐怖愚蠢的俗子。他們假造出威神光芒，變幻出怪異的形相。或變爲鳥、或變爲魚，或變成人，或變爲獸。或發出鼓槌聲，或發出絃歌聲，或發出鼓槌聲，或發出木鐸聲。像這一類的鬼怪，我通通爲他們懺悔。

也有器世間的神靈，如周太王長子姑蘇的泰伯，春秋時吳國的季札等。還有山河大地的水神、海神、山神、風神、雨神、雷神、電神、火神等。他們騎駕的竹子，可以變成龍，代步的野鴨子有如雁鳥的善飛。他們或許寄居在高大的廟宇內，或者暫住在重重的樓閣中。他們來去時，或者呼風，或者喚雨。甚至那些黃頭髮的大鬼神，針髮鬼，厭魅鬼、羅刹、鬼子

母等種種鬼神眷屬，我通通都爲他們懺悔。

還有罪障極爲深重的餓鬼，他們眼睛如電光，吞飲食的咽喉，如針孔般細小。他們沒有聽過水漿飲料的名字，也沒有吃過任何的食物，他們從不知飲食的味道。他們的四肢百節總是有火在燃燒，身體只要稍微一轉動，就吵得有如五百輛車子走動般。

希望所有的善根，都能利益到這些鬼神。希望飢渴的鬼能夠自然獲得飲食。希望作妖作怪媚惑世人的鬼神，不需要再威嚇或討好世人。希望鬼神都能光大榮耀佛法，擁戴護持世間的善人。希望鬼神都能防衛佛經佛像，經常供養三寶。希望鬼神都能記錄世人的善惡，永遠都能熏聞修習佛法。

會名部第二

問曰。云何名鬼道者。

如立世論云。鬼道名閃多。爲閻摩羅王名閃多故。其生與王同類。故名閃多。復說此道與餘往還。善惡相通。故名閃多。

問。何故彼趣名閉戾多。

答。設施論說。如今時鬼世界王名琰摩。如是劫初時有鬼世界。王名毗多。是

故往彼生彼諸有情類。皆名閉戾多。即是毗多界中所有義。從是以後皆立此名。

有說。由造作增長增上。慳貪身語意惡行。往彼生故。感飢渴業。經百千歲不聞水名。豈能得見。況復得觸。或有腹大如山。咽如針孔。雖遇飲食而不能受。

有說。被驅役故名鬼。恆爲諸天處處驅役。常驅走故。

有希望故名鬼。謂五趣中。從他有情希望多者。無過此故。由此因緣故名鬼趣。又鬼神者。婆沙論中。鬼者畏也。謂虛怯多畏。故名爲鬼。

又希求名鬼。謂彼餓鬼。恆從他人。希求飲食以活性命。故名希求也。

二、名字之由來及意義

問：什麼叫鬼道？

答：佛說立世阿毘曇論裡說，鬼道也叫做閃多。因爲閻羅王的名字叫閃多，而生到鬼道的，和閻羅王同類，所以叫做閃多。也有一個說法是，鬼道和其他道有來往，善惡標準相通，所以叫做閃多。

問：爲什麼鬼道又叫做閉戾多？

答：設施論裡說，現在鬼世界的王叫閻羅，而劫初時鬼世界的王叫閉多。因此當時生到鬼界的有情衆生，通通叫做閉戾多，表示是閉多的所有物之意。所以以後叫鬼界都叫閉戾多。

也有的說，鬼道是由於在身體、語言及心意上，不停的造作吝嗇、貪婪之惡劣行爲，因而生到鬼道去，結果獲得飢餓口渴的報應。鬼道的衆生，經過千百年都沒有聽過水的名字，更不用說見過水，或喝過水了。有的鬼肚子大得像座山，咽喉卻如針孔般小，因此就算得到飲食，也無福消受。

也有的說，鬼道就是經常被諸天驅遣服役，經常爲諸天奔走勞動，所以叫鬼。也有的說，有所希望所以叫鬼。因爲在六道裡面，沒有其他道的衆生，比鬼更有貪求希望的心的。

婆沙論裡面說，鬼很心虛膽怯，怖畏甚多事物。

餓鬼也叫做希求鬼。因爲他們經常向人乞求飲食，用以活命。

住處部第三

如婆沙論說。餓鬼有二住。一正。二邊。第一正住者。說之不定。彼論說云。此閻浮提五百由旬之下有餓鬼界。被閻羅王領。是其正處。

又善生優婆塞經亦同此說。五百由旬之下有閻羅鬼王城。周匝四面七萬五千由旬。王領鬼衆於中止住。

又如五道苦經說。此之餓鬼。正住彼鐵圍兩山中間。故說偈言

鐵圍兩山間 不覩日月光

餓鬼聚其中 償其宿罪故

第二邊住處者。如婆沙論。說亦不定。有其二種。一有威德。二無威德。彼有威德者。住山谷。或住空中。或住海邊。皆有宮殿。果報過人。

彼無威德者。或依不淨糞穢而住。或依草木塚墓而止。或依屏廁故區而居。皆無舍宅。果報劣人。

又如論說。四天下中悉有鬼住。東西二方有威德鬼無威德鬼。於北方唯有威德鬼住。無有無威德鬼。以其報勝故如是。乃至忉利天中。亦有威德鬼神住。應彼諸天所驅使故。自上諸天更無住處。

故新翻婆沙論亦云。四大天衆及三十三天中。唯有大威德鬼。與諸天衆。守門防邏。導從給使。

有說。於此瞻部洲西有五百渚。兩行而住。於兩行者中有五百城。二百五十城有威德鬼住。二百五十城無威德鬼住。

是故昔有轉輪王名備彌。告御者摩怛梨曰。吾欲游觀。汝可引車從是道去。令

我見諸有情受善惡果。時摩怛梨即如王教。引車從於二者中過。

時王見彼有威德鬼。首冠華鬢身著天衣。食甘美食猶如天子。乘象馬車各各遊戲。見無威德鬼。頭髮蓬亂裸形無衣。顏色枯悴以髮自覆。執持瓦器而行乞丐。見已深信善惡業果。

問。鬼趣形狀云何。

答。多分如人亦有傍者。或面似豬。或似種種餘惡禽獸。如今壁上彩畫所作。問。語言云何。

答。劫初成時皆作聖語。後時隨處作種種言。或有說者。隨從何處命終生此。即作彼形即作彼語。評曰。不應作是說。若從無色界歿來生此趣。可無形無言耶。應作是說。隨所生處。言形亦爾。

三、鬼神所住的地方

婆沙論說，餓鬼住在兩個地方，一個正，一個邊。第一、正住的地方，說起來也不一定。該論說閻浮提（即人類所謂的地球）五百由旬（一由旬有說四十里，有說三十里）的下面，是餓鬼住的地方，由閻羅王統領，這是他們住得最集中的地方，叫做正住。

善生優婆塞經裡也這麼說，經上說，五百由旬的下面，有閻羅王的鬼城，這個鬼城四周

圍有七萬五千由旬。閻羅王帶領鬼衆住在裡面。

五道苦經裡面說，餓鬼大多集中住在兩座鐵圍山的中間，所以有偈語是這麼形容他們的兩座鐵圍山的中間 不能得見日月光芒

餓鬼聚集居住其中 以便償還宿世罪業

第二、邊住的地方，照婆沙論講，也是沒有一定的。邊住又分兩種，一種是有威德鬼的住處，一種是沒有威德鬼的住處。有威德鬼有的住在山谷裡，有的住在空中，有的住在海邊。他們都住在宮殿裡，比人住的還要好。

沒有威德之鬼，有的依附在不乾淨糞尿污穢之處居住，有的依附草木墳墓居住，有的依附糞坑或廢墟居住，他們都沒有房屋舍宅可住，比人住的要差。

婆沙論又說，東勝神洲，南瞻部洲（閻浮提），西牛貨洲，北俱盧洲，這四個洲都有鬼居住。東西兩個洲，住有威德及無威德兩種鬼。北洲只住有威德鬼，不住無威德鬼，因為北洲的果報比較殊勝之故。甚至到忉利天中，都有有威德鬼神居住，因為他們在天上要供諸天差遣辦事。忉利天之上的諸天，就沒有鬼神了。

新翻譯的婆沙論也說，四大天王天及三十三天（忉利天）中，只有大威德鬼。這些鬼替諸天衆守門，防衛，巡邏，引導客人，或供給使喚等。

也有的說，贍部洲的西邊，有五百個小洲，餓鬼分兩行住。在這兩行小洲中，有五百座城，其中二百五十城是有威德鬼的住處，二百五十城是無威德鬼的住處。

以前有位轉輪王，名叫彌彌，他告訴車夫摩怛梨說：「我想要四處游觀一下，你駕車從這條路走，好讓我看看有情眾生造善造惡所受到的善惡果報。」於是車夫就按照國王的吩咐，駕車從二行小洲中間過。

這時轉輪王見到那些有威德鬼，頭上戴著華鬘、身上穿著天衣，吃的飲食十分甘美，好比諸天的天子，他們乘著大象拉的車，或馬拉的車，各自在玩各種的遊戲。而見到的無威德鬼則是頭髮蓬亂，個個裸體無衣可穿，臉色憔悴，個個拿頭髮來遮蓋自己的身體，手裡拿著陶瓦器皿，到處去行乞。轉輪王見到這兩極化的情形，深深相信造善或造惡，絕對會獲得快樂或痛苦的果報。

問：鬼到底長什麼樣子？

答：鬼大部分和人長得一樣，也有和畜生長得一樣的，有的臉像豬，或像其他種種凶惡的禽獸，就像現今牆壁上所畫的彩畫是一樣的。

問：鬼講那一種語言呢？

答：世界剛形成，可以住眾生的劫初，鬼和人一樣都說梵天的語言，後來人類的語言開

始有種種變化，鬼的語言也就隨之而變。也有人說，鬼從那裡死，就保持那一道的形體及語言。有人批評這種說法不對，因為如果無色界的衆生若是死了的話，不是就無形體也無語言了嗎？因此應該說，衆生死了之後，投胎到那一道，就講那一道的語言，及變成那一道的形體。

列數部第四

依正法念經云。餓鬼大數有三十六種。行因不等。受報各別。

一、鑊湯鬼 由受他雇殺生。受鑊湯煎煮。或受他寄抵拒不還。故受斯報。

二、針口臭鬼 以財雇人令行殺戮。故咽如針鋒。滴水不容也。

三、食吐鬼 夫勸婦施。婦惜言無。積財慳悋。故常食吐也。

四、食糞鬼 由婦人誑夫。自噉飲食。惡嫌夫故。常食吐糞也。

五、食火鬼 由禁人糧食。令其自死。故受火燒。嗥叫飢渴苦也。

六、食氣鬼 多食美食。不施妻兒。常困飢渴。唯得嗅氣也。

七、食法鬼 爲求財利。爲人說法。身常飢渴。身肉消盡。蒙僧說法。命得存

立也。

八、食水鬼 由酤酒如水。以惑愚人。不持齋戒。常患焦渴也。

九、希望鬼 由買賣諍價。欺誑取物。常患飢渴。先靈祭祀。而得食之也。

十、食唾鬼 以不淨食。誑出家人。身常飢渴。恆被煮燒。以求人唾。兼食不淨。

十一、食髮鬼 以前世時。盜佛華髮。用自莊嚴。若人遭事。以髮賞祭。因得髮食也。

十二、食血鬼 由殺生血食。不施妻子。受此鬼身。以血塗祭。方得食之。

十三、食肉鬼 由以衆生身肉。攪攪秤之。賣買欺誑。因受此報。多詐醜惡。人惡見之。祭祀雜肉。方得食之。

十四、食香鬼 由賣惡香。多取酬直。唯食香煙。後受窮報。

十五、疾行鬼 若有破戒。而披法服。誑惑取財。言供病人。竟不施與。便自食之。由受此報。常食不淨。自燒其身。

十六、伺便鬼 由謀誑取財。不修福業。因受此報。身毛火出。食人氣力不淨。以自存活。

十七、黑闇鬼 由枉法求財。繫人牢中。目無所見。聲常哀酸。故受闇處。惡

蛇遍滿。猶刀割苦。

十八、大力鬼 由偷盜人物。施諸惡友。不施福田。因受此報。大力神通。多被苦惱也。

十九、熾然鬼 由破城抄掠。殺害百姓。因受此報。嗥哭呼喚。遍身火燃。後得爲人。常被劫奪。

二十、伺嬰兒便鬼 由殺嬰兒。心生大怒。因受此報。常伺人便。能害嬰兒也。

二十一、欲色鬼 由好淫得財。不施福田。因受此報。遊行人間。與人交會。妄爲妖怪。以求活命。

二十二、海渚鬼 由行曠野。見病苦人。欺人誑取財物。生海渚中。受寒熱苦。十倍過人。

二十三、閻羅王執杖鬼 由前世時。親近國王大臣。專行暴惡。因受此報。爲王給使。作執杖鬼。

二十四、食小兒鬼 由說咒術。誑惑取人財物。殺害豬羊。死墮地獄。後受此報。常食小兒。

二十五、食人精氣鬼 由詐爲親友。我爲汝護。令他勇力。沒陣而死。竟不救

護。故受斯報。

二十六、羅刹鬼 由殺生命。以爲大會。故受此飢火所燒報。

二十七、火燒食鬼 由慳嫉覆心。喜噉僧食。先墮地獄。從地獄出。受火爐燒身鬼也。

二十八、不淨巷陌鬼 由以不淨食。與梵行之人。因墮此報。常食不淨也。

二十九、食風鬼 由見出家人來乞。許而不施其食。由受此報。常患飢渴。如地獄苦。

三十、食炭鬼 由典主刑獄。禁其飲食。因受此報。常食火炭也。

三十一、食毒鬼 由以毒食令人喪命。因墮地獄。後出爲鬼。常飢餓恆食毒。火燒其身也。

三十二、曠野鬼 由曠野湖池。造已施人。惡心決破。令行人渴乏。故受斯報。常患飢渴。火燒其身也。

三十三、塚間食灰土鬼 由盜佛華。賣已活命。故受此報。常食死人處燒屍熱灰也。

三十四、樹下住鬼 由見人種樹爲施人作蔭。惡心斫伐。取材而用。故墮樹中。

常被寒熱也。

三十五、交道鬼 由盜行路人糧。以惡業故。常被鐵鋸截身。因交道祭祀。取食自活也。

三十六、魔羅身鬼 由行邪道。不信正真。因墮魔鬼。常破人善法也。

依順正理論云。鬼有三種。謂無少多財。無財復有三。炬鍼臭口。炬口鬼者。此鬼口中。常吐猛焰。熾然無絕。身如被燎多羅樹形。此受極慳所招苦果。

鍼口鬼者。此鬼腹大。量如山谷。口如鍼孔。雖見種種上妙飲食。不能受用。飢渴難忍。

臭口鬼者。此鬼口中。常出極惡腐爛臭氣。過於糞穢沸溢廁門。惡氣自熏。恆空嘔逆。設遇飲食。亦不能受。飢渴所惱。狂嗥亂奔。

少財亦有三。謂鍼毛臭毛癭。鍼毛鬼者。此鬼身毛堅剛鋸利。不可附近。內鑽自體。外射多身。如鹿中毒箭怖狂走。時逢不淨少濟飢渴。

臭毛鬼者。此鬼身毛臭甚。常穢薰爛飢骨。蒸盆腸腹。衝喉變嘔。荼毒難忍。癭體拔毛傷裂皮膚。轉加劇苦。時逢不淨少濟飢渴。

言癭鬼者。謂此鬼咽。惡業力故。生於大癭。如大癰腫。熱晞酸疼。更相剝擠。

臭膿涌出。爭共取食少得充飢。

多財亦有三。謂希祠希棄大勢。希祠鬼者。此鬼常時往祠祀中。饗受他祭。生處法爾。時歷異方。如鳥凌空往還無礙。由先勝解。作是希望。我若命終。諸子孫等。必當祠我。資具飲食。由勝解力。生此鬼中。乘宿善因。感此祠祀。

或有先世。性愛親知，爲欲皆令豐足資具。以不如法積集珍財。慳吝居心不能布施。乘斯惡業生此鬼中。住本舍邊便穢等處。親知追念。爲請沙門梵志。孤窮供施崇福。彼鬼見已。於自親知及財物中。生己有想。又自明見慳果現前。於所施田心生淨信。相續生長捨相應業。由此便成順現法受。乘斯力故得資具豐饒。

希棄鬼者。此鬼欲常收他所棄吐殘等。用充所食。亦得豐饒。謂彼宿生慳過失故。

有飲食處見穢或空。見淨見穢。亦由現福。如其所應各得豐饒。飲食資具。生處法爾。所受不同。不可推徵詞到，所以如地獄趣。異熟生色。斷已還續。餘趣則無。於人趣中。有勝念智修梵行等。餘趣中無。如天中隨欲衆具皆現。如斯等事。生處法然。不可於中求其定量。

大勢鬼者。大同前婆沙論說。

又瑜伽論云。鬼趣有三。一者外障鬼。謂彼有情。由習上慳生鬼趣中。常與飢渴相應。皮肉枯槁猶如火炭。頭髮蓬亂唇口乾焦。常以其舌舐掠口面。飢渴惶惶處處馳走。所到泉池。爲諸有情。手執刀杖護不令覷。或變成膿血。自不欲飲。是名外障鬼。

二者內障鬼。謂彼有情。口如針炬其腹寬大。縱得飲食自不能食。是名內障鬼。三者謂有餓鬼。名猛焰鬘。隨所飲噉皆被燒然。由此因緣飢渴大苦。是名無障鬼。

若夫善名利物。感報怡愉。惡是損他。招果摧折。但善類登山。理爲難上。惡如崩墜。實可易行。是以天宮閑曠。來蹤蓋寡。地獄樊籠。往人爭湊也。

四、餓鬼道的種類

正法念處經裡說，餓鬼道的衆生，大致有三十六種。由於個個所造的因不同，所以果報也各自不同。

一、鑊湯鬼 這種鬼生前受人雇用來殺生，所以受在鍋內被煎煮的果報。或者是別人的托付，暫代別人保管財物，結果到期不還給對方，因此受鑊湯之報。

二、針口臭鬼 這種鬼生前用錢財雇人殺生，因此墮入餓鬼道，咽喉如針尖般細小，連

水滴都進不去。

三、食吐鬼 這種鬼前生爲婦人，丈夫勸她要布施，她雖積蓄了很多錢財，卻非常吝嗇，騙丈夫說沒錢布施。因此成餓鬼後，經常吃別人嘔吐出來的東西。

四、食糞鬼 這種鬼前世經常欺騙丈夫，自己有飲食，而嫌惡丈夫，不給丈夫飲食。因此成餓鬼之後，經常吃大便。

五、食火鬼 這種鬼前世不給人糧食，讓人活活餓死。因此成餓鬼之後，經常被火焚燒，因而受到號叫飢渴的痛苦。

六、食氣鬼 這種鬼前世自己獨食美味的食物，而不給妻子兒女吃。因此成餓鬼之後，經常飢餓口渴，只能聞味道來活命。

七、食法鬼 這種鬼前爲了錢財才爲人說法，因此成餓鬼之後，身體經常感到飢渴。於是身體的肉就會漸漸消耗殆盡，必須要去聽僧衆說法，才能活命。

八、食水鬼 這種鬼生前賣酒給人時，酒內摻了很多水，用來欺騙愚笨的人，由於賣酒給人犯了戒律。因此成餓鬼之後，經常渴得不得了。

九、希望鬼 這種鬼生前買賣時和人爭價錢，用欺騙的手段來獲取東西。因此成餓鬼之後，經常飢渴，等別人祭祀祖先時，才有得吃。

十、食睡鬼 這種鬼生前拿不乾淨的東西，給出家人吃。因此成餓鬼之後，經常飢渴，經常受到被煮被燒的果報。他們專門吃別人嘴裡吐出來的東西，及任何不乾淨的東西。

十一、食鬘鬼 這種鬼前世時，偷盜別人供佛的花鬘，用來自我裝飾。因此成餓鬼之後，當別人以花鬘來祭拜亡靈時，才能以花鬘爲食。

十二、食血鬼 這種鬼在前世時殺生吃血肉，而不給妻子兒女吃。因此受餓鬼之身後，必須別人殺生以血祭祀時，才有得吃。

十三、食肉鬼 這種鬼生前把衆生的肉，一塊塊秤來賣，而且欺騙斤兩。因此受餓鬼身之後，長得十分醜惡且愛詐騙別人，大家都不喜歡見到他們。唯有在別人以雜肉來祭祀時，才有得吃。

十四、食香鬼 這種鬼前生賣劣質品的香，卻騙取很高的價格。因此受餓鬼身之後，只能吃香燒出來的煙。受完餓鬼報之後，投胎做人時，受貧窮之報。

十五、疾行鬼 這種鬼前世是破戒的僧人，他們欺騙信徒的錢財，說要把錢拿去醫治病，結果把錢拿去自己飲食。因此受餓鬼身之後，經常吃不乾淨的東西，經常自己身上出火，焚燒自己。

十六、伺便鬼 這種鬼前世以欺騙手段來取財，不修行布施等福業。因此受餓鬼身後，

身上的毛經常出火，焚燒自己。他們吃人排泄出來的不淨之物，以自活命。

十七、黑闇鬼 這種鬼前世時以犯法的手段來榨取財物，把人關在牢裡，讓人在黑牢裡眼不能見物，經常發出悲哀辛酸的哭叫聲。因此成餓鬼之後，身在黑暗處，該處到處都是凶惡的毒蛇，他們被蛇咬，好比受到刀割般的痛苦。

十八、大力鬼 這種鬼前世偷盜別人的東西，然後拿來布施給他的惡友，而不布施福田。因此受餓鬼身之後，雖然有很大的力氣和神通，但是經常會遭受很多的苦惱。

十九、熾然鬼 這種鬼前生由於去攻城虜掠，殺害老百姓。因此受餓鬼報之後，經常全身起火燃燒，號哭叫喚。餓鬼報受完之後，投胎做人時，經常會被人搶劫。

二十、伺嬰兒便鬼 這種鬼前生由於生起非常瞋恨的心，而殺嬰兒。因此而受餓鬼之報，他們經常趁人不注意時，殺害嬰兒。

二十一、欲色鬼 這種鬼前生以行淫而獲取錢財，由於不布施福田。因此受餓鬼之報，他們遊行人間，以妖怪之形出現，與人行淫，以求活命。

二十二、海渚鬼 這種鬼前生在曠野中，見到有人生病，他不僅不照顧病人，反而騙取病人的財物。因此成餓鬼之後，生在海中的小島上，他們受到的寒冷及悶熱的痛苦，是別人的十倍。

二十三、閻羅王執杖鬼 這種鬼前世時，親近國王大臣等權貴之人，專門做暴力惡劣之事。因此成餓鬼之後，當閻羅王的使喚，拿杖打犯罪之鬼。

二十四、食小兒鬼 這種鬼前生用呪術，來騙取人的財物。他們殺害豬羊以行邪術，死了之後墮到地獄。地獄之罪罰完畢之後，又墮到餓鬼道，經常吃小孩子。

二十五、食人精氣鬼 這種鬼前生詐稱與人親善友好，騙戰友說我爲你掩護，讓戰友奮勇出力，結果戰友陣亡，他竟不加以救護。因此受食人精氣的餓鬼之報。

二十六、羅刹鬼 這種鬼前生殺害許多生命，以作大宴會、大祭祀。因此受羅刹餓鬼身，經常被飢餓之火所焚燒。

二十七、火燒食鬼 這種鬼前世由於吝嗇及嫉妒的緣故，專門去吃僧人的飲食。因此死後先墮落地獄受罪罰，之後才成餓鬼，經常被火爐燒身。

二十八、不淨巷陌鬼 這種鬼前生以不乾淨的飲食，布施給修行人。因此成餓鬼身，經常吃不乾淨的東西。

二十九、食風鬼 這種鬼前世見到出家人來乞食，他先答應要布施，後來又違信不給。因此受餓鬼身，經常飢渴，有如在地獄中。

三十、食炭鬼 這種鬼前世在牢房管犯人，由於他不准犯人飲食。因此受餓鬼身，經常

吃火炭。

三十一、食毒鬼 這種鬼前世以毒藥摻在飲食裡讓人喪命，因此死後墮落地獄。在地獄受完罪罰之後，成爲餓鬼，經常飢餓，只能吃有毒的東西，經常被火燒他的身體。

三十二、曠野鬼 這種鬼前世時，由於壞心眼，把別人在曠野所造的湖池破壞，讓行路人喝不到水。因此受餓鬼身，經常飢渴，經常被火焚身。

三十三、塚間食灰土鬼 這種鬼前世時盜竊別人供佛的花，把花拿去賣來活命。因此受餓鬼報，只能吃焚燒屍體之後的熱灰。

三十四、樹下住鬼 這種鬼前世見人種樹以供人遮雨作蔭，他却很壞心去砍伐，把木材拿來自己用。因此墮當樹鬼，經常受到寒熱的痛苦。

三十五、交道鬼 這種鬼前世搶劫路人的糧食，因此墮餓鬼中，經常被鐵鋸切割身體。只有在路口的祭祀，他才能有得吃。

三十六、魔羅身鬼 這種鬼由於前生不信正法，而去信邪道。因此死後墮落魔鬼界，經常破壞別人行善法。

順正理論裡，把鬼大致分成三種，就是無財鬼，少財鬼及多財鬼三種。無財鬼又分三種，就是炬口鬼、鍼口鬼及臭口鬼。

炬口鬼 這種鬼的口裡，經常吐出猛烈的火焰，不停止的熾然焚燒，把自己的身體燒得像棵多羅樹般。這是由於極端的吝嗇，所受到的苦果。

鍼口鬼 這種鬼肚子很大，容量有如山谷般，然而口却像針孔般小。因此雖然見到種種美妙的飲食，却無法受用，因此飢渴難忍。

臭口鬼 這種鬼的口裡面，經常噴出極爲惡臭的腐爛味道出來，味道比滿溢的糞坑還臭。這種惡臭經常自我蒸薰，使得此類餓鬼經常要嘔吐而吐不出東西來。就算他們遇到飲食，也無福消受。因此他們經常被飢渴煩惱，而狂吼亂奔。

少財鬼也分爲三種，就是鍼毛鬼、臭毛鬼及瘦鬼。

鍼毛鬼 這種鬼身上的毛非常堅硬銳利，讓人無法靠近他們。這些毛的特性是向內鑽進他們的體內，向外射在他們身上。因此他們好比鹿中了毒箭般，非常驚怖，發狂亂奔。他們偶爾能吃到一些不乾淨的東西，才能稍微解除飢渴之苦。

臭毛鬼 這種鬼身上的毛非常臭，這種臭氣往往把飢肉骨頭、腸腹都薰爛了，這種臭氣衝到喉頭，使他們不停的作嘔。由於毒氣難忍，於是他們就開始拔身上的臭毛。結果把皮膚都拔傷了，反而更加痛苦。他們偶爾能吃到一些不乾淨的東西，而稍微解除飢渴之苦。

瘦鬼 由於惡業的力量，這種鬼的咽喉，生了很大的癭，像個大腫瘤。這個腫瘤又熱又

乾又酸又疼，他們彼此互相擠這個瘤，結果臭膿流出來。於是他們就爭相吃這些臭膿，以獲得暫時的飽食。

多財鬼也有三種，就是希祠鬼、希棄鬼及大勢鬼。

希祠鬼 這種鬼經常前往有祭祀的地方，而能吃到祭祀的飲食。他們天生能飛行無礙，想到別的地方時，就像鳥一樣凌空而去。由於前世的理解力很強，因此內心希望自己命終之後，子孫都會祭祀他，使他能獲飲食。由於相信鬼道，而墮落鬼道之後，由於宿世所造的善業，所以能獲得別人的祭祀。

這種鬼也有的是，前世非常愛親人知交。爲了讓親友能豐衣足食，結果自己以犯法的手段來積聚珍寶財產。而又由於非常吝嗇不肯布施，於是就墮落成希祠鬼。他們成鬼之後，就住在老家旁邊糞坑等污穢之處。親人知友爲了追念他，就替他請僧人或道士來供養布施培福。鬼見了之後，把親友的財物，當成是自己的。接著他就慢慢清楚自己之所以成餓鬼，是由於吝嗇之故。因此對布施的福田，生了清淨的信心。由於對法的信心不停的生長，使得前世的吝嗇惡業慢慢消失。同時信佛法的力量漸漸增長，由於此力量，而得到豐足的飲食。

希棄鬼 這種鬼經常收集別人吐的東西，當他豐盛的飲食。這都是由於他前世吝嗇的罪過之故。

餓鬼在有飲食的地方，有的見到東西很污穢，有的或見不到有飲食。見到飲食乾淨或污穢，都是由於現前福報的緣故。有財鬼隨著他們的福報，各自感應，各得豐饒的飲食。由於天生不同，所受用也各自不同。因此不可以偏蓋全，或以此論彼。好比地獄的衆生，是變化而生的，他們的色身死後還可再續生，其他道的衆生都不是這樣的。而人道的衆生，有很強的心念智慧來修行，這是其他趣的衆生所比不上的。而天道的衆生，能隨心之所念而現出所欲之物。由此可知，每一道有每一道天生的特性，不可以強認定每一道衆生都一樣。

大勢鬼 這種鬼和前面婆沙論所說的，大致相同。

瑜伽師地論裡說，鬼趣有三種，就是外障鬼、內障鬼及無障鬼。

外障鬼 這種鬼由於吝嗇的習氣重，而生餓鬼道中。他們經常處於飢渴的狀態之中，他們的皮肉枯槁，猶如火炭般。他們的頭髮蓬亂，唇乾舌燥。他們經常用舌頭，來舔舐他們的嘴唇和臉面。由於飢渴之故，他們身心惶惶，到處奔走尋求飲食。當他們走到池水泉邊時，則有衆生手裡拿著刀杖趕他們走，不准他們看。或者是原本看來是清涼的美水，忽然之間都變成膿和血，使得他們不想去飲。由於這種外在的障礙，使他們無飲食可得，所以叫外障鬼。

內障鬼 這類衆生的口如針尖般細小，而肚子却寬大無比。因此就算得到飲食，也沒辦法吃，所以叫做內障鬼。

無障鬼 這種鬼也叫猛焰鬘，只要他們一吃任何東西，馬上就被猛火燒個精光，因此他們經常處於飢渴的痛苦之中。

行善也叫做利益他人，因此得到的果報是舒適而愉快的。造惡也叫做損害他人，因此遭到的果報是摧殘屈折的。而行善好比登山，爬上去是比較難做到的。造惡好比山崩墜落，向下滑行是十分容易的事。因此行善而生天的人少，天宮顯得空閒而曠大。而地獄這個樊籠，却人人爭著前往去湊熱鬧。

業因部第五

如智度論說。惡有三品。但造下品之惡。即生餓鬼趣中。如依十地論。亦同此說。於十惡業。隨造何業。一一先生三塗。後得人身。

若依正法念經說。若起貪嫉邪佞諂曲欺誑於他。或復慳貪積財不施。皆生鬼道。從鬼命終。多生畜生道中。受遮吒迦鳥身。恆常飢渴受大苦惱。唯飲天雨仰口而承。不得更飲餘水。是故常困飢渴也。

依業報差別經說。具造十業生餓鬼中。一、身行輕惡。二、口行輕惡。三、意行輕惡。四、慳澀多貪。五、起非分惡。六、諂曲嫉妬。七、起於邪見。八。愛著

資生即便命終。九、困飢而亡。十、枯渴而死。以是業生餓鬼中。

又分別功德論云。有諸沙門行諸禪觀。或在塚間。或在樹下。時在塚間觀於死屍。夜見餓鬼打一死屍。沙門問曰。何以打此死屍耶。答曰。此屍困我如是。是以打之。道人曰。何以不打汝心。打汝死屍。當復何益也。

於須臾頃。復有一天。以天曼陀羅花散一臭屍。沙門問曰。何爲散花此臭屍耶。答曰。由我此屍得生天上。此屍即是我之善友。故來散花報往昔恩。道人答曰。何不以花散汝心中。乃散臭屍。夫爲善惡之本。皆心所爲。乃捨本求末耶。

五、投胎鬼道的原因

大智度論裡說，造惡分三種層次品級，只要造了最輕微的下品之惡業，就會生到餓鬼道中去。十地論裡也這麼說，造了十惡業的人，各人隨自己所造不同的惡業，都各自前往三惡道投胎，在三惡道受苦完畢之後，再生到人道中。

正法念處經裡說，若是人起了貪心、嫉妒心、邪心、諂媚心及不正之心，而來欺騙別人的話。或是吝嗇貪惜財物，一味積蓄而不布施的話，都會生到鬼道中。從鬼道命終之後，大多又會生到畜生道中，變成遮吒迦鳥。這種鳥由於經常飢渴，所以非常痛苦。因爲牠們只能用口承接天上落下來之雨水，而不能喝其他的水，因此經常飢渴。

業報差別經裡說，造了十種業，就會生到餓鬼道中。一、身體造作輕的惡業，二、口裡造作輕的惡業，三、心意造作輕的惡業，四、吝嗇且貪心，五、犯法造惡，六、諂媚不正嫉妬，七、起邪知見，八、正在貪愛生活必須品時而命終，九、餓死，十、渴死。造了以上十種業，就會投胎餓鬼道中。

分別功德論裡說，有位沙門在墳塚樹下修禪觀。有一天，他正在墳墓觀死屍的時候，晚上見到一個餓鬼來打一具死屍。沙門就問鬼說：「你爲什麼要打這具死屍？」餓鬼回答說：「就是這具屍體，害我現在變成餓鬼，所以我來打他。」沙門說：「你爲什麼不打你的心呢，你打你自己的屍體，有什麼利益呢。」

不久又有一位天子，拿著天上的曼陀羅花，散在一具腐臭的屍體上。沙門就問他說：「爲什麼在這具臭屍上散花？」天子回答說：「我由於這具屍體，而得以生天。這具屍體就是我的善知識，所以我前來散花，以報答往昔的恩德。」沙門說：「爲什麼不用花來散你的心，而却拿來散臭屍呢。要知道爲善爲惡的根本，其實都是自己的心所造的。你現在這麼做，豈不是捨本逐末嗎？」

身量部第六

如五道經說。餓鬼形量極大者。長一由旬。頭如大山。咽內如針。頭髮蓬亂。形容羸瘦。拄杖而行。如是者極衆。

最小者如有知小兒。或曰三寸。中間形量。依經具說。不可備錄。

六、鬼道的身體大小

五道經裡說，餓鬼身體最大的，有長一由旬。頭好像山那麼大，咽喉則小如針孔。頭髮蓬亂，樣子很羸弱枯瘦，拄著手杖走路，這種類型的餓鬼非常多。

體形最小的餓鬼，如人間已懂事的小孩子。也有的說只有三寸大。其餘餓鬼體形的大小，都和經中說的一樣，這裡沒辦法全部抄錄。

壽命部第七

如觀佛三昧經說。其有餓鬼。極長壽者八萬四千歲。短則不定。

依成實論。極長壽者七萬歲。短則不定。

若依優婆塞經說。極長壽者一萬五千歲。如人間五千年爲餓鬼中一日一夜。如是日夜。即彼鬼壽一萬五千歲。

若依正法念經說。有鬼壽命五百歲。如人間十年爲餓鬼一日一夜。如是日夜。

壽五百歲。

七、鬼道的壽命

觀佛三昧經裡說，餓鬼最長命的，有八萬四千歲，短命的就不一定了。

成實論裡說，餓鬼最長命的是七萬歲，短的就不一定。

優婆塞經裡說，餓鬼最長命是一萬五千歲。以人間五千年是餓鬼的一日一夜來計算，就是餓鬼的一萬五千歲的歲月。

正法念處經說，餓鬼的壽命有五百歲，以人間十年是餓鬼的一日一夜來計算，餓鬼的壽命有五百歲。

好醜部第八

如婆沙論云。鬼中好者如有威德鬼。形容端正諸天無異。又一切五嶽四瀆山海諸神。悉多端正名爲好也。

第二醜者。謂無威德鬼。形容鄙惡不可具說。身如餓狗之腔。頭若飛蓬之亂。咽同細小之針。脚如朽槁之木。口常垂涎鼻常流涕。耳內生膿眼中血出。諸如是等。名爲大醜。

八、鬼道相貌的好醜

婆沙論說，鬼裡面長得好的，是有威德鬼。他們的相貌端正，和諸天沒有什麼兩樣。同時中嶽嵩山、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恆山及長江、黃河、淮河與濟水，還有一切的山神、海神、湖神及水神等，大都長得十分端正，他們都是相貌好的鬼。

長得醜的，一般都是無威德鬼，他們的樣子鄙陋惡劣，形容不完。他們的身體，有如餓狗的胸腔，頭髮亂得像飛蓬一樣，咽喉又細小如針，腳像枯朽的木頭，嘴巴經常流口水，鼻子經常流鼻涕，耳朵裡面生膿，眼睛裡面又流血。如是種種醜惡之態，就是相貌醜的鬼。

苦樂部第九

如婆沙論說。鬼中苦者。即彼無威德鬼。恆常飢渴。累年不聞漿水之名。豈得逢斯甘饍。設值大河。欲飲即變爲炬火。縱得入口即腹爛燄。然如斯之類。豈不苦哉。

第二鬼中樂者。即彼有威德中。富足豐美。衣食自然。身服天衣。口餐天供。形常優縱。策乘輕騎。任情遊戲。共天何殊。如斯之類。豈不樂哉。

問曰。既有斯樂便勝於人。何故經說人鬼殊趣。

答曰。經說鬼道不如人道。略述二意。一、受報公顯不及於人。爲彼鬼神晝伏夜遊。故不及於人。二、虛怯多畏不及於人。縱晝夜值人。恆避路私隱。

問曰。既劣於人。何得威德報同於天。

答。然由前身大行檀故。得受威報。由前身諂曲不實故。受斯鬼道也。

九、鬼道受苦享樂的不同

婆沙論說，鬼裡面受苦的，都是那些無威德鬼。他們經常飢餓口渴，經年累月沒有聽到漿水的名字，更不用說能喝到甘泉了。就算他們到了大河邊，想要飲水時，水馬上就變成火炬。縱然河水進入口中，也能把他們的肚子燒爛。像這一類的鬼，實在是太苦了。

鬼裡面享樂的，都是那些有威德的鬼。他們豐衣足食，自然而有。穿的衣服如天衣般輕柔，吃的飲食如天食般美味。經常騎馬乘車出遊，自由自在的遊戲。像這一類的鬼，生活和諸天很接近，實在是很快樂的。

問：如果他們這麼快樂，豈不是比人還好嗎？爲什麼經上說人道要比鬼道好呢？

答：經上說鬼道不如人道，有兩個意思，一、鬼道受的報應明顯的不如人，譬如他們鬼神只能晝伏夜遊，所以比不上人道。二、鬼道心虛膽怯，經常畏懼，所以比不上人。不管白天或晚上，鬼只要碰到人，一定會退避一邊，或躲起來。

問：鬼既然劣於人，爲什麼福報又和天一樣呢？

答：因爲有威德鬼前世都曾做過大布施，所以福報同天。又由於前世詐騙虛僞不老實之故，所以受到鬼道的報應。

貴賤部第十

如婆沙論云。有威德者。即名爲貴。無威德者。即名爲賤。又爲鬼王者。即名爲貴。受驅使者。即名爲賤。

貧富如何。

答。有威德者。多饒衣食。僕使自在。即名爲富。身常驅驅。恆被敦役。粗食不聞。弊服難值。如斯之類。即名爲貧也。

十、鬼道的貴族及賤民

婆沙論說，有威德鬼，就叫做貴族。沒有威德之鬼，就叫做賤民。能當鬼王的，就是貴族。被差遣的，就是賤民。

鬼道的貧富又是如何的？

答：有威德鬼，衣食豐足，僕人很多，生活自在，這就叫富裕之鬼。身子不得自在，經

常被驅使，連粗劣的飲食都沒聽說過，連弊惡的衣服都沒得穿，這類的鬼，就是屬於貧窮階級的。

舍宅部第十一

如婆沙論說。有威德者。便有宮宅。七寶莊嚴。一切山河諸神。悉有舍宅，依之而住。無威德者。如浮游浪鬼。飢渴之徒。悉無舍宅。權依塚墓。暫止叢林。草木巖穴。是其居處。

故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迴還。與伴別宿。失伴悼惶。飢渴所逼。遙見一城。謂爲有水。往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餓鬼城。到彼城中。四衢道頭。衆人集處。空無所見。飢渴所逼。唱言飢渴所逼。

又見一城謂有水。往至城邊欲索飲。然此城者是餓鬼城。到彼城中。四衢道頭。衆人集處。空無所見。飢渴所逼。唱言水水。

諸餓鬼輩。聞是水聲。皆來雲集。誰慈悲者。欲與我水。此諸餓鬼。身如焦柱。以髮自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

億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爾時餓鬼。聞億耳爲渴所逼。自行求水。希望都息。皆各長歎。作如是言。汝可不知。此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偈言

我等處此城 百千萬歲中
尚不聞水名 況復得飲者
譬如多羅林 熾然被火焚
我等亦如是 肢節皆火燃
頭髮悉蓬亂 形體皆毀破
晝夜念飲食 悼惶走十方
飢渴所逼切 張口馳求索
有人執杖隨 尋逐加楚撻
槌打不得近 我等憂此苦
云何能得水 以用惠施人
我等先身時 慳貪極嫉妬
不會施一人 漿水及飲食

自物不與他 抑彼令不施

以是重業故 今受是苦惱

十一、鬼道居住的舍宅情形

婆沙論說，有威德的鬼，有七寶莊嚴的宮殿舍宅可居住。一切的山神及河神，也通通都有舍宅可居住。無威德鬼就是那些飄浮游走的流浪鬼，及飢餓渴乏的鬼，他們通通都沒有舍宅，只能暫時借住墳墓、叢林，或者在草木、山巖及洞穴之中棲身。

莊嚴論裡，佛說，我以前曾聽說有位大商人的兒子，叫做億耳。他有一次到海上去採珍寶，回來後和同伴分開住宿，結果和同伴失散了。他很驚慌，獨自在曠野中，被飢渴所逼，遙遙見到一座城。他以為那兒定當有水可喝，於是就往城邊走去，想討些水喝。然而他並不知這座城，是餓鬼城。他到了城裡，在街頭人聚集處，却什麼都看不到，任何飲食都沒有。他被飢渴所逼，嘴裡嚷著：「我又餓又渴。」

出城之後，他又見到有一座城，以為會有水。於是他就向這座城走去，希望能討到水喝。然而這座城，也是餓鬼城。到了城裡最多人聚集之處，一樣是一無所有。由於飢渴所逼，他不禁叫道：「水呀，水呀。」

這些城裡的餓鬼，一聽到水的名字，全都聚集過來，喃喃說道：「誰行行慈悲，給我水

呀。」這些餓鬼的身體，有如燒焦的柱子，他們沒有衣服穿，而以頭髮纏繞著身體。他們圍攏著億耳，雙手合掌說：「請給我點水吧。」

億耳就說了：「我是被口渴所逼迫，特別到這裡來找水喝的。」這些餓鬼一聽億耳是被渴所逼，想要自己找水喝的，一時希望都破滅了。大家不禁長歎說：「你難道不知道，這裡是餓鬼城嗎？怎麼還到這裡來討水喝呢？」於是他們說了如下的偈語

我們住在此城的餓鬼 在百千萬年歲月之中
連水的名字都聽不到 更不必提能喝得到了
好比多羅林的多羅樹 被火焚燒的熾然形狀
我們的形狀亦如該樹 身體肢節亦遭火焚燒
我們的頭髮蓬亂如草 身體都殘缺破損不堪
我們日夜思念著飲食 悵惶向十方奔走覓食
飢渴逼切的折磨難受 四方馳走張口求飲食
雖見飲食却遭人驅趕 遲遲不走即遭人杖打
遙見飲食而無法靠近 我們自己都憂苦飲食
如何可能還存有漿水 以布施給其他的人呢

我們前世做人的時候 都是極端貪心嫉妒的
不曾布施給任何一人 一點點的漿水及飲食
我們自己不布施給人 也禁止別人行布施法
由於所造的惡業太重 因此今生受到這種苦

廈門流通佛經緣起序

(民) 印光

如來說法。各隨機宜。大根則直示真如妙性。令其了知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常寂常照。不生不滅。五蘊空而六根清淨。四相亡而一心昭彰。從茲稱性起修。由修證性。雲布慈門。波騰行海。雖慈悲行願。彌綸法界。而復三輪體空。了無自他能所之相。

小根則示以三歸。作反邪歸正之本。示以五戒十善。作得生人天之因。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恪守倫常。各盡其分。兼以戒殺放生。吃素念佛。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根器稍勝者。則示之以四諦十二因緣。令其斷惑證真。了生脫死。

又一切衆生。由身口意。起貪瞋痴。由貪瞋痴造殺盜淫。以是因緣。輪迴六道。相生相殺。盡未來際。了無止息。雖則示以人天聲聞緣覺菩薩等乘，而自力斷惑。實非易易。況復末世衆生。根機陋劣。不仗佛力。決難解脫。

於是特開一仗佛慈力。橫超三界之淨土法門。俾已證聖者。速圓佛果。未斷惑者。帶業往生。但具眞信切願。懇切至誠持佛名號。能如是者。萬不漏一。如人墮

海。乘救船力。速得到岸。末世衆生。捨此一法。欲出生死。萬無一得。

是知如來大法。撫育羣萌。如天普蓋。似地均擎。森羅萬象。無一能出其外。不在其中者。

如日月麗天。普照萬國。雖生盲不見光明。亦蒙其照。如時雨普潤萬卉。大根大莖。小枝小葉。悉皆向榮。縱焦芽敗種。亦復平等沐澤。

如大海普納百川。大江大河亦入。小溝小渠。乃至一勺一滴亦入。既入大海。則與大海同一鹹味。同一深廣。失彼故名。得此海號。

故知佛法鈞陶化育。了無棄物。爲諸法之本源。作衆生之恃怙。世出世間一切諸法。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

拘墟者不知佛法乃十法界公共之法。唯見其捨俗出家之一端。謂爲廢棄倫理。沈空滯寂。與世教相乖戾。豈知佛法如太虛之無不包容。如陽春之無不化育。聖以之而爲聖。賢以之而爲賢。故古之建大功。立大業。勳名動天地。精誠貫日月者。皆自學佛得力而發。

即宋之周程張朱。發明聖人心法。亦由學佛而得。以其器量狹小。門庭見重。不惟不肯表揚。反從而闢駁之。欲以關閉後之學者。悉皆不入佛法。故作此掩耳盜

鈴之計。得人之善。認爲己功。反謂人不我若。其於正心誠意。致起罅隙。不能究竟圓滿。可不哀哉。

佛法傳入中國。將二千年。其間由西竺所譯之經律論。並此土禪教律密淨等諸宗古德之著述。浩如烟海。隨機所近。隨人所樂。以爲研窮。或徧研各宗。或專主一門。如城四門。就近而入。所入之門雖異。所入之城則同。

如大海之一滴。味具百川。如帝網之一珠。影現千粒。一門深入。諸法悉通。以迄無明淨盡。寂照圓融。三際坐斷。十界平沈。復還本有之天真。以證無上之覺道。固屬上上根人。

其次則息貪瞋痴。斷殺盜淫。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漸積功德。增長福慧。敦倫盡誼。愛衆親仁。戒殺放生。習成慈善。物尙慈憫。何況乎人。推此風化。以徧世界。尙有互相戕害。競謀殺戮。各欲滅彼種族。以愜己心乎哉。

廈門蔡吉堂。林鴻猷。陳得祿。愍劫運之慘悽。欲爲挽救。冀同人之開悟。流通佛經。乃按本及繳用以出售。絕不求利。欲啓人耳目。祈予爲序。予嘉其誠。用述顛末。

須知佛法。以因果報應爲下學上達。原始要終之道。今之上無道揆。下無法守。

彼此相戕。以殺爲樂。只圖自己快意。不顧國之滅亡。民之塗炭者。皆由不知因果報應之所釀成也。

予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衆生之大權也。當今之世。若不提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事理。欲令天下太平。人民安樂。雖佛祖聖賢齊出。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來所演說的佛法，是隨順不同根機的人，而做適宜那個人所能瞭解的程度來說的。對於大根器的人，如來就直接開示真如玄妙自性，讓他確實知道勝妙的自性，是圓滿而光明的，是沒有任何名字相貌的。本來就沒有世界，也沒有衆生。始終是寂靜而明白照了的，是不生不滅的。色受想行識的五蘊空無一物，而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却是清淨的。生住異滅的四相沒有，而這惟一之心却清清楚楚。懂了這個道理之後，就用我們的自性開始修行，最後證得自性。這時才能有大神通的能力，才能實行大慈悲的願望。在十法界裡，雖然慈悲度脫衆生，而身語意的三輪，本體是空性的，因此完全沒有自己爲能度，衆生爲所度的想法。

對於小根器的人，如來就教他們要歸依三寶，做爲改邪歸正的根本。然後再教他們要守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及不飲酒的五戒，及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心、不瞋心、不痴心及不殺、不盜、不淫、不妄的十善，以做爲將來得生天或生人的果報之因由。

佛陀教做父母的要對子女慈悲，教做子女的對父母要孝順。教做兄姊的要對弟妹友愛，教做弟妹的要對兄姊恭敬。教夫妻要彼此互相倡導善事，互相追隨學習。教衆生要各自謹守自己的本分，各盡在家庭及社會上的責任。同時佛陀還教大家不僅不要殺生，還要放生。要大家吃素，要大家念佛。勉勵每一個人所有的壞事都不要做，所有的好事量力而爲。

如果上面所說的都做不到，而還有點聰明才智的話。佛陀就再教他們苦、集、滅、道的四種真諦及十二因緣的道理，教他們修行斷除見惑與思惑的方法，最後證得涅槃，不再受生死的束縛。

又因爲一切衆生，從身體、語言及心意，起了貪心、瞋心和痴心，於是造了殺生、偷盜、邪淫等事。由於造了這些惡業的因緣，才會在六道裡面輪迴不已。彼此這樣生生世世的互相殺害，沒完沒了。雖然佛陀已經教衆生做善事以生天、生人，教衆生修行以證成聲聞、緣覺、菩薩的果位。但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想要斷除見惑和思惑，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末法時代的衆生，根器機緣陋劣。如果不仰仗佛力的話，絕對很難這輩子就能獲得解脫的。

於是佛陀特別開了一門仰仗阿彌陀佛慈悲願力，橫超三界的淨土法門。讓已經證了聖位的菩薩，能夠很快的就證成究竟佛果。而尚未斷除惑業的凡夫，也能夠帶著惑業往生極樂世界。只要具備了真正相信有西方極樂世界，真心懇切願意往生，誠誠懇懇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這三個條件，就一定能夠往生。能夠做到這三件事，一萬個人裡面，不會漏掉一個人不能去的。比如有人掉到海裡，只要能搭上救命的船，就一定能很快到達岸邊。末法時代的衆生，如果捨棄淨土法門，而想要出生死苦海的話，一萬個人裡面，沒有一個人能修得成。

由此得知，如來撫育衆生的大法，有如天空普蓋一切，有如大地擊舉一切。森羅萬象，林林總總，沒有任何一樣能超出這個大法之外，而不在大法之中的。

又有如日月的普照所有國家，雖然天生瞎眼的人見不到光明，但也一樣被日月所照。又如雨水普遍滋潤萬物，不管是大根大莖，或小枝或小葉，都能由於雨水而欣欣向榮。就連那些焦芽敗種，也都同樣平等的獲得沐浴潤澤。

佛法也像大海的容納百川，大江大河或小溝小渠，同樣入大海，就連一勺一滴也都能入。所有這些水都入了大海之後，就都和大海是同樣的一個鹹味，同樣的深廣，也都不再用以前的名字，一律叫做大海。

由此可知佛法的薰陶化育衆生，不捨棄任何衆生。佛法是所有一切法的本源，是衆生的依靠。不管是世間法或出世間法，這一切的諸法，全都是從佛法大海流出去的，也都會回歸到佛法大海中的。

死板的人不知道佛法是十法界的公共之法，只看到出家的一面，就批評說是廢棄倫理，

沈滯在空寂之中，和世間的道理相違背。而不知道佛法有如太虛空的無所不包容，如和暖的春天化育萬物。聖賢之所以成聖賢，也都是由學佛而來的。所以古時候建大功，立大業，名氣動天地，精誠貫日月的人，都是由於學佛的力量而發出來的現象。

就是宋朝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及朱熹等人，他們發明孔子的心法，也都是由於學佛而有所得的。可是他們由於器量狹小，門庭之見過重。不僅不肯加以表揚，反而加以關駁。想要關閉後來的學者，進入佛法的大門，而做這種掩耳盜鈴之事。得了別人的好處，却認為是自己的功勞，反而說別人不如我。這樣的人，在正心誠意上，都已經有瑕疵了，如何能究竟圓滿呢，真是悲哀呀。

佛法傳入中國，已經將近兩千年。從印度翻譯過來的經律論，還有中國禪宗、天台宗、律宗、密宗及淨土宗等諸宗古德的著述，浩瀚如大海。而我們只能就和自己根機相近的，或自己所喜歡的來研究。有的人喜歡各宗都研究，有的人只專究一門。好比大城有四個門，要進城的就選最近的一個門入。大家進城的門雖然不同，而進城的目的是一樣的。

好比大海的一滴水，就具備了百川的味道。又好比天帝羅網上的一顆明珠，能夠影現其他千顆之珠。一門深入去研究，最後諸法悉皆通曉。終至無明盡除而獲清淨，湛寂照圓滿融合。沒有過去、現在、未來之三際，沒有十法界之差異。回復還原本來具有的天真自性，

證得無上之究竟佛果，這是上上根器人的修行。

中下根器之人，則應該息滅自己的貪瞋痴，斷除殺盜淫的惡習，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漸漸累積功德，慢慢增長福報智慧。守本分盡責任，平等慈愛衆生，親近仁人君子。從戒殺放生做起，以養成慈悲善良的習慣。如果對動物畜生都能這麼慈悲憐憫的話，對人就更不用說了。要是能推廣這種風氣到全世界的話，怎麼還會發生，彼此互相殺害，想把對方種族滅絕，才稱心如意的事呢。

廈門的蔡吉堂、林鴻猷及陳得祿等人，憐憫現在劫運的慘悽，想要加以挽救，希望大家都能開悟，於是流通佛經。他們的價格是按照成本及稅捐雜支開銷等而訂，絕不求利潤，只爲了要開啓衆人的耳目而已。他們請我爲他們寫序，他們的誠心值得嘉許，於是我就把前因後果稍加介紹。

要知道佛法是以因果報應，作爲修學之初步，最後才能上達佛果的。所以因果報應，是從凡夫到成佛的根本之道。現在的當政者無道可講，而在下的老百姓不守法規。彼此互相謀害，以相殺爲樂。只想到自己稱心如意，不考慮國家的滅亡，人民的塗炭。這些結果，全都是由於不知道因果報應所釀成的。

我常說，因果這個道理，是世間法及出世間法，是聖人用來太平及治理天下，並度脫衆

生的大權宜之法。現在的世界，若是不提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的事相及道理，而想使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的話，即使是佛陀祖師大德聖人賢人通通一起出現，也是不可能的事。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五八年/西元二〇一四年五月

恭印：一〇〇〇本

流水號：12274
書號：CH730-17

冥報記

發行人：簡豐文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http://www.budaedu.org>

E-mail：budaedu@budaedu.org

電話：(〇二)三三九五一一一九八

傳真：(〇二)三三九一一三四一五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〇七六九九四九九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城中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〇四五〇〇四五九七五〇三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親臨本會三樓講堂。(二)利用傳真：(02) 23965959

(三)撥打電話：(02) 23951198 分機：11、12

(四)網址：<http://www.budaedu.org/books/>。(五)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本會交通——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仁愛路二段→253、297 開南商工→208

仁愛路、杭州南路（紹興街）口→630、270、263、245、621、651、37、26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

